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第四卷·第七期·總第七十九號·一九六零年四月一日·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鄉情里訊皆是文章 · 土地河山無非錦繡

鄉土

79

本期目錄

編者的話

上月十二日，是孫中山先生逝世三十五週年紀念日，我們本來預備好了刊載馬國權先生的「謁中山陵」一文，用以表示我們對孫先生的崇敬和悼思，可惜文章遞寄稽擱．來遲了，廹得只好在本期補登．

上月回鄉觀光的朋友很多，來稿有好些趕不上在前期刊載的，本期我們設法儘量去容納它，可是稿多，也容納不了多少，現在先刊李怡的「從廣州到陽江」，張雨峯的「惠州西湖十載滄桑」，古端民的「肇慶記旅」，夏蕙風的「訪問石灘」．和羅漫的「園林化的冠山」等等，其餘的只好留在下期繼續推介．

由於接待和安置印尼歸國華僑，近日在僑鄉掀起十分熱烈的迎親潮，本期除了「半月鄉情」欄有比較概括的新聞報道外，我們還介紹了葛良的「回到祖國就是幸福」，施驤平的「再會吧，雅加達！」等詩文，讓讀者聽聽歸僑的聲音．了解了解他們興奮感激的一般情緒．

馬紅是兩位傑出的粵劇藝員，他們和港九同胞是異常親炙熟稔的，自從他們歸國之後，港九同胞就渴望有機會能再欣賞到他們演出的新劇，這一回，他們來到深圳，爲深圳戲院作開幕式獻演，很多人都爭着去觀賞，李書唐的「深圳看馬紅」，和黃夏的「我看了關漢卿」，便是他們觀賞後所寫出的感受．

下期稿子已收到的．有李惠英的「湖南人看湘戲」，珂雲的「哈爾濱之行」，都是頗有分量的文章，所以特別加以預告一下．

新聞文藝化 · 知識趣味化

從廣州到陽江

——粵西行之一

李怡

前言



一九六〇年二月廿二日至三月二日，筆者曾往粵西作爲期十天的旅行。除了從香港到廣州這一段不算，其餘旅程都是以汽車代步的。計從廣州出發，經南海、九江、開平、恩平、陽江、電白，直至湛江市（廣州灣），這是西去的途程；東回時循另一公路，由湛江市經化縣到茂名市，再由茂名市經高州、羅定、雲浮、新興至高要的肇慶鎮，從肇慶回到廣州。全程一千多公里，在粵西繞了一大圈。

路程是這樣長，時間是這樣短，自然是看得很粗畧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人們常用「走馬看花」來比喻畧觀事物的外象，而不究其底蘊。然而，如果用這句話來比喻我的行程還是不够的，我不是「走馬」，而是坐着每小時數十公里的汽車，在粵西這個比昔日長安的花多上千萬倍的地方，飛馳而過，如今要來憶述粵西的香花，我想即使有江淹生花之筆，要想不掛一漏萬也是很難的。

只是這倉促的旅行却使我太興奮了，現在回想起過去的十天，仍然感到又激動、又愉快。我不僅看到了我以前所沒有看過的，而且看到了我以前所沒有想過的；我不僅感到新奇，而且感到驚奇；我不僅在心中充滿喜悅，而且受到很大鼓舞。我急於要把所看到所感受到的東西原原本本地寫出來，讓人們能够分享我的喜悅（這本來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分享的）。不寫，我覺得難過，彷彿有骨髏在喉裏一樣，不吐是無論怎樣也不得快意的。於是我不避淺陋地來寫我的旅行記。

從深圳到廣州這一段，人們都很熟悉了，我的旅行記就從廣州開始吧。

從廣州到陽江（二月二十二日）

上午七點鐘，懷着又是愉快，又是好奇的心情，我們的旅行開始了。這次旅行所到的地方，都是我以前所沒有到過的，我預料我將會看到很多新鮮的事物，但是我又怕我想得太多因而會失望。公共汽車從廣州站開出，我就開始睜大了眼睛，努力讓自已的感官吸收更多飛馳而過的景象。

汽車是七時半開動的。從出發到午膳，汽車要過三次的渡船。在第一次的渡船上我們看見珠江的東橋已經立好了橋墩，兩頭開始架樑了。我們坐的是由汽輪發動的拖渡，江面上更多的是用手搖的木船，而遠處的鐵橋已經在橫架起來了。在拖渡上看這三種不同的交通工具，心裏就油然會想起過去，今天和明天。舊的痕迹自然還不能一下子消除，新的事物正在茁生，而明天就一定會開花結果了。

八時半左右汽車過南海，一片田野中有用墻圍起來，好像是工塲的大院落，門口寫着「拖拉機站」數字，汽車是風馳電掣般過去了，我眞想下車去看看這拖拉機站的面貌。九時左右汽車過佛山，佛山是一個舊市鎮，可是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却像新市鎮一樣。所有的房子都粉刷一新，街上看來好像是一塵不染。我從來沒有到過佛山，但憑經驗可以看出有些建築物是新建的，有些樹是新種的，建築物的規模比不上廣州，但是，由於潔白、清新，整個城鎮反射出耀眼的陽光，使人看來覺得十分開朗。經過這城鎮只有幾分鐘，但我覺得把它稱爲花園城市，一點也不會過份。

第二次過渡是過蘭錫河，時間是九時廿分。蘭錫河的風光是十分動人的。河水又寬潤又平靜，岸邊橫陳着幾葉小舟，當船渡行至河面中央時，使人彷彿置身在湖裏一樣。這時，一葉單人划的輕舟，滿載着蔬菜，箭似地在船後竄過。兩岸的蔗林，又密又多。景色眞是靜極了。我愛這樣的風光，我覺得它比那充滿人工的斧鑿痕迹的花園更動人。它樸素、又親切，安謐中不斷地散發着濃郁的鄉土

半月鄉情

舒蘊儀執筆

▲二月二十九日，祖國派往印尼迎接被迫害華僑的第一批四艘接僑輪——美上美、大寶康、福安、海皇號安然回到祖國南方大港——黃埔港。這一批接僑輪載了二千一百多華僑回國，是日九點半鐘，四輪在熱鬧的鞭炮聲中泊岸。中央接待和安置華僑委員會及廣東、廣州僑委會等首長如廖承志主任、方方副主任、陳郁省長、文敏生、王德、朱光等中央和省市首長以及羣衆、僑生四千多人集合在碼頭上迎接歸僑。首長們親自向歸僑慰問，廣州僑生補習學校學生組成了六十人的舞蹈隊，在碼頭上載歌載舞，歌詠隊又奏出了熱烈的歌聲，歡迎海外歸家的親人，接待工作人員忙着替歸僑扶老携幼。十點多鐘，船上的二千多名歸僑都上了岸，在碼頭的廣場上舉行了歡迎大會。王德代表廣州二百三十多萬人民歡迎歸僑，廖承志主任轉達了國家首長對歸僑的歡迎，代表中央僑委會對歸僑致慰問，並表示祖國還要陸續派船去接海外被迫害的同胞回來。

歡迎會後，二千多名華僑就接待到廣州各華僑招待所。第二天，各僑委會主任及首長又到招待所去探望歸僑。方方還到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探望了在海皇輪上誕生的嬰兒「海生」和她的媽媽顏桂蓮。六十多名廣州市的歸僑、僑眷代表也到招待所去慰問。

三月一日廣東省各界人民在廣州市中山紀念堂舉行歡迎大會，熱烈歡迎回國親人。陳郁省長及中央僑委會負責人以及福建、雲南僑務機關負責人、各界代表及市民等五千多人參加。陳郁省長致歡迎詞。歸僑代表發言，對祖國的百般關懷表示衷心的感謝。

▲三月三日，第二批接僑輪「俄羅斯號」及「亞庫契亞號」載着一千六百多名印尼歸僑回到祖國湛江港。三千多人的歡迎隊伍早已在碼頭齊集。碼頭上掛着巨幅歡

氣息。往遠處望，只見有兩根烟囪在天邊高拔，冒着冉冉上升的濃烟，這兩根烟囪在這鄉村的河岸上顯得這樣地英姿勃發，既使蘭錫河顯得更加靜，又使蘭錫河顯得彷彿動了起來。我愛我所看到的如畫的靜景，更愛我可以想到的烟囪下的奮動的足音。

第三次過渡是過九江。九江是很多人都十分熟悉的了，它比蘭錫河顯得更濶更平，只是沒有蘭錫河那種圖畫的味道。也許是我們在蘭錫河過渡的地方正是一片田野，遠處雖有烟囪，到底看不到喧騰的場面。而過九江，却是在離九江鎮不遠的地方過渡，九江鎮正在大興土木，勞動的場面使四處失去了寧靜，也使人們的心變得躍動起來。

由於過九江的時間比較長，我就有時間端詳一下載了我們三四個鐘頭的汽車，並和司機攀談起來。這架汽車已經很舊了，車身是用木做的，已顯得有些殘破，但是載我們走了三四個鐘頭，我却始終不覺得有顚簸之苦。在車前玻璃窗的上面，有一塊奬牌，上寫着「安全行駛三十五萬里」。我問司機，什麽叫「安全行駛」？是不是沒有傷亡事故就算「安全」？司機告訴我，所謂「安全行駛」，是要保證一項事故也不能發生的，不但沒有傷亡而已，如果撞在一根電線杆上，那就要取消這「安全行駛」的奬牌，甚至撞死了一隻豬也要取消奬牌。因此，做到安全是很不易的。這個司機駕駛着這部老爺車，以一年走五萬里路程計算，經過七年都沒有出事故，所以得了這「安全行駛三十五萬里」的奬牌。這奬牌是一九五八年得的，現在又過了一年多，他的安全行駛其實已超過四十萬里了。

我把這部車叫做老爺車，眞是一點不假。因爲它的年齡確是可以做「老爺」了，據司機說，這部車是美國一九四一年出廠的軍車改的。無可否認，長春第一汽車廠雖然能够幾分鐘出一部汽車，但目前汽車的數量還是遠趕不上我們緊張運輸工作的需要，因此過去用於戰爭的軍車，雖然已年老多病，經常要入醫院，也還是不得不拿出來改裝應用。這不是車子本身的能力好，而是人們的智慧高，駕駛着這樣的車子行駛在山間公路上，經八九年而不出事故，我想恐怕連造這車子的工廠主也想不到的。這話眞的一點不誇張。以這部老爺車爲例，原來規定只能載重兩噸半，現在讓它載四噸至五噸，也一樣能够不出事故，這就明白地告訴我們，使用者是不一定非受製造者限制不可的，使用者只要善於掌握，也能超過製造者的限制。這是一個人們還不能習慣的道理，但儘管人們還不習慣，事實已爲它作證明了。這個司機還告訴我一件事，解放牌汽車原來規定是只能載四噸的，現在已普遍用來載九噸了，陽江曾有過一次表演，用解放牌車來拉六十噸，這自然只是表演性質，眞正使用恐怕還有別的問題，但這表演起碼證明了一個道理：成規是完全可以打破的。人們的思想將會因此而活躍起來。思想的活躍正是大躍進的關鍵所在。



開平赤坎鎮（速寫）　東明作

在九江過渡以後，還要經過相當時間才到鶴山的沙平進午飯。在這期間，我與同車的一個婦人談起來了。這個婦人帶着兩個小孩，坐在我的身邊，她的丈夫坐在車子的前頭。由於她的一個小孩長得很胖，樣子又滑稽，我逗弄了他兩下，我們就認識了。據她說，她丈夫姓林，是湛江港外一個小島上的漁民，並在湛江機船廠兼任船主。這個小島的名稱，她說叫「ㄋㄠ」州，怎麽寫法，我也弄不清，地圖上是找不到的，因此暫且叫做「橈州」吧。橈州大約的確很小，我問過一些人，都不知道有這地方。據這婦人說，那裏只有幾千人，組成了一個以漁業爲主的公社。這個公社在生產和生活方面的發展是很大的，每年的漁產都增加一

的歡迎標語，一百多人的文藝隊伍在載歌載舞，當船靠岸時，鑼鼓喧天，鞭炮聲、掌聲、口號聲此起彼落，熱鬧非常。廖承志、方方等僑務機關首長及省市首長早已到來了。歡迎會上方方講話，對歸僑說出政府對他們已有妥善安排，考慮到他們在國外是左鄰右里，長期生活在一起，所以回國之後也準備把他們比較集中地安置在同一個地方，以便他們繼續生活在一起。他說，廣西是適宜種植熱帶和亞熱帶植物的，氣候溫暖的地方，廣西人民歡迎歸國華僑，所以廣西僮族自治區人委會和一百多名接待工作人員和僑眷、僑生代表不遠千里而來到湛江迎接他們。

廣西接待工作人員把歸僑接到廣西南寧之後，廣西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舉行了歡迎大會。還帶領到各處參觀遊覽，也參觀了農業館，使他們明瞭了廣西解放後農業增產的情況。他們所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廣西各族人民和歸僑、僑生等紛紛從各地寫信來慰問他們。幾天之內就收到來自南寧、武鳴、容縣、柳州、梧州、平南等地的歡迎慰問信達一百多封。

▲自今年一月以來，從印尼回到祖國廣東、廣西的歸僑已大部份獲得安置。在最近兩批六艘接僑輪接回來的三千七百多歸僑之前，已先後有四批約三千多華僑經深圳回到廣州。這三千多華僑之中除了小部份志願回到自己的家鄉，由當地人民公社安置就業之外，大部份都是由有關部門幫助安置就業或就學的。計安置在廣東省國營華僑農場或國營農場的約有二百七十多人；安置到北京、集美、廣州等僑生補習學校的約四百九十餘人；安置到福建、廣西等地就業的約二百八十多人。最近三月二日又有九百〇五名歸僑和僑生乘車往福建就學和就業。第一批接僑輪接回來的二千一百多名歸僑已於三月六日開始陸續走上新的崗位，其中安置到海南島、陸豐、花縣等華僑農場參加生產的有一千多人；到福建集美僑生補習學校和福建常山華僑農場，永春北碇華僑茶果場和其他工業企業中工作的有九百多人。第二批接僑輪

從廣州到陽江（接上頁）

倍，因此人人都過得很富足。自從組織了公社以後，就實現了所有人口全包伙食的制度，不論是男女老幼，一律每人每月分配糧食三十斤，勞動力會比較更多些，有四十餘斤。此外每戶人家還有零用。公社每年的公積金所佔比例雖然不大，但是絕對數值是很大的，所以公共福利事業就立即辦起來了。現在公社有托兒所、幼兒園、公共食堂、小學、中學，甚至專科學校。所有這些，都是漁民們過去所不敢想的。過去的漁民，就其生產的價值來說，本來應該過得很好的，但是，說起來實在令人驚異，我們在市場上買到的水產，其價錢通常竟會比漁民賣給漁欄的價錢大好幾十倍，食用者所付的價錢，絕大部份落到中間人或官廳的腰包裏了，因此漁民儘管每日在風浪裏以生命搏得大量的水產，他們自已的生活卻過得豬狗不如。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多漁民都因爲無法謀生，改行做別的營業，或者遠離鄉土。拿與我同車的這漁民家庭來說，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曾經被迫在省港澳之間做水客，每日在船裏東來西往，沒有一個安全的住所，也沒有一碗安穩飯。這十年來，情形大大改變了。這戶漁民，全家只有一個男人勞動，但兩夫婦和六個小孩卻衣食無憂，孩子們還都進了小學或幼兒園、托兒所呢。談及自已的生活的改變，這漁婦飽歷憂患的臉上，禁不住現出孩子般的笑容。她還說，她自已也要參加勞動了，雖然現在衣食無憂，但是既然孩子有人照顧，沒有了家務纏身，她也不願意做一個閒人。現在他們的生活雖然已很好，而且開始了用機船生產，走機械化的道路，但是橈州島對岸的農民生活與他們相比還是比較差的，所以他們要繼續生產，支援對岸農民。



恩平鄉村（速寫）　東明作

支援別人，這是多麼光輝的話語呢！過去生活得不好，就談不到支援別人，現在生活改善了，就立刻想到支援別人。這不僅是人們的生活面貌有了改變，精神面貌也隨着生活面貌的改變而改變了。

湛江呵，我現在離你還有整整一天的路程，我還沒有看到你的一間屋宇，一條街道，我還沒有望見在你身邊的浩瀚的海洋，然而我已認識了一個生活在你那裏的勞動者和他的一家，我從他們的歡樂的話語中初步認識了你，我的心中由此而充滿了對你的嚮往，對你的愛。

十一時二十分，汽車到了鶴山沙坪，我們在那裏下車進午膳。

鶴山，這個廣東的大縣，我的一個好朋友的家鄉，我是早就知道它的了。不過卻從來沒有來到過，這次是第一次，因此很想到各處走走，可惜時間有限得很，我們只能停留一個鐘頭，就立刻要趕路去陽江了，我們必須在晚飯之前趕到陽江。這一個鐘頭都化費在吃飯上面，所以對鶴山是幾乎完全沒有接觸的，只感覺到吃的飯很香，菜很甜。

飯後從鶴山沙坪出發，大約在下午二時十五分左右，到達了開平的赤坎鎮，我們在這裏下車休息了十分鐘。

開平的赤坎鄉，是我在一九五八年曾經到臨過的地方，那時候，在開平有兩日的時間，我參觀過赤坎鄉的恆溪農業社，參觀了赤坎大堤，並在赤坎鎮上吃過飯。參觀的時間雖然很少，但印象卻深刻而新鮮，現在舊地重臨，不禁油然而生出一種親切的，依依的感情，不禁想起了我在前年所看到的一切和所結識的朋友。現在的赤坎，已經不是從前那樣，分成幾個農業社了，現在的赤坎，已組成了一個大型的赤坎公社，我們的車子就停在赤坎公社永汰大隊所耕作的田野邊，這裏是赤坎鎮的邊緣。我看到前年在赤坎鎮所沒有

接回來的一千六百餘人已計劃安置到廣西。至是，今年自海外歸國的華僑六、七千人已差不多全部獲得安置。

爲了建築各地華僑農場的宿舍及僑生補習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中央各有關部門已撥出大量建築材料和生產資料供應。

▲三月四和六日，我國又再派出「福安」、「大福康」、「海皇」三艘接僑輪往印尼接歸僑，九日「俄羅斯號」和「亞庫契亞號」也作第二次啓行前赴印尼迎接流離失所的華僑回國。

▲三月六日又有一批印尼華僑八十九人乘鄱陽號商船返廣州，在廣州受到接待和歡迎。這批華僑中有六十多名是僑生。

▲廣東省現有十七個華僑農場，共擁有土地五十多萬畝，已開墾的有六萬多畝。近幾年來這些農場有了很大發展。例如興隆華僑農場八年前七百多個華僑開荒，現已成爲六千多歸僑的大家庭。流溪河英德農場還辦了香料加工廠、澱粉加工廠、磨粉廠等。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了存款。

花縣華僑農場現有玫瑰花田二百三十畝，目前大力開墾荒地，增植玫瑰花，現已開荒二千畝，準備清明節前後定植一百五十萬株名種玫瑰花。

▲我國第一座自己設計和自製設備的大型水電站——浙江新安江水電站的攔河大壩已基本建成，且已安好第一號我國自製的七二五〇〇瓩的水輪發電機。第二號七二五〇〇瓩的發電機組也在加速安裝中。攔河壩高達三十六層樓。

▲華南目前最大的水電站——新豐江水電站第一台水輪發電機組（發電量七二五〇〇瓩）已安裝完畢，今年第二季度即可發電，屆時可爲廣州、韶關、汕頭輸送電力。這個水電站的總發電量是三十萬瓩。

▲深圳梧桐山下的水庫堤壩自去年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動工，在一百天的時間內就已建好。三月五日下午，深圳水庫工地上舉行了數萬人的慶功大會，廣東省副省長在慶功會上講話，他說深圳水庫除了防洪之外，還可供應港九同胞的一部份用水。港澳中華總商會的會長和理事長在會上發

旅行記

見到的一間國營化肥廠，我聽到了開平僑聯中學傳出來的歌聲：「我們祖國多麼遼濶廣大……」。記得前年離開這裏時，陪同我們參觀的一位老歸僑鄧伯曾叮嚀過我們第二年千萬要再到開平來，他說，那時開平的面貌就將大大不同了。經過了一年多的時間，我果然又來了，可惜只是路過，汽車只能停十分鐘，就要把依依不捨的我帶走了，我還來不及拜訪那熱心的老歸僑，就要離開這裏了。然而我相信鄧伯的話，現在的開平一定已不是過去那樣，當然，將來的開平也不會是現在這樣的。眼前的國營化肥廠不是正說明了這一切嗎？

四點鐘，汽車過恩平，也停了兩三鐘分。我們見到恩平的中山公園的綠樹和紀念碑，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喊了一聲：「多美呀！」可是汽車已經開過去了。我記得我的一個好友，分別已五、六年了，因爲大家的工作都忙，所以一直沒有通信，近來聽說他在恩平中學教書，現在經過恩平，不禁回想起過往的情誼來。我想他一定是很忙的，不過一定會工作得很愉快，在這樣美麗的地方工作，又怎能不愉快呢？

過了恩平以後，據說還有一個多鐘頭就到陽江了。可是不幸得很，我們的汽車却在四時十五分發生了故障，停在路邊，不能開動。如果是在香港或有些地方，遇到這種情況，司機是一定叫搭客坐別的車，然後通知廠裏，叫一部工程車來把這部壞了的車開走的。可是我們這部車的司機却下車來修理。駕駛跟修理，本來是兩種不同的職業，照規矩司機是可以不管的。然而，從這裏就可以看出職業與事業的區別，如果把工作當作職業，當作謀生的手段，那麼駕駛好汽車就算是盡職；但如果把工作當作事業，當作是包括自已在內的大多數人的事業，那麼就自然會不僅做好自已的本分，而且兼及一切自已力所能勝的工作，甚至兼及自已雖力所不能勝，却急需去做的工作。在舊社會，這種做法可能被目爲多管閒事，但在新社會，這却是一種可貴的品質。

我們的車停下來不久，後面有一部汽車開上來了，那部汽車的司機見我們的車拋錨，竟停下車來，幫我們的司機一同修理。照舊眼光來看，這個司機是更愛管「閒事」了。其實，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裏，只要是有益於大衆的事，本就無所謂「閒事」，所以如果我們對這司機誇獎兩句，他一定會大爲驚詫，因爲在他看來，這樣做似乎是十分應該而自然的。

修了約半小時，還是無效，幫我們修車的司機只得回到他的那部車去，因爲在那部車上也是滿載着搭客的。臨去的時候，他與我們這部車的司機商量好，先把我們車中的五個人載往陽江，然後再派空車來接我們這些搭客前去。

我們計算一下，一來一回總得有兩個鐘頭，便下了汽車來走走。這裏還是在恩平境內，四處是一片的田野，沒有什麼特點，景物風光也平常，就像普通的廣東鄉村一樣。不過，只要仔細看一下，還是可以看到新農村的面貌的。比如說橫過天空的電線，就是農村生活最大改變的象徵，說明這僻遠的田野，也有電燈的亮光了。又比如路旁的樹，雖然很幼小，但從這裏也可以看到綠化的種子播到了每一處隨時停車的地方。這裏是平常的、無奇的，然而正惟其如此，就更帶有普遍性。

我們沒有等到空車來接。因爲在六點十五分左右，又有一輛汽車從後面開過來，和前一架車一樣，那司機也停下來幫我們修理，這次竟然修好了。於是我們的車在前，那部車在後，彷彿是護送着我們，一路趕來陽江。走了三公里左右，遇到來接的空車了。如果我們的車子沒有修好，那麼也只要再等十分鐘左右，那空車就趕到了。

到了陽江，已是晚上八時了。我們下榻在南强旅店，該旅店的服務員走出門來，搶着幫我們拿行李，招待得十分周到。當晚的菜色也十分好，有五菜二湯，小菜有黄魚、咕嚕肉、豆豉、蒸鴨等，據說都是當地的土特產。一則菜色好，二則肚子也實在餓了，我吃得特別多。

該旅店還設有小商店，都是賣土特產的，價錢相當便宜。我記得腊鴨只一元六角多錢一斤，鹹鴨蛋只一角三分一個。陽江最有名的特產有三種，一是小洋刀，二是豆豉，三是漆器。據說很多國際友人到這裏都要買一點的。我們也自然買了些。洋刀製造得實在好，花樣也多。

一天的行程就在這裏結束了，睡前想想一天中的所見所聞，盡管所見的都是從一框窗子中望出去，所聞的都是車窗內的人語，然而從這一鱗半爪的見聞中，我的思潮却從來沒有這樣活躍過，我感到甜蜜，感到歡忭。又想到這一切還只是旅途，目的地——湛江還沒有到，正式的參觀還沒有開始，明天我所看到、聽到的定然更多。想到了這，就甜甜地進入夢鄉了。



半月鄉情

言。許多港澳知名人士參加了慶功會。

▲廣東中山縣最近新建成的竹仙洞水庫已於三月八日開始正式輸水往澳門，并決定完全不收澳門同胞的水費。今後澳門同胞將不致受到制水之苦了。

▲廣州市正在興建兩個水廠，一個是黃埔水廠，按設計能力日產量七萬二千噸，可供應黃埔區工業和居民用水，還可供應一部份車坡工業用水。車坡水廠日產量二十多萬噸，可供應車坡全部工業用水。

▲廣東湛江專區容量最大的水力發電站——良德水電站已於二月中旬動工，將於第二季度完成，七月一日前發電。建成後將供應茂名石油城及附近農村用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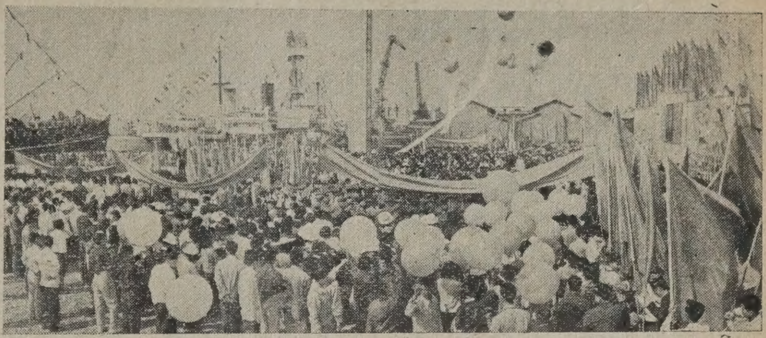
▲廣東肇慶新建的自來水廠已完成第一期建設工程，使千年來用水困難的肇慶鎮有了自來水。人們再不必跋踄二、三公里上下六七十級石階去西江邊挑水了。

▲僑鄉惠陽縣全縣到二月底止，已完成五千五百餘宗水利工程。其中有十一個大水庫，分佈在潼湖、鎮隆、淡水、永湖、良井、橫瀝、稔山等地。目前除了鎮隆和淡水的兩水庫在三月底才完工之外，其餘九個已經建成。

▲廣東全省掀起了一個蓄水保水和節約用水的防旱抗旱高潮，提出了「見江就封，見河就堵」的口號，十多天時間內就完成了封江堵河工程十二萬六千多處。潮汕平原各公社經過封堵韓江，使一百二十萬畝農田獲得灌溉之後，現在又開始「引韓濟榕」的創舉。現在廣東全省早稻的播種工作已基本上完成。

▲廣東全省第一個機械林場——國營雷北機械林場，國營馬嶺機械林場已分別在湛江雷北縣和海南島東方縣建立。雷北林場現有經營面積七十萬畝，馬嶺林場經營面積四十五萬畝。現已由廣州運出大批拖拉機、植樹機等供應。

▲廣東全省國營林場到今年二月底止，已增至三百〇五個經營面積達三千萬畝。



圖：黃埔港上歡迎印度尼西亞歸僑大會場面

回到祖國就是幸福

葛艮

祖國派遣前往印度尼西亞接運華僑的輪船回到了黃埔港。二千多名飽經憂患的華僑，在海洋彼岸割斷了不愉快的日子，生活就在這裏續上了幸福的珍珠。岸上，春雷似的滾動着的歡呼聲，在他們的心靈裏激起了又悲又喜的感情的波瀾；他們的臉龐，描繪了這種感情的形象：喜笑顏開又熱淚盈眶。叫人怎麼平靜呢？鮮花、彩旗、鑼鼓、歌舞、千萬條歡迎的招手，黃埔港載得起祖國的深情麼？華僑姑娘陳普秀踏上祖國的土地，就緊緊地擁抱着從歡迎隊伍裏跑出來的久別了的老同學梁美安。她衝口而出地說：「你太幸福了！」梁美安回答說：「現在，你回到祖國來了，你也幸福了。」回到祖國就是幸福，這正是每一個華僑共同的信念，今天，這個信念，擺在共同的苦難經歷上面，更顯得强烈。

陳普秀在好幾年以前就想回到祖國來。她的老媽媽却回憶起舊中國時代在家鄉嘗盡艱苦的印象來嚇唬女兒。陳普秀辨別得出，這是舊中國的歷史，現在的祖國却是以巨人的姿態站在地球上面，眞叫人嚮往呵！一個同學回國了，又一個同學回國了，陳普秀眞巴望自已能够有回國的盤纏呵！而今，回國的願望突然地變成事實了。是在不尋常的日子裏變成事實了。使得陳普秀感到激動。她在輪船駛進祖國領海以後，駛入黃埔港前夕，她中夜不寐，寫成了一首讚詩：

「祖國，我回到你懷抱了！」
啊！我渴念的親娘——祖國
今日，我終於見到你了。
幾千個流離失所的難僑，
都得到你的關懷和照顧；
再也不會過那饑寒交迫的生活，
再也聽不到欺侮的叫罵聲。
幾千個流離失所的孤兒，
找到了親娘；
衣食住都得到妥善的安排。
親娘，只有你能够給我們温暖和力量。

華僑青年楊龍生和陳普秀一樣，早就懷念着祖國，盼望回到祖國，這個不喜歡說話的青年人，把熱愛祖國的火熱的感情藏在心坎裏，當他看到別人回國的時候，就感念紛集，流下了熱淚。他的父親要他去學習汽車駕駛術，他搖頭，要他去學習修理收音機，他不答應，要他去機器廠當個學徒，習一門謀生的手藝，他還是不願意。因爲家庭經濟條件不好，楊龍生體諒父親的困難，他又不願意說出自已的心事。做父親的那裏知道兒子的幻想呵！這一回，回國的機會突然來了，楊龍生聽到祖國的船開到了丹戎不碌，他直跳起來，他匆匆地收拾行李，踏上歸途。說起這段過去的心事，楊龍生還忸怩地臉紅了，紅光襯着他的幸福的笑顏。一個夢寐以求的願望，一朝實現，這種喜悅的心境是



廣州市青年們在黃埔碼頭歌舞迎親人

福建北硿

華僑農場迎親忙

丹 霞

福建永春國營北硿華僑農場正忙於增建房屋和擴大生產，準備迎接源源歸國的華僑。一月初動工興建的房屋已有七座，預計三月份全部落成，可容二千多新塲員居住。作物方面，光蔬菜就擴種到一百二十五畝。

北硿農塲擁有可耕地五萬畝，目前已開墾二千六百五十畝（尚在開荒的未計），今年計劃開荒二萬二千畝，預計一九六三年便可全部開墾完畢。國家的投資總額到現在爲止達三十二萬元。農塲現有財產已有一百三十多萬元。

從一九五五年起，北硿農塲便開始經營果園，到目前爲止，已種果樹八百畝，定植了四萬株、四十四種果樹，其中以柑桔、水蜜桃、枇杷爲多，梨、龍眼、李子、葡萄等次之。去年，桃收八千五百斤。最大的每個重達九兩半，柑收一千多斤，質量都超過原產地。果苗已出圃三十五萬株，除本塲自用外，還運銷省內外各地。

農塲除廣植果樹外，還發展多種經濟。種植杉林一千畝，油茶四百五十畝，桐油二百畝；幷種有熱帶和亞熱帶作物——咖啡、胡椒、波蘿等。另外還發展畜牧業，養豬、牛、羊、鷄、鵝、兎等一千多頭，供應塲員們日常生活的需要。

農塲已建宿舍十六座，現有人數二百五十多人。塲員們多半是從印度尼西亞、馬來亞、緬甸等地歸國的華僑。他們除吃飯和子女上學都不花錢外，每月還按等級（根據勞動力强弱和技術水平評定）領取工資。一天勞動八小時，業餘文化教育和文娛活動很活躍。全塲的青、壯年塲員中已經沒有文盲，業餘中學在短短兩年半中，已培養四十名技術工人，其中有三人已成爲助理技術員。除塲員自已組織的文娛小組經常演出外，縣電影巡邏隊每月還爲他們放映兩回電影。農塲設有圖書館、籃球塲、小賣部、公共食堂、醫務室、托兒所、幼兒園、小學、禮堂等，今年計劃興建一個釀酒廠和一個農具修配廠，今後還准備陸續興建水果加工廠、水電站、職工宿舍、電影院、醫院等。

農塲位於永春東北部，距縣城十幾公里，直通兩地的北硿公路已在去年十月一日通車。橫貫農塲的東溪，下游通到泉州，上游通仙遊苦竹、德化大溪。國家計劃在近幾年內要從泉州市通汽船到德化，屆時將在農塲興建一座碼頭，農塲的水果、木材、畜產品等運銷外地，將更加方便。

農塲環山臨水，風景秀麗，氣候溫和。塲員們滿懷信心地提出：要把北硿建設成爲比杭州西湖還美麗的花果園。

容易理解的。

在這親人歡聚的時刻，老年人突然掃開了塵封的記憶，想起自己的辛酸的經歷。六十多歲的張開泰，他的妻子抱着六歲大的孩子，站在船舷邊望着黃埔岸上的熱情的人海，從人海中像箭似的飛來了一個小姑娘，這是誰，張開泰眼前一亮，淚珠突然地滾下來了，這是她懷念中的女兒呵！他的妻子也兀自哭了。做女兒的抽噎着說不出話來，她在去年回來，進了暨南大學預科，實現自己求學的願望，不料，晴天霹靂，忽然傳來了迫遷的消息，老父住進了「集中營」，她焦急的思念着父母的不幸的遭遇！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呵！而今團圓了。張開泰回想起自己在四十年前浮海南渡的情景，那時候，受了生活的鞭策，悽然地拋下了家鄉和親人們，踏上茫茫的征途，而今，還是在祖國的土地上，是歸來團聚，是回到幸福的土地上來了。斷送在海洋彼岸的不愉快的日子就讓它在記憶裏消失吧，幸福在這裏從頭開始。

從萬隆近郊萬夜蘭區回來的張亞四，也是青春浮海，皓首歸來的老者，他向人們說，我們夫婦，如果不是祖國的船隻來接，還不是又像我們的先人一樣老死他邦。我們許多華僑在印度尼西亞的土地上，生生息息，代代相接，都和印度尼西亞人民和睦相處，共同開創印度尼西亞的繁榮。「像萬夜蘭這個地方，」張亞四說：「我初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還只是荒僻的村落，後來，華僑到這裏來，開設商店，溝通城鄉經濟，漸趨繁榮，漸漸發展到有廿幾戶華僑，有的已經幾代人了，他們的祖先在這裏埋葬了青春和生命，華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像親戚一樣，來來往往，華僑經營的事業成了印度尼西亞繁榮的一部分了，華僑把自己的命運連繫在這裏，却是不由自主，落得這個老大歸來，幸好祖國已經變了，祖國强盛了，我們可以依靠祖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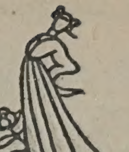
不論是老年人，青年人，老太太還是小姑娘，他們和她們都一樣地感受到回到祖國就是幸福的情緒。梁桂娘的女兒是在迫遷中誕生的，她取了祖國人民的掌上明珠的意思，便命名爲「民珠」。顏桂蓮的兒子在歸航海上誕生就叫做「海生」，「海生」上了岸就和母親一道被接到設備挺好的中山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去養息。

二千多名歸國華僑，踏上祖國的土地，在碼頭上迎候的中央首長和廣東省省長，以及許多政府人員，向他們殷殷地慰問，歡迎的人們把他們護送到爲他們準備停當的寬敞的宿舍，在中山紀念堂這個宏偉的建築物裏，又舉行了歡迎大會，在這裏觀看了祖國親人爲慰問他們而演出的文藝節目。在服務所裏，他們的起居飲食都安排得妥妥當當，慰問的人穿梭般來去。在回到祖國懷抱的一週間，他們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分別到福建、海南島、陸豐華僑農場和花縣華僑農場，歸國華僑學生中等補習學校等處就業和就學了。幸福的生活又開始了。



深圳看馬師紅

李書唐



和九龍新界僅有一橋之隔的深圳，興建了一座佔地二三〇平方公尺的深圳戲院。這個戲院有一千三百〇一個座位，樓下是九百八十個座，樓上是三百二十一個座，全部沙發椅。舞台面是一一．六五公尺，戲院左側有觀衆休息室，面積佔四百三十平方公尺，戲院樓上亦有休息室，總共可容二百位觀衆，作爲憩息之所。

戲院大門，全部用落地玻璃門扉，前面廣場上，還有一個巨大噴水池，氣魄十分雄偉。

南中國的戲曲大師馬師曾所率領的廣東粵劇團來到深圳，爲這規模宏大的深圳戲院，舉行首次揭幕獻演。這不但哄動了深圳、寶安，也哄動了香港。

廣東粵劇團這次帶來了三個劇目：（一）搜書院，（二）關漢卿，（三）玉簪記。

我所趕上看到的是家傳戶曉的「搜書院」。「搜書院」這齣戲，我和它不但是相識的舊友，而且是親切的知友。因爲馬紅主演的「搜書院」影片，剛到廣州，還沒有拿出來公演，我就優先的看到了試片。後來片子到了香港，我一連看了七八遍，除了在銀幕上，深深的領畧着馬紅的藝術，還有幸到了「搜書院」的書院所在地的海南島瓊台師範，看了瓊台書院的遺跡。不惟自己一個人看，還把它拍成了影片，給愛好藝術、愛好電影、愛好戲曲，以至研究掌故，研究文物的全國、全世界的觀衆們看。所以，「搜書院」對我來說，怎能不是一個親切的知友呢？

可是，非常抱歉，我雖然熟讀了「搜書院」影片，親自到過海南，親眼看見過「搜書院」的書院，但我沒有看過馬紅在舞台上表演的千錘百鍊的優秀劇目「搜書院」，這是多麼的遺憾啊！

這次馬紅的舞台劇「搜書院」，比影片「搜書院」的演員表，氣魄還要雄渾，影片的「搜書院」演員，是馬師曾的謝寶，紅線女的翠蓮，何劍秋的鎮台，李翠芳的夫人，李飛龍的張逸民，楊麗珠的小姐，劉美卿的秋香，任鐵坤的師爺，尹伯權的林伯。而這回舞台劇，除了馬紅和尹伯權三人，其餘的角色，都換了新人。我在深圳看到的「搜書院」舞台劇演員，是呂玉郎的張逸民，譚玉眞的夫人，黎國榮的鎮台，張玉珍的小姐，戴瑞芳的秋香，梁藝聲的師爺。

呂玉郎、譚玉眞是香港人非常熟知的演員，而張活游的女兒張玉珍，這位青年的藝人，提起她父親的名字，也會對她感到親切。所以，這一台戲看下來，似乎分外感覺得熟絡。

戲分四幕八場，第一場戲是花園，第二場戲是海濱，第三場戲是鎮台府衙內堂，第四場戲是柴房，第五場戲是椰林月色，第六場戲是張逸民書房，第七場戲是謝寶書齋，第八場戲是竹樹坡。

這個戲的布景，音樂，眞可說是美妙到了極峰。我們聽不見像香港那樣大鑼大鼓，震耳欲聾的聲音，也看不見紙片子上畫着大紅大紫匠氣十足的布景畫。我們祇聽到賞心悅耳或是驚心奪魄的管絃聲，使你盪氣迴腸，使你心情激亢。我們祇看到像淡墨山水畫一樣的舞台背景，是亙然的萬壑松風圖嗎？是王蒙的春山讀書圖嗎？是文徵明的春深高樹圖嗎？是唐伯虎的春山伴侶圖嗎？我最欣賞的有三個布景，一是張逸民重陽郊遊的海濱。這個布景是雙層套景，在第二道景片子外，隔着一層紗。一眼望去，海濱的椰林，都成了立體，躍出了布景片子的外面。而海水也因紗幕隔着，粼粼的波光，閃閃欲動，使人感覺上，眞如到了海濱。

其次是謝寶步月的椰林。這個布景沒套紗，可是一層層重密的椰林，烘托着很遠很遠的天幕上，挂着半個月亮，使你的心情，也和演員一樣，如在椰林中步月。

再其次是張逸民的書房。這個書房的布景簡單極了，一個幾乎接近落地的大窗，窗上挂着幾捲竹簾，兩株疏落落的竹子，扶疎葉影，櫬托着窗外白雲冉冉的藍天。窗口上，有一盆椰殼製成的蘭草，吊在簷下。書房內，一桌三椅，此外就是文房四寶和幾函線裝書。觀衆們的精神，都被這幕布景吸住了，幕一拉開，只聽得座上發出了一遍嘖嘖聲。

戲一開場，第一個走出舞台的就是張活游的女兒張玉珍，她飾演鎮台的小姐，她把一個嬌生慣養，仗勢凌人的刁蠻姑娘，演得情景逼眞。她放風箏拉線的手勢，也做得極其純熟。可惜戲太少，未能發揮所長，本來「搜書院」這個戲不是在小姐身上，我相信她的本門戲，一定會演得更出色的。

接着出台的是紅線女的翠蓮。這位傑出的粵劇藝人，像凌風仙子一樣，飄着兩條水袖，走着碎步，和我們許久未親聲藝的香港觀衆見面了。她一出台，台下就騷動了好久方始平復。

這一場花園過後，便是第二場海濱，與香港觀衆別來甚久的呂玉郎出台了。他還是那樣文采風流，只是稍稍地豐腴了一些。呂玉郎一開口，唱出：「又到重陽佳節天，我把胸懷盡遣，抬頭萬里雲霞，看天上竟放紙鳶，似羽扇，似雪片，似雲端舞白燕。」鏘鏘之聲，像敲擊在銅器上。張逸民檢得了紙鳶，信筆在紙鳶上題了一首詩，觸動了尋覓風箏的翠蓮心境。紅線女在這一場戲裏，把一個身受苦難的翠蓮，演得非常的恰當。

第三場戲，鎮台出場了，他將題上了詩的風箏給他夫人，指責夫人家教不嚴。最後，禍災落到了翠蓮身上。這位飾演鎮台夫人的演員譚玉眞，畢竟是一位名演員，她把鎮台夫人的佛口蛇心，狠毒地在虛僞面具下透露出來。鞭打翠蓮的一場戲，她們合作得恰到好處。紅線女幾個身段、遮掩，迴護，以至跌落在地上，非常的美。

下一場戲是柴房。這場戲完全是紅線女唱做雙絕的重頭戲。她以遍體鱗傷的表演身段，唱出了慷慨激昂的歌詞，「奴不信奴婢生成偏命蹇，任人拷打任笞鞭。不信你富我貧分貴賤，試問誰無父母養育多年。我自問磊落光明，未有行差半點，夫人她嚴刑拷打，只爲一首詩篇。鎮台他恃勢倚權，我眞無從分辯。我含冤無告，死難瞑目到黃泉。我已經飽受災磨，生也灰心無可戀。我縱使輕生，苦衷有誰知，苦處有誰憐。心不忍，冤屈了張生，且忍度日如年。但等撥開層雲，便把青天見。怎得把網羅冲破，便可以跳出深淵。」她在這一段唱詞裏，換了幾個曲調，主要是流水南音。音樂也配合得很美妙，哀惋處令人悽泣，激亢處令人髮指。翠蓮幾次三番想自盡，她曾把麻繩繫到樑上。經過了屢次的心理鬥爭，才打消了死念。她被打得渾身是傷，立不穩，坐不得，這就完全要看眞功夫了。紅線女把一個遍體傷痕的翠蓮，演得出神入化。說一句行家話，除非是通過有意識的心理技術，達到天性的下意識創作，是不可能臻入此種化境。正所謂阿女演得太逼眞了，使得台下香港去看戲的太太們，幾乎有一半以上，取出絹巾擦眼淚的。

這場戲演畢，休息十分鐘。大家得到一個機會，去參觀了休息室。休息室裏不但有沙發椅供人休憩，還有書報供人閱覽。同時更有不須化費分文的茶水，供觀衆們作爲飲料。有七八位服務員，殷勤地招待客人。

這時已是九點鐘了，從七時半開場，業經演了一個半鐘頭，半齣戲過去了。幕一拉，是一幅椰林遍地，明月當空的景色。我們等待了好久的天南表演藝術家，馬師曾大師步出台來。他那瀟洒的步法，和兩隻顫巍巍的頭巾翅子，把個滿腹經綸的謝老師風度，全都刻劃了出來。他沒

有張嘴唱，台下已經是一片掌聲，他每唱一句也有一片采聲。他那獨一無二的「馬腔」，變化無窮，風趣多端的曲調，已不是「搜書院」影片中的範圍所能約束他的了。尤其是他對每一個拖腔上，或多或少地加上他別創一格的「咳咳」，以至連續用上七八個「咳咳」，甚至用「咳」字作爲行腔轉韻的大拖腔，都能引起滿堂的釆聲。不獨唱腔上，老馬抓住了觀衆，就是白口，他也能運用自如。京戲裏的白口，清脆有力，應該首推一代宗師楊小樓。再下來就是蒼勁渾厚的周信芳。再下來亦只有流暢飄逸的馬連良，捨此三人，俱無足觀。而南方的今日馬師曾，他的白口，也已提鍊到抑揚頓挫，字字有含蓄，句句有風格，迥非當年在香港的馬師曾可比了。說到做派，老馬也如麒老牌，不僅眼睛鼻子在說話，手和肩背也在說話。如第七場謝寶書齋，當謝寶聽到翠蓮訴苦之後，老馬的手就不瘟不火的表演出謝寶的心境，五個手指說出了矛盾、複雜、徬徨、焦灼的神情。在他轉過身去，背向觀衆時，使我憶起了周信芳表演「追韓信」中蕭何，在讀韓信告別詩時，也是背向觀衆。周信芳的肩背會做戲，以至渾身都是戲，是由蕭何讀告別詩而來。今天老馬表演「搜書院」的謝寶，當他默念着書院裏私藏鎮台衙門逃婢，於理不容，又轉念翠蓮遭受凌辱虐待，倘不代爲掩藏，翠蓮則無生理，這又於情不合。這種進既不能，退又不可的心情，我們台下的觀衆，在老馬背在身後的一雙手上，和頭巾的兩個翅子上，就完全可以看得出來。因此，老馬又何嘗不渾身都是戲呢？


紅線女飾演翠蓮喬扮男裝

在鎮台進入書齋時，謝寶與鎮台辯駁一場戲，那邊是暴躁如雷，這邊是妙趣橫生。老馬運用他積數十年之舞台經驗，加上天才與鑽研的技術，把個對手方玩弄在掌股之上，喜笑怒罵，盡成文章。眞可說，將「應留正氣在人間」的謝寶，活生生的演化了。

紅線女與呂玉郎有兩場對工戲，也演得異常出色。一場是張逸民書房，一場是竹樹坡。這兩場戲最主要的特點是舞蹈的姿勢美。尤其是書房，紅線女改扮成男裝，寬袍大袖厚底靴，走路的姿態，既要有風流儒雅的書卷氣，又要有嬝嬝婷婷的閨秀氣。而舞台上的小生，一般地抬步，是講究「亮底」的。（就是靴底要翹起使觀衆看得見）這種功夫，差一點也不行。但紅線女出台，幾步「亮底」，頗爲中矩。水袖也十足的小生路數。當她和張逸民傾訴翠蓮爲了風箏題詩，而負屈含冤，張逸民表示了關切與愛慕。翠蓮心裏一喜歡，就坐落到椅上。這一坐，觸痛了鞭打的創傷，立即站起，從她的面部和身段的表情上，看得出阿女對這些細節，有深刻的體會。及至唱到了「飛來天上鳥，誰知是鴛鴦，有情飲水飽，到死不相忘。」紅線女與呂玉郎展開優美的舞姿，頗有看得你「眼花撩亂口難言」的滋味。這舞蹈，在竹樹坡一場戲中，也有精采的演出。竹樹坡這場戲，紅線女已經換了女裝，當呂玉郎出台，高呼「翠蓮！翠蓮！」紅線女從山坡後轉出來，一身的淡裝素服，撲到呂玉郎的懷中，說：「張郎，你等得我苦啊！」一俯首，接着呂玉郎就說：「吓！如今已苦盡甘來」。兩人一個大轉身，便雙雙唱起了「看彩霞燦爛如畫，看海鷗雲水爲家。愛你不怕風吹和雨打，敬你不嫌貧賤志堪誇。成就了患難姻緣，留海南千古佳話，海可枯，石可爛，恩情不斷，美眷如花。」他們邊唱邊舞，一個優美姿勢，接着一個優美姿勢，這不是影片「搜書院」裏所能看得到的。


搜書院中的馬師曾（右）紅線女（中）呂玉郎（左）

這時台下忙壞了攝影師和攝影記者，只見鎂光燈，不停的閃灼，每一個舞姿，都不肯輕輕地把它放過。

呂玉郎最出色的表演是在書房一場戲裏。當他聽到翠蓮訴說：「那丫環怕累兄遭冤枉，眼前苦難她一身當，夫人追究她施刑杖，鞭鞭打落血染衣裳。丫環寧死都不願講，只有牙關緊咬淚汪汪。」他一面聽着，一面表演，裂眦，揚眉，揮袖，跌坐。經過四五個姿勢，力始坐落到椅上，一路演來流暢已極。

還有兩個演員，也值得談談。一個是演林伯的尹伯權，一個是演師爺的梁藝聲。林伯是個老蒼頭，師爺則是個篾片。這兩人都演得很稱職。林伯與主人謝寶，在椰林中的對話，以及在書齋中看到張逸民神色不安，懷着同情心指示他揭臬老師，而林伯倉皇奔出，去看鎮台的動靜，尹伯權演得很俏皮，也演得很够分寸。

梁藝聲的師爺，獐頭鼠目的外形，使觀衆對這角色已有一個鮮明的印象，再加上他在翠蓮改裝逃走，被他窺見的一剎那，以及率領鎮台到書院搜查時的幾步走法，這些出色的表演，使觀衆更對角色有深刻的認識。

總之，這一台戲的演員配合，我認爲比「搜書院」影片上的演員還要整齊，搭扣得還要緊湊。尤其是馬紅在藝術上的進步，凡是從前看過舞台戲「搜書院」的，以及看過影片「搜書院」的，都一致公認，昨日今朝大不同了。可見藝術無止境，越演越純熟，越唱越洗鍊。

我看了「關漢卿」

黃夏



馬師曾紅綫女在深圳演出「關漢卿」圖爲劇中「彩蝶雙飛」之一鏡頭

最近，第一次到深圳，沒有機會參觀深圳戲院，因爲那時戲院還未完工，當我們的車子經過戲院門前，看見屋子的四周仍搭着許多竹架，沒法見到它的全貌，只能約略瞻仰到它雄偉的外型。

才過了廿多天，看報知道深圳戲院開幕了，而且還要上演馬紅領導的廣東粵劇院團員在該院演出，這一喜，眞是躍了半天高，從得到消息開始，以後就沒有一分鐘不在盼望能够得到一張戲票。

我們去看馬紅的演出是第三晚，正好那晚上演「關漢卿」，關漢卿是一個令我非常傾慕的人，自從我看過了他許多傑作之後，我就深深地佩服着這個辭鋒精勁，有强烈正義感的戲曲家，當我捧讀他的選集時候，我多希望有機會能和這位偉大的戲劇家會會面，即使是舞台或銀幕上的會面，就足以感到滿足了。不久，關漢卿果然在銀幕上和大家見面，馬紅主演的「彩蝶雙飛」給我對這一人物帶來了更深刻、更明朗的印象。不過，由於「彩蝶雙飛」只是一段折子戲，關漢卿和朱簾秀和我們接觸的時間太短，就如和一個剛見面未作深談的朋友相處一樣，始終覺得不够熨貼，祈盼有機會能作進一步的了解。欣幸深圳戲院的開幕，使我償足了心願，舞台上的「關漢卿」給我再一次的接觸到關漢卿，同時給了我一個對這位大戲曲家一個進一步了解的良機。

三月七日那一晚是我最快樂的時光，當我拿着紅咭戲票站在戲院門前的時候，心裏眞有說不出的甜蜜滋味，戲院頂上飄動着的綵旗，似在歡迎它的老朋友，又像告訴外地的遊客：這是你們可愛的鄉土呵！看着綵旗，聽着它被風吹動的聲音，我整個着迷了。忽然，我的肩膊被拍了一下，「嗯，時間還早呢，我們去逛逛吧！」看看腕錶，還未到七點，於是，便跟大隊朋友們去逛逛深圳的街道。逛了一週，重到戲院，距離限定入場的時間還有十分鐘，一座建在戲院旁邊的單層民族形式建築物把我們吸引住，後來探悉那是戲院的休息室，大家對那座古色古香的建築物發生興趣，都想去看個究竟，終於，大家沿着一條放滿鮮花的花廊走，來到掛着寶藍色、棗紅色天鵝絨窗簾的休息大堂，還來不及坐到軟沙發上，已經有一個梳雙辮的姑娘把茶盤捧到你面前：「鄉親，請喝杯茶解解渴吧！」這既非在家裏，也不是去拜訪朋友，但是，我們獲得的接待却比家裏和拜訪朋友更親切，使我們忘記這是戲院的休息室，而是一個充滿溫暖的大家庭，在這裏，不認識的人，我們也會點頭用微笑打招呼。如果要問這是什麼原因？相信人人心裏早就有着一個共同的答案。

坐在富有彈性的坐墊上看戲，有一種舒服和開心的感覺，雖然舞台上帳幔還未揭開，但整個戲院一千三百零一人都不想用聲音破壞集中精神的肅靜氣氛，只是用眼睛環看四周，鈴聲一響，連眼睛也集中一起了。

關漢卿是我國十三世紀偉大的戲曲家，他一生寫了六十六個劇本，有不少是以人民的酸辛悲憤遭遇作題材的，通過他的鋒利筆觸，他的雜劇便成了一種有力的鬥爭武器，戲中朱簾秀曾這樣唱：「大爺，你的筆利比鋼刀，你的戲唱得奸人膽喪！」關漢卿自己這樣唱：「一枝筆寫出這寃案，揭奸官害民兇狠狀，代黎庶伸寃把正義伸張，把魑魅魍魎搬到劇場！」（關漢卿所指的寃案即用朱小蘭寃枉命案寫成的「竇娥寃」。）關漢卿特別同情當時那些受欺凌、受壓迫的女性，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以民主的、樂觀主義精神描寫了我國古代各種善良、智慧、勇敢的婦女典型，竇娥這個形象，更成爲他筆下的一個成功人物，正因爲他寫出「竇娥寃」，朱簾秀演了「竇娥寃」，兩人便受到慘厲的折磨，這些苦頭沒有叫他們倒下來，却叫他們更加堅强地和惡勢力鬥爭。「關漢卿」這齣戲，主要情節是放在「竇娥寃」的編寫和演出上面，通過「竇娥寃」的演出，把關漢卿的不屈的性格及朱簾秀的正義與勇敢表現得剔透玲瓏。看過「關漢卿」，更使一些粵劇觀衆和戲劇愛好者驚佩馬師曾、紅綫女今天的藝術成就，他兩人在今天的成就，遠非過去所能相比的。

我看粵劇的次數不算少，但却未碰過一次是戲一開幕就立刻使精神投入戲的境界裏去的。看「關漢卿」我嘗到這種味兒了，鑼鼓一響，幕幔揭開，二妞冲出來對母親說：「可憐朱小蘭寃枉無辜，今天就要斬首！」立即湧現了濃厚的戲劇高潮，緊緊地扯住觀衆的注意力。及至關漢卿一出場，朱小蘭被劊子手牛拖牛拉的過場，他激憤地唱一段「滾花」：「今日民命竟如螻蟻賤，有多少負屈銜寃。搔首奈何，激情莫遣。」之後，關漢卿便向劉大娘探問朱小蘭的身世，知道朱小蘭是一個孝女，被誣爲謀殺兇手，只因眞兇用錢買通大興府才至沉寃莫洗。關漢卿呆住一旁，恨自已不力救無辜，而天眞的二妞却頻頻叫他救朱小蘭，眞叫關漢卿不知如何是好，劉大娘却說：「關伯伯是個大夫，只曉

醫傷風咳嗽，要救小蘭一命，他却無力回天。」這一句話，激發了關漢卿的正義，掀起了他編寫「竇娥寃」的序幕。從第一幕開始，馬師曾便把一個有才華，具正義，有熱情的文人刻劃出來，他說話不多，却教人看出他有滿肚子的憤懣。過去馬師曾從來沒演過這一類的角色，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演丑生戲，只是以招笑的姿態出現。但是，這一次，他給了我一個新的形象，叫人人都感覺到超過六十齡的馬老大，在他的藝術上更顯光芒了！譚玉眞也是粵劇的故人，看她演戲，好像是故人重逢！不過，眞姐已經不是從前的她了，以前她演完一齣戲仍使人覺得她未入過戲，但是這一次她演的劉大娘儘管戲不多，却非常清楚的把一個酒店女掌櫃刻劃出來，就是說一句對白，唱一句「慢板」，也是那麼有韻味。除了她的臉孔是熟識之外，眞姐的身上再也找不着熟識的舊痕，原因是她吸取了不少新的營養，整個生命都在發出新的光輝。

第二場剛揭幕，掌聲就雷響似的爆出來，不用問原因，大家的掌聲自然是爲紅線女而響的。悠和的音樂，襯看女姐嫻靜緩慢的台步，到了台口一個抖袖，唸出四句定場詩：「身落風塵二十年，琵琶彈斷幾多弦；紅毡唱到靑衫淚，戲假情眞自可憐。」唸詩時表情凝重，把歌伎的處境及她本身可憐身世用詩用感情表達出來，從她一出場的幾下關目，就已告訴了觀衆，以她的個性，她是一個潔身自愛，有勇氣，有胆量的風塵女子。打從她剛露面起，就給人一種好感，女姐的朱廉秀造型很好，在秀麗、淸雅中帶點兒風塵味，眞個我見猶憐！記得女姐在香港的時候擅演刁蠻戲：她的刁蠻戲和芳艷芬的文靜是齊名的，那時女姐也演文靜戲，但却不是拿手好戲。今天來說，女姐的文靜不但「到家」，而且是超越粵劇表演水平的成就。她的「唱」不必贅述，因爲香港的觀衆早就有口皆碑了。「做」倒是值得介紹一下的，過去香港花且很少有台步，更別說身段和水袖啦！女姐在香港時台步不見得很出色，水袖身段也未下太大的工夫，然而，在「關漢卿」劇中，女姐的身段和水袖叫你不能不暗暗鼓掌叫好！尤其在第四場她當着關漢卿面前試演梁州一曲，更演到了顚峯，她唱：「……哪裏有邊廷上哭倒長城？哪裏有浣紗處甘投大水？哪裏有上靑山便化頑石？可悲！可恥！無人意，多淫奔，少志氣，……」套用關漢卿讚她那句話，女姐眞是字正腔圓，唱得好透了！演得妙極了！

「關漢卿」整個戲我都萬分喜愛，但如果你問我：「在整劇八場戲中，你最難忘那一場？」我將會告訴你是第七場，也是「鴻圖」公司把它拍成電影的「彩蝶雙飛」那一場戲了。

第七場戲，頭一個給我帶來與奮的是它的佈景，一直來，我看過不少牢獄佈景，但印象始終很淡，因爲從來沒有一次能看到別出心裁的牢獄景。「彩蝶雙飛」的牢獄佈景既簡單又有眞實感，最凸出的還是氣氛：一幅黑色的布幕子做了監獄的代表，在隱約的燈光中微微見到像用磚砌成的牆壁。燈光一亮，只照台的正中，背景顯得很是陰暗，這最能把監獄的氣氛托出，誰都知道牢獄是黑暗的地方，但我們幾曾見到舞台上是黑暗的呢？有些人爲了用佈景美來吸引觀衆，不惜把牢獄變成又美又舒服的地方，大大的破壞戲的凝重、黯鬱的氣氛，而使觀衆所受到的感染也大打折扣。「彩蝶雙飛」一啓幕，就可聽到一陣子共同的讚嘆聲，不用說，大家都在讚美佈景的逼眞。



朱廉秀在阿合馬面前演「竇娥寃」　麥正遠寫

關漢卿與朱廉秀這兩個不屈的人物，早就叫人欽敬，到了他們生離死別的關頭，觀衆都會關心他們的收場，故此，第七場戲就更有力地掌握住觀衆的情緒精神，叫人全心全意去關心舞台上的人物了。當朱廉秀說：「取義何須論生死，敢將頭血濺奸臣，竇娥教我朱廉秀，決不低頭讓敵人！」台下的掌聲又響了，我拍得特別利害，手掌也給打紅了。我們爲朱廉秀鼓掌，也爲女姐的精彩演出鼓掌。

「將碧血，寫忠烈，作厲鬼，除逆賊，這血兒啊！……」這是新曲「蝶雙飛」的句子，也是紅線女表演和唱做到最高度成就的表現，有歌，有舞再加上千變萬化的面部表情，「都只爲了一曲『竇娥寃』，俺與她雙瀝萇弘血，差勝那月自圓缺，孤燈自明滅，坐時節共對半窗雲，行時節相對一身鐵；各有這氣比長虹壯，哪有那淚似寒波咽！提甚麼黃泉無店宿忠魂，爭說道靑山有幸埋芳潔。俺與你髮不同靑心同熱，生不同床死同穴；待來年遍地杜鵑花，看風前漢卿四姐雙飛蝶，相永好，不言別。」在這一整段戲中，女姐的唱和演眞可說得臻於化境！而馬師曾在旁的舞蹈，也對戲起了極大幫助的，他作出了有力的反射和烘托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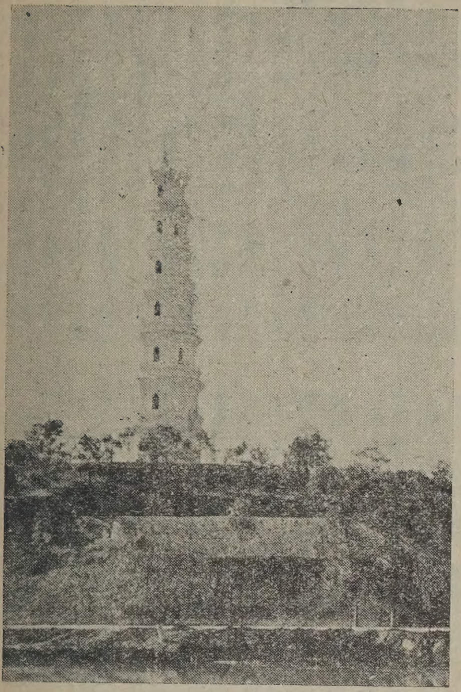
關漢卿救出了劉大娘的女兒　麥正遠寫

對於「關漢卿」的結局，最初是採用「團圓結局」，那就是朱廉秀和關漢卿獲得結合。後來改了「悲劇結局」，變成了行院伎女只許嫁與樂工，不許嫁配良家子弟和文人學士，朱廉秀和關漢卿只好黯然而別，成了個悲劇結局。我認爲悲劇結局更能把主題凸出，留給觀衆以更深刻的印象！正如朱廉秀所說：苦調何時了，琴心到底空！一時多少恨，都寄四弦中。最尾女姐所唱的「沉醉東風」，便是描繪這對風塵知己的悽然割別情形，一句前程萬里，使台下流下多少熱淚！「關漢卿」這個戲是一顆珍珠！一股光芒！這種光芒象徵着新的粵劇，有了它美好的開始，它還會不斷發展的，一直發展到了至美至善之境。



惠州西湖 十載滄桑

張雨峯



惠州西湖的白塔

「若將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這是蘇東坡寫的佳句，千百年來，盛傳不衰，可知人們心目中都同意蘇東坡這個說法，承認他說的恰當！我未到過杭州西湖，對杭州西湖，無法提出意見。但我曾經先後兩次到過惠州西湖，對惠州西湖倒有無限感想。

不堪回首話當年

十一年前，足足十一年了！那時候我還只有十八歲，正在讀着中學。由於有兩個同學是惠州人，使我和朱嘉年同學有機會到惠州過了一個春節。（那時候不叫春節，叫過舊曆年。）

我記得十分淸楚，那一天是年初七，也就是一般人的所謂「人」日，也是我們離開惠州的前夕！吃過晚飯，我們四個人一起到西湖去划艇。

當時的惠州，軍警林立，蠅飛薇日，臭氣薰天，它給我的印象壞極了，要不是由於王劉兩位同學苦苦挽留，友情難却，我決不會在惠州逗留那麼久，居然住到了年初七。

離開惠州的前夕，我在小艇上對王作新同學說過這樣的話：「王作新，這是我第一次到你的家鄉，也是最後一次到你的家鄉了！」王作新沒說什麼，他攤開手掌，聳聳肩頭，苦笑了一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這是難怪的，他能說些什麼呢？他自已也不滿意，甚至可以說是討厭這個家鄉，不願意回到這個臭氣薰天的家鄉啊！他所以回家，目的只不過是要和父母團聚，可並不是想在故鄉玩個痛快的。

西湖披上了新粧

十一年過去了。十一年的歲月不算長，也不算短，如果活在歡樂的日子裏，十一年的日子並不難過，要是日子過得不舒服呢？別說十一年，就是十一個月，十一天也不易過！歲月悠悠，我和王作新早就在社會上做事了。他在某電影院工作，我在書店裏工作，生活是不用担心的。

今年春節的晚上，王作新給我一個電話，約我重到他的家鄉一行。經過考慮，我答應了。

年初七的傍晚，我們到了惠州。這次同行的除了王作新同學之外，還有許多人，恰巧坐滿了一輛交通車。經過西湖時，王作新指着西湖對我說：「張雨峰，你還認得它嗎？這就是十一年前我們泛舟的西湖了。」他頓了一下，又補充一句說：「我還記得，那一天晚上正和今天一樣，也是年初七！」

王作新的話勾起了我過去的情感！很慚愧，我也很高興！我當年說的不再到惠州的氣話給自已推翻了！在事實面前，我低頭了！不過，我應該說，我十分高興自已有機會重到惠州，再見西湖。

這一夜，就在我們剛到惠州這一夜，行裝甫卸，我們就急不及待的溜出了旅店，同到西湖去了！

這一夜，月亮還是跟十一年前的月亮一樣，情感却完全不同！我猛力地划槳，艇行的飛快！十一年的時光，使我由一個小伙子變成一個大伙子，我的臉上已長滿了鬍鬚，頭上也長出了幾根白髮！王作新呢？他和我也差不多，有同樣的變化，他比我更加不同的，就是他已經建立起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還有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女娃！

十一年歲月悠悠，我們都成長了！可是西湖，它，它却和我們恰恰相反！它顯得是多麼年青。它也變了！它像由一個頹廢的老頭變成了一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不，這比喻不恰當，應該說，她像是由一個鷄皮鶴髮，眼昏體殘的老婆婆變成了一個年青貌美，能歌擅舞的少女！不對，這比喻還是不恰當！更正確的說，應該是：過去的西湖是一個臭水潭，今天才同返它的本來面目，還披上了新裝！

這一夜，跟在我們之後，泛舟於西湖的，還有不少遊客。歌聲處處，笑聲處處！聽起來就像是西湖在歌唱，西湖在歡笑！不是嗎？西湖有知，回想當年，它不該歌唱，不該歡笑？它太應該了！我把自已的想法告訴了王作新，他語重心長地說：「你說的對，但却說遲了！你不知道，西湖早就巳經歌唱了。它歌唱自已的新生，歌唱人民生活的美好，歌唱祖國的大躍進！」

桃紅柳綠迎新春

第二天早上，我和王作新一早就爬了起床，急急忙忙的洗過臉就去蘇堤蹓躂。初春天氣，寒意猶濃，我們，其實主要還是我自已，因為王作新去年曾回過老家一次，這時雖和去年不同，變化還沒有我感覺的那麼大！我在橋上向堤前一望，不覺歡叫：「兩岸桃花夾垂柳，花紅柳綠迎朝陽！」

「你這話說的又太早了！」王作新神秘地一笑。他說：「你說兩岸桃花夾垂柳，這話不錯，我同意，可是說花紅柳綠迎朝陽，那就不對了！你看！」他指了一下東邊，「朝陽還未出來呢！」

「這才叫迎嘛，如果朝陽已經出來了，還用得去迎？」

「你這話也有點道理，不過，到了五六月時，朝陽還是朝陽，你又用

什麼去迎他？」

「這個，這個……」

我實在沒有想到！我不由的呆了一會。王作新說：「如果你不反對，我替你改兩個字怎樣？」

「你要改那兩個字？」

「朝陽！就是朝陽這兩個字！」他見我同意，笑了一笑才說：「將朝陽改作新春，你看怎樣？還過得去吧？」

「好極了！好極了！你這兩個字把主題凸出來了！」我衷心地讚他，同時還輕輕唸了幾遍。覺得「桃紅柳綠迎新春」的確遠勝「桃紅柳綠迎朝陽」百倍。

蘇堤，相傳是蘇東坡為了方便愛妾而築的；堤面的寬度本來可以同時並行交通汽車兩三架，只是現在兩邊種上了樹，還裝有吊陶器作柱的路燈，佔了不少位置，只可容一架車通過了。

站在堤上遙望西湖，九曲橋、牡丹亭、紅蓮水樹、明月灣、百花洲和我叫他做萊海島的幾個好去處，一一入目，盡收眼底。早飯之後，我們一行二十多人都下了小艇，同遊西湖。

百花洲内百花開

我坐的小艇共有三個人。我和王作新，還有一個外省人歐陽森。他是一個小胖子，不會划艇。我坐艇頭，王作新在艇尾，歐陽森居中！王作新的划艇技術很不錯，要左則左，要右則右，要快要慢，隨意自如！小艇疾進中，歐陽森忽然大叫：「慢駛，慢駛！」我和王作新都給他的叫聲嚇了一跳，不約而同的停了槳，望着他。他指了指百花洲上的木棉花，又指着水中的倒影，讚不絕口：「你們看到沒有？花紅如火，上下輝映，多麼美啊！」他簡直在朗誦詩篇！

百花洲上的紅棉開得燦爛似錦，確是好看，但是據當地的人說，百花洲中革命文物展覽館的陳列更為引人！他們說，紅棉芍藥桃花等雖然可愛，却不耐久，只有革命英雄用熱血灌溉的鮮花才開得長久，才會給人民以幸福的果實！因此，百花洲中的百花，應數革命烈士用熱血繪成的革命紅花為第一！

牡丹亭畔賞牡丹

離了百花洲，我們到了牡丹亭。牡丹亭四邊是水，亭在水中央，和歷史文物展覽館相毗鄰。我們棄艇登岸，先到牡丹亭。這亭子不大，却十分精美。亭的附近有幾株大樹，有的枝榦斜伸到亭頂，有的伸向水面，倒影照到水中，好像是兩個不同的地方。同伴們在亭畔取景拍照，忙得一場胡塗，早先划艇所得的報酬──疲勞，早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在牡丹亭歇息了一會，我們大部份人都到歷史文物展覽館參觀，裏面有蘇東坡手寫的碑石遺迹，有蘇東坡披簑衣，戴草笠的畫像，還有其他各種碑帖和古玩古玉之類的各種東西，可惜我對這方面是外行，不感覺興趣，沒有細心把玩。

出了展覽館，看到華叔張伯他們還在丹牡亭畔口指手划，評價擺設在那兒的牡丹。我拖了王作新過去，悄聲對他說：「現在連牡丹花也有了，這是過去……」「當然，這怎能相比！」王作新打斷我的話，「這亭子也是過去所無的呢！你看！那九曲橋才夠詩意！」

九曲橋中邀明月

他和我到了九曲橋頭。「張雨峰，你想，如果我們月夜泛舟到這裏，三五知己，舉杯邀月，共圖一醉，那是多麼詩意？」「又是你的詩意！」我調笑地說：「過去，還可以圖一醉，現在，全國人民都為大躍進而努力，你却想到醉，未免太不應該了！」「對！對！完全對！」一個聲音來自我們背後，我回頭一望，見是祥叔，笑了起來。王作新也承認他說的不對，在這熱火朝天的日子，不該想到這方面去！祥叔却哈哈大笑。他說：「別太認眞，我們只不過說笑，其實，又有誰眞個想醉呢？」說罷又是一陣爽朗的哈哈大笑。

九曲橋的中心有一座小亭，憑亭四望，一邊可見孤山，橋的一邊盡頭就是孤山脚下；一邊的盡頭是牡丹亭，另一面對着玉薇白塔，倒影在西湖中，湖水微漾，似乎連眞正的白塔也擺動起來了。還有一邊，那是一望無際的遠景，幾座比白塔還高，也更惹人注目，更能增加西湖生氣的褐色烟囪正在冒煙。

我們一行二十多人，三三兩兩，分散地站在九曲橋上，各抒已見，談笑風生，笑聲時傳。朝陽漸高，倒影漸短，陽光的威力逐漸加強。突然，走到了橋的另一端的張雲大聲叫問：「祥叔，我們從這裏回去嗎？」祥叔笑着說：「條條大路通到旅店，隨你高興好了！」

「祥叔，你自已呢？」

「我才沒這麼傻，有艇不坐，要煩麻兩條腿走路！」祥叔笑了起來，笑的非常開心。我們都給他逗的笑了，張雲也走了回來。

明月灣裏話桑麻

小艇經過紅蓮水樹，不少人要上去看看，我坐的艇中因為多了一個祥叔，他要到明月灣去喝茶。我和王作新都比祥叔年輕，只好順着他的意思先到明月灣去。在我自已來說，我是準備把祥叔送到明月灣之後，再到紅蓮水樹，這就公私兩便，皆大歡喜了。不料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當我們步上明月灣的時候，明月灣裏的客人都向我們歡迎，認識王作新的人更和他親親熱熱的打招呼，話家常。在此情形之下，我們自然不好意思急急離開。

西湖，去年洪水成災時，它曾被浸沒在滾滾波濤之中，那時候，別說無人有空去遊西湖，根本連西湖也不再存在，一片汪洋，窮目無邊，那還分得出什麼西湖不西湖？蘇堤早就不見了。

「作新，你還記得嗎？你去年回來時，這兒還是一無所有呢！」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對王作新說。「這明月灣是洪水之後才建成的。」「去年的洪水眞大，那時候，汽艇在街上走，只見高高的樓房在濤水中露出來，就如青蛙浮上了水面！」「洪水雖然大，也只能冲垮一些房屋，却不能冲垮我們戰勝洪水的決心；作新，你看，到處都是新村，到處都在建新房子！這現象你沒有想到吧？」

的確，他們的話打中了我們的心坎，我固然沒有想到，連王作新也沒有想到！「王作新，百聞不如一見，我們這次親聞親見，才能眞正體會到「災痕不見，見新村」這句話的眞實涵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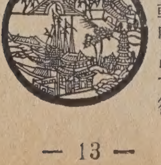
「正是這樣！」王作新興奮地說，而我這幾年差不多每年都回來一次，每年所見所聞都是令人興奮的，就如我們面對的這個西湖吧，她披上新粧了！這九曲橋也是過去所沒有的。」

明月灣有一座很寬敞的茶亭，我在那兒和當地的人聊天，漸漸忘記了來意，也就是忘記了趕着回去紅蓮水樹參觀，以至錯過了機會，再也抽不出時間去看上一眼，不能不說是我的一個損失。不過，塞翁失馬，未必非福，我雖沒有去紅蓮水樹，却從當地人的口中聽到了許多令人興奮的消息。我覺得他們的談話，每一句都有力，每一句都表現出他們堅強的信心，難怪他們能在短短的期間內恢復生產，重建家園，使人們災痕不見，見新村。

重到惠州遊西湖，追思過去，憧憬未來，我的感觸是很多的。我看到了新的惠州西湖，也看到了人民公社的偉大；從惠州西湖的改變，我們可以想見惠州改變之大，當必比我們所看到的還要大得多，大得不知多少倍。

面對西湖，我不覺輕輕唸出「欲將西湖比西子，惠州西湖亦相宜」這一句。

別矣，西湖！再見了，西湖！坐上了汽車，我不禁向西湖再三擺手告別！



茶樓

黃蒙田

「上茶樓去，我請你飲茶。」

在日常生活中，別人可能這樣對你說，自然你也可能這樣對別人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飲茶成了廣東人生活的一部份。人們喜歡上茶樓去小坐一會，聊聊天，看看報。有句老話叫「三茶兩飯」，那是說，廣東人除了兩頓飯，還要飲早午晚三餐茶。雖然說每天飲三次茶未免多了一點，但每天上一次茶樓却是很平常的，人們幾乎是成了習慣似的在一定的時間到茶樓去，雖風雨而不改。

飲茶，廣東以外的人不一定了解這兩個字的全部意義。不錯，它是品茗，飲一盅好茶，但這只是它的一部份；茶樓是館子，它以賣花樣繁多的點心為主，我們不是有一句話形容茶客上茶樓叫做「一盅兩件」麼，這「兩件」就是點心。這是它的另一部份。然而上茶樓也還有第三部份的東西，那就是茶客們在那裏會見他的朋友，談一些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問題，還有就是：當茶客經過一度緊張的生活以後，到這裏來休息一會，或者靜靜地思索一下自己遭遇到的問題。

自然，天天上茶樓的可能是有閒者，也可能不是有閒者，問題是看你怎樣了解茶客的生活，怎樣對待茶樓這種生活方式。在這裏，如果你每天兩飯三茶，那是很難逃避有閒者的指摘，然而據作為一個茶客的我所了解：每天依時上一次茶樓的人却不一定是有閒者，而很可能是異常忙碌的人。表面看來有些茶客是挺優閒的，頂着一籠畫眉來到，沏一盅龍井，打開當天的早報，茶客們叫這做「嘆茶」。然而看事情應該全面些，當他們吃了一盅兩件，把那籠心愛鳥兒帶回家去，便馬上到廠房、店家和寫字間，開始一天的工作了。這一點能聽到畫眉歌唱、品到好茶和吃到點心的時間就是他們享受到的生活情趣。晚上，茶樓是照例賣夜市的，茶客當中不會沒有游手好閒的人，然而更多的是在做完了一天的工作到這裏來小坐一會，讓一天消耗的體力恢復過來。在別的城市，我看到茶客們在看書、讀報，在討論以至爭辯一個問題，可以了解，他們不是為了飲茶而飲茶，而是要使得這一餐茶的內容更其豐富。在這裏，人們居住的條件太差，一家幾口一張床的人實在無法接待兩三個朋友聊聊天，於是只好上茶樓去了，至於他們談的是有益的事情還是言不及義，那就要看各人的情況了。

如同許多人一樣，長久以來我就養成了飲茶這種生活方式。飲茶的意義對於我是因了年齡和生活環境而不同的，譬如現在，我是把上茶樓作為一種生活情趣來看待的。我每天黎明即起，散一回步之後，便踏上一家常到的茶樓的頂樓去。我在擺滿了建蘭、石梅一類盆花的欄杆前坐下來，堂倌照例給我沏了一盅龍井上來；有些茶客雖然彼此並不知道姓什麼但因為朝朝相見便親切地打個招呼；不遠的橫竿上掛着的幾籠畫眉、變思和豬屎渣在歌唱得起勁。我在這個鳥語花香的環境裏打開當天的早報，一盅茶之外的兩件點心，便算是這天的早點了。看完了報，可能還要聽一回畫眉歌唱，或者欣賞一下密茂的石梅花，可是我却在同時思索着即將開始的當天的工作。之後，我便離開茶樓，回到寫字間立刻投進工作裏去了。儘管「三茶兩飯」的人在茶樓裏浪費了許多時間，可是許多人坐這麼三刻鐘對於他的身心和工作來說却有一定的意義。

從少年時代開始，我的生活就和茶樓分不開了。起先是跟着大人們去的，後來就單人匹馬上茶樓了，雖然那時不是為了享受生活的情趣而是為了吃點什麼，甚至還拿了功課到茶樓去讀。如所知道，羊城的茶樓是出名多的，在舊時代如此，今天也還是如此——雖然茶客對待茶樓的態度是根本不同了，在那裏，有些已經開設了好幾百年的茶樓一直保留到今天。我想起大觀橋畔那家據說是乾隆年間就開業的富隆茶樓。我在那些古舊的紅木雲石枱面上一次又一次地吃過它的「晝散」——一種最普及的甜點心，一九三七年秋天，戰爭降臨羊城，那一夜我愴惶出走，渡船到了白鵝潭上回首東望，羊城正在火海中，後來才知道，富隆就在那次大火中毀滅了。有一個時期，由於就讀的方便，我時常上同一地區的兩家茶樓：雲來閣和福來居。巍峨壯觀的雲來閣今天還在惠愛東路，在那些西向的藍色鏤花玻璃窗底下，在那些石山盆栽旁邊，我曾經度過多少個午晝茶市，然而就是那時候吧，雲來閣已經是上了一個世紀的老茶樓了。以後雖然離開學校了，可是雲來閣依然成了我歇脚的地方。戰爭期間有一段悠長的時間讓我想起那個城市的一切，包括了雲來閣等茶樓在內。一直到今天我對雲來閣還是那麼有感情，只要我回到那個城市去旅行，不管怎樣忙，都得抽空到那兒去「懷舊」一番。雲來閣依然是古色古香的，可是茶客的性質却已然改變了，他們不會有一個是閒人，而是在工作的間歇間到這裏來調劑一下緊張的生活。有一回，從雲來閣「懷舊」下來，順道到城隍廟裏去，我本意想看的福來居現在改名做福來食堂，自然作風也隨之改變了；三十年前，當我要吃「宴晝」時，如果不到雲來閣，就常到福來居去。福來居在城隍廟貼隣一條叫城隍里的窄巷裏，它可能是羊城最古老的茶樓，每一個老廣州都知道福來居不創業於明末也是清初，也許這很難證實，但人們都相信它有幾個世紀的歷史。那時城隍廟已經被拆了，廟裏空空洞洞的，荒涼得很，前面却擠滿了看相、解簽的江湖術士。在我懂得上福來居時它已經有點破落了，看來曾經是極講究的酸枝枱椅已顯得支離破碎，彫樑畫棟也褪色了，院子裏一個曾經養過幾百隻雀鳥的大鐵鳥籠裏長滿了青草。可以了解，福來居經過了一段悠長的日子，已經到了極其艱苦的階段了，那一副破落相就似乎是在呻吟一樣。我記得福來居的乾蒸燒賣是遠近馳名的，連大東門以至西門一帶也有人一早來品茗嚐一碟燒賣。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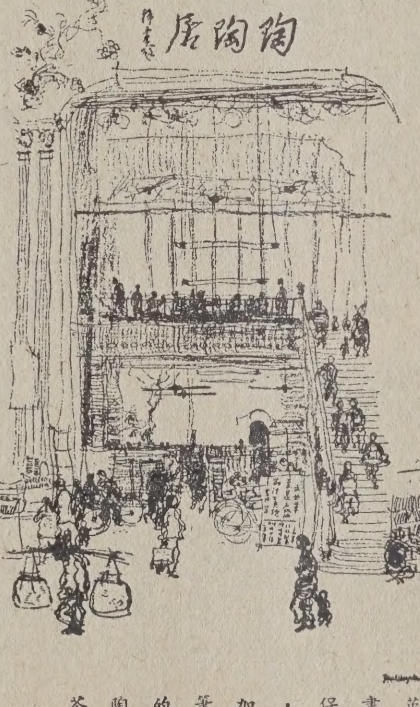
那時是飲茶當吃飯的，通常是吃一碟三分六的炒粉，但也有時吃鹹煎餅和蘿蔔糕，每次「開嚟」是不會超過四分八銀的。

不過，最令我懷念的茶樓，還是陶陶居。有兩次我回到羊城去旅行，總得找一天起個絕早，到陶陶居去嘆一回早茶。我坐在那紅木彫花鑲了藍色和綠色玻璃屏風間成的房座裏，撫摩着那些經歷了半個世紀以上的酸枝椅和雲石枱，面前是一籠熱騰騰的陶陶居早就有名的「薄皮鮮蝦餃」，呷一口壽眉，我不禁要想起這家大茶樓的滄桑。不錯，這裏有我在幾十年前就熟悉的東西，然而也有對於我是非常新鮮的東西，那就是這個時代使一家茶樓的作風完全改變了。

一提起陶陶居，我便想起羊城茶樓門面裝飾的獨特風格，這種門面裝飾，別的地方是沒有的。目前羊城保留了這種門面裝飾的茶樓還有幾家，除了陶陶居，還有占元閣、涎香、南如、惠如等等，香港的慶雲茶樓也屬於這一類；不過規模小得多。這些茶樓的門面裝飾從外表看來很像一個富麗堂皇的牌樓，房子一般是三層或四層高的，為了顯出舖面格外的壯觀和高大，門口的騎樓通常是由地面昇高至三樓，也就是說，臨街的窗戶已經是三樓了，而二樓卻是從舖面裏面上樓的——這些樓梯在門外就可以看到它包了厚厚的銅皮和擦得亮亮的銅扶手，天花板上是五彩繽紛的圖案，下面吊着輝煌的民族形式燈飾。騎樓底下是漆了朱紅色的圓柱和拱門，上面全是着了色的浮彫，這些浮彫不是藝術家用石膏翻刻的，而是民間藝人用紙筋灰塑成的，上面還塗了佛青、粉綠朱標和金色。在圓柱的空位上，有些用紙筋灰浮雕了對聯或和業務有關的句子，如「名茶美點」和「地方通爽」之類。門面的頂上也就是天台的中央照例是一塊紅地金字的浮雕字招牌，這個招牌的字是很講究的，除了寫字的人要有名氣，還要求字體具有潤氣、生氣。陶陶居那三個字是康有為寫的，雖然這三個字在幾十尺高以上，卻往往吸引了初來的茶客在門口對面的路邊慢慢欣賞一番。總而言之，整個茶樓的門面給予人們的第一印象是金碧輝煌。茶樓的門面裝飾是廣東民間藝人和「泥水佬」的創造，這種設計在廣東民間建築藝術中是較晚出現的——即比祠堂的建築裝飾要晚，然而它卻是突出的，是別具風格的。

到陶陶居去，在品茶、吃點心之前，你得先欣賞它藝術的門面。

陶陶居在半個世紀以前或者更早些就有了。那時候沒有散座，二、三樓全是房間，樓下佈置了花木、盆栽、假山和金魚，使人覺得那個環境多麼的幽雅、清涼。這是一個充滿了詩意的所在，然而它是價錢最貴的茶樓，也正因了這個原故，不久它就歇業了。我成了陶陶居的茶客還是在它改建復業以後，現在算起來也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我總覺得，不論是在房座和散座，總是有一種無限寬敞也無限舒適的感受，特別是在炎熱的夏天，坐在冰涼的酸枝椅上，景德鎮出品的茶盅放在雲石枱面上，牆壁上是字畫，而不遠的天井和樓梯卻綠樹扶疏有緻，你從心裏感覺到：這個境界多麼陰涼呀。



英國畫家保羅·荷加斯筆下的陶陶居茶樓

陶陶居的「原煲子鷄飯」是有名的。為了方便顧客，在枱子旁邊特別設計了一個放瓦煲的架子；我不知道茶樓賣原煲飯是誰創始的，不過卻可以肯定是由陶陶居推廣的。我沒有足夠的材料證明廣東茶樓、餐室的卡位——即所謂「火車座」是誰創造的，不過我敢肯定在羊城第一家設卡位的茶樓便是陶陶居。還有，陶陶居的茶客先前是現點點心的，即點即做，因為客人吃到的都是新鮮點心，自然味道就鮮美得多了——香港的陸羽茶樓下午茶市的點心也是即點即做的。

如果你二三十年前已經是陶陶居的老主顧，那麼就一定知道，這家茶樓曾經是那些不幸的女性的陷阱，是被侮辱的女性的「市塲」。當年的三樓卡座，二樓那些「霜華小院」和「濂溪精舍」的房間裏，「大葵扇」帶着一些「阿瓊」、「阿英」一類不幸的女人在穿插，在那些惡棍和「二流子」面前低下頭來，弄着衣角可是卻要公開的被戲弄、侮辱，這就是罪惡的「睇妾侍」，然而那是一種殘酷的青春的買賣，多少女性一生的幸福就在這家茶樓裏葬送了。

如果你是陶陶居的老茶客，大抵還記得，當年的二樓卡座賣藝的伶人雲集，那時有些刻薄的人並不把他們當作正常的人，而是名之曰「戲子」。原來戲班的開戲師爺是每天到這兒來享受的，那些「戲子」們便到這裏求得一兩天上台的機會，那情形也真叫人心酸，能夠吃上一碗叉燒飯的已經是萬幸了，很多只能吃一件「馬仔」或揩油「淨飲」。當年這些落魄藝人包括白駒榮、伊秋水等人在內，那時候的白駒榮甚至已經淪落為賣唱人了。

時至今日，陶陶居依然是金碧輝煌的門面，每天依然是高朋滿座，然而它的實質變了，根本上清除了那些污濁的氣氛。「睇妾侍」永遠成了這家茶樓可恥的歷史，而「霜華小院」一類的房間陳設回復了它的詩意而又風雅的氣派。當然，白駒榮和別的粵劇藝人還是照常去品茗的，地方還是一樣，然而遭遇和心境卻是那樣的不同，每一個卡座和房間他們都很熟悉，當他們撫摩着那些歷盡滄桑的枱櫈，捧着那個「焗盅」時，想起了這是舊時被奚落的地方，就不免有太多的感慨，因為這個時代對他們的愛護是歷史上任何時代都不曾有過的。

如果你和陶陶居濶別了十多年又回到那裏去品茗，可能你會驚異，有些茶客從前是看不到的，用舊時的話去形容，他們就是「滿腳牛屎」的人。這就對了，而且這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好事情。當然，當年滿腳牛屎的人不可能到陶陶居來吃它有名的蝦餃和子鷄飯，在那時來說，這是不可想像的，因為他們連褲子也穿不上；然而現在他們都有條件來了，他們不止細細的品茶、吃點心，還要點菜，還要開懷暢飲呢。這樣看來，陶陶居的生意之所以好是很自然的了

你說，這難道不是一件好事情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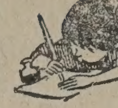
寫到這裏，天已經亮了。我又習慣了似的想起飲早茶，於是匆匆出門去，不久之後，我便坐在陸羽三樓靠鐵欄杆的那個座位上，手裏摸着一盅壽眉在看早報了。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日。

眼前風物

人力車

夏侯秋



世界上還有多少地方存在着「人力車」——即香港人所謂「手車」——這種交通工具？因爲我沒有見到什麼調査材料，所以不知道。但大致可以肯定，不多了！只要看那些美國水兵們對人力車特別有興趣，就足以知道。

人力車在北方人的口頭也叫「東洋車」，蓋因這種車子乃濫觴自日本。過去的中國，農村凋蔽，工廠也少，勞動力沒有出路，於是這種零售勞力的車子，就大行其道了。記得以前內地的城市，絕大部份有人力車；而小汽車只是高官豪門才有資格乘坐。二流以下的紳士以及醫生等，不少有私家的人力車，這種車大致是黑漆透亮，車身寬濶，一踏鈴子就「叮噹」地響；拉車的都是年輕力壯，一身漂亮的號衣，跑起來的那種氣派就不用提了。要知道，這主要是顯的車子主人的面子。至於在街頭上待僱的，普通的人力車，比較起來，從車子到人都要差得太遠。特別是拉車的，你瞧他一步一步的姿態，確乎是跑，毫不含糊。但速度呢，却和走路差不多。而且，他們的神色，也大致是那麼苦悶而沉默！當然嘍，除開生活的困難不說，單就別人在上面安坐，自己却在下面拉這一點看，同樣是人，而相差僅一元數角之間耳！到底是什麼道理，却是好生難答哩！

中、小城鎭也有人力車，但不只數量少，而且往往是從大城市中淘汰出來的。套句成語，可謂「老人破車」，在通都大邑喫不開了，只好跑小碼頭。我家鄉是個市鎭，就有十來輛這個樣子的人力車。市鎭東南西北也不過幾條街道，儘着腿走也遠得有限，所以要坐車的人實在不多。主要的僱客，大抵是病者、老人和坐船回來的歸客。記得在一條橫街上，就整天擺着兩三輛老得掉了牙的人力車。它們曾經漂亮過的車身現在都露出了斑駁的木胎；膠輪子用鐵線紥在輪框上，斷斷續續；座位的布墊也霉爛了，難看得很。拉車的老工人敞開着黑拷綢背心，挨在車把上睡覺，有時一睡就是半天。——那景象可够凄涼！

近年來，國內早就沒有人力車了，除了在博物院裏面。因爲用人來拉車，是對於人的尊嚴的侮辱。原來的人力車工人都轉業做了其他工人，許多已經有了技術。當然，現在內地是到處鬧勞動力荒，工業的發展需要大量工人，就使不取銷，也沒有誰願意拉人力車啦！

但香港仍然有人力車如故。本來，便宜的有巴士，快捷的有的士，何以人力車還有存在的餘地呢？原因有幾種。其一，是病人、婦孺、老人等有需要；其二，有些地方「巴、的」二「士」都進不去；其三，認不得路的遊客；其四，以坐過人力車爲到「東方」的標誌的水兵們。此外，還有一種人，私家車是沒有的，但坐巴士失身份，想來想去，還是人力車不失爲故舊家風的老派頭。於是乎，一出門就人力其車焉。

不久之前，有一齣日本電影「手車夫之戀」上映，聽說還不錯，我可沒有看。原因之一是沒有空，之二是對於它的宣傳方式有一種是讓市面上的人力車工人穿上寫有這個片子名稱的背心，引起了我的一些反感。雖然，這說明，此地的人力車工人生活是多麼困難，以致連這一點外快也捨不得放棄了。由此又記起最近報紙上刋載一段消息，說有個二十歲開始拉人力車，到現在已有六十多歲的老人力車工人，在街上被汽車撞傷致死，遺下一妻六兒女，住在天台上的破木屋中，無以爲生。——這種情況，相信知道的人就很有限了。如果有誰能够詳細採訪，搜集事實，進行整理加工，寫成文藝作品，其價值恐怕不在「駱駝祥子」之下。至於「手車夫之戀」之類，想難望其項背呢！

電影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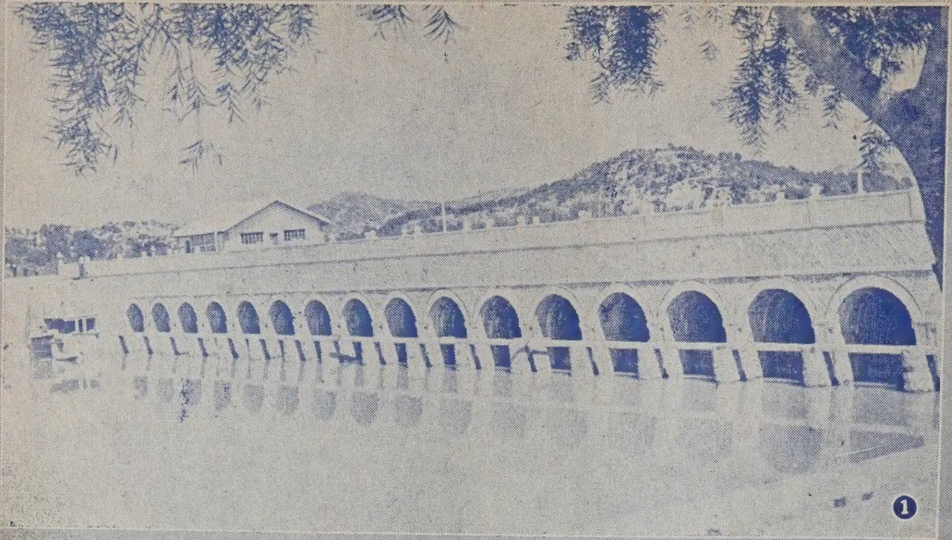
如果說，十多年來市面上哪一種行業最顯得旺盛，那麼我的一票是投到電影院業的。試計算一下，這個期間，增加了多少間電影院？不論是已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的市中心區域，或是以前還沒有電影院的偏遠角落，都建起更多的和新的電影院來。老香港還會記得，新戲院中有些是由舊戲院改建的，不僅面目一新，而且由底級的變爲一流，確乎刮目相看了。此外，銀幕的擴大，冷氣的裝設，擴音設備複雜化……在技術上的進展可謂大矣。特別是，有些新式的座椅，一座下去，墊子往前移，靠背往後欹，冷不防的，不嚇你一跳才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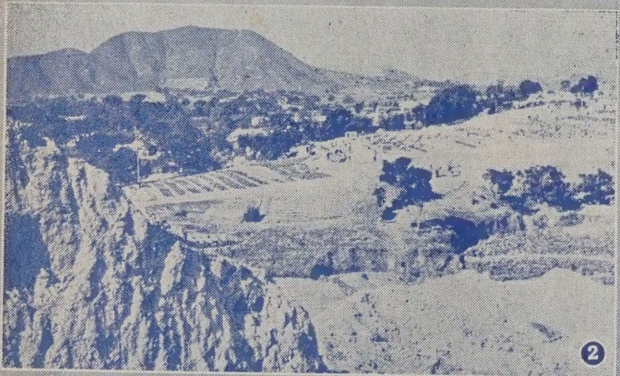
只以數量計算，電影院的增加會不如酒樓食肆之多，但是後者倒閉關門的比例更大。在市面上，常見有些鼓吹投資百萬元的高級酒家、夜總會開幕，然而三兩個月就被債主申請封閉拍賣，也是常有的事。——你有見過戲院因虧蝕而被封的麼？要說有，也只有過一間，那是東區的某二三輪影院。主要原因是位置不好，失去地利，因此被拆掉，賣去地皮。實在是條件不好，非戰之罪也。

其他的電影院，照我所知，都是大有斬獲的，做老板者笑逐顏開。何以故，道理也很簡單。試想，造出影片來的公司，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寫劇本、聘請導演、演員，租片場，進行拍攝……這一切連同冲印、剪接、印拷貝，都要先付出本錢，少個子兒也不行。搞完了之後，才向院商接洽上映日期，時間，爲了得一個「好期」，要請看試片，摸着酒杯底「斟」生意。萬一院商認爲不理想，搖兩下頭，片方就得「面靑」。可以上映了，還有規定：收入好，分賬；收入不好，包底（片公司保證戲院應有若干收入也）還隨時要割期。如此而不賺錢，豈有「天理」？——不過，這是放映國、粵語電影的戲院的情況。至於放映美國電影的，則部份受到那些荷里活大公司合約的限制，好生意的片子當然嘸啥問題，生意壞的被迫「頂硬上」，却又不是那麼完全順利呢。

但是，只看電影院的表面情況，也不能無所感。每天，當接近放映時間之前，特別是晚上的兩場，在院前就塞滿了人。有排隊輪購票子的，有鵠立呆候友人的，有坐在鐵欄杆上向來往的女人打量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有時，人行道完全阻塞，馬路因而不通。散場了，那更是人的海洋。人流湧向四面八方，帶着從電影中所得到的歡笑、哀愁、緊張、激動、讚揚、怨憤……回到城市的每個角落去。這時我就想，假如不只看成是「搖錢樹」，而且是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最有教育作用的地方，電影院的確不簡單。固然也有教導人向好爲善的一面，但近年來，十多歲就會談戀愛、鬧桃色事件的少男少女，作奸犯科，奇形怪狀的阿飛，豪奪巧取，綁票擄劫的大盜，頽唐萎靡，享樂至上的人生觀，以至幾歲之大就會持玩具手槍砰砰作殺人狀的小孩，那些不是主要來自電影院？尤其是，除了正場而外，還有十二時半的「廉價早場」或五時半的「公餘場」，兩三角錢有交易。冷氣、七彩、兩個小時的享受，孩子們吃少兩次零食就能獲得，還有什麼對社會比這更有影響的力量？——然而，在「收得」，賺錢，建更多的新戲院之餘，可有人計算一下它們的功過麼？

嶺東新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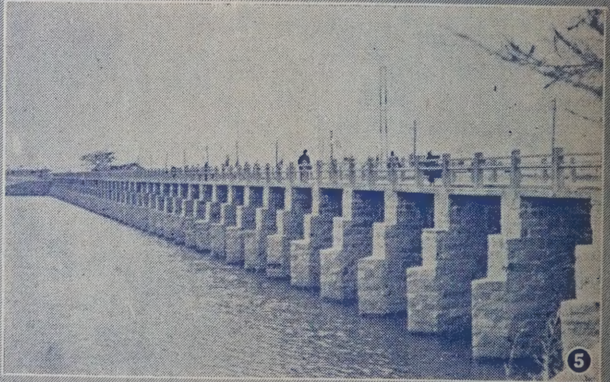




①普寧水庫水閘一角。
②普寧華僑農場，把荒山變爲農田。
③普寧水庫鳥瞰。
④風光漪麗的潮安西湖。
⑤澄海外沙橋側影。
⑥富有江南風味的潮陽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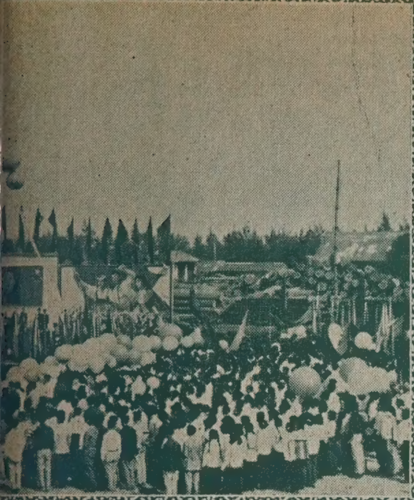
——黃培攝——













們　在

親人

①同胞們熱烈歡迎從印度尼西亞歸來的僑胞。
②圖爲黃埔港上歡迎印度尼西亞歸僑大會場面。
③一家人都回來了。
④一位歸僑被接待人員扶着走，笑得合不上嘴。
⑤護士說：「妹妹！讓我抱着妳走！」
⑥首長們與僑胞一一握手，熱情地慰問。









同　胞

迎　接

我國派往印度尼西接運僑胞回國的第一批四艘輪船（「美上美號」、「大寶康號」、「福安號」、「海皇號」於二月二十九日平安地回到了廣州黃埔港。二千一百多位印度尼西亞歸國華僑，愉快地回到了祖國溫暖的懷抱。

美麗、寬敞的黃埔港新碼頭，充滿着熱烈和歡樂的氣氛。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僑委主任廖承志，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省長陳郁，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委員會委員方方、莊希泉等親自到碼頭迎接僑胞。船慢慢靠近了，岸上幾千雙溫暖的手向着船上的親人揮舞，鑼鼓喧天、喜炮雷鳴。人們在唱着、舞着。在印尼受迫害的僑胞們受到祖國親人們熱情親切的歡迎與接待，禁不住熱淚盈眶，並縱情地高呼祖國萬歲。





福建先進歸僑和僑眷











①吳淑紗是晋江蘇厝公社的僑眷社員，十年前她靠僑匯生活，不會勞動。解放後，她看到祖國一天天富强，自已不甘落後，積極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組織「四姐妹」，帶頭耕種 5.80 畝萬斤薯試驗田，畝產超過萬斤。僑眷、歸僑紛紛向她學習。

②印尼歸僑陳鎮金（左）是漳州電機廠的革新新標兵，在技術革新運動中創造了刨磨機，工率提高三至五倍。圖爲他耐心地指導新來的學工時的情形。

③南安梅山僑眷黃秀鳳（左）是個優秀的接生員。解放後她積極參加建設工作，工作成績顯著，深得群衆普遍贊揚。

④廈門華僑服務社工作人員菲律賓歸僑黃成岸（前一人），光榮出席了全省僑眷、歸僑先進工作會議。

⑤僑眷高金表是個養猪模範，現任官橋公社埕邊生產隊集體養猪場場長。他能克服困難，終於從三頭母猪發展到目前七百多頭小猪，家禽六千多尾。

⑥馬來亞歸僑廖水來（右）是廈門市灌口公社的拖拉機手。他愛護國家財產，曾以自已身體阻擋在斜坡上因無人控制而滑下的拖拉機以致受傷。在休養期間，備獲政府的照顧和群衆的關懷。圖爲他帶傷察看拖拉機的情形。



肇慶記旅

古端民

北江大橋



回肇慶有兩條路線。一是從廣州乘搭花尾渡直達，一是在石圍塘坐廣三火車到河口，再轉駁輪或長途汽車到肇慶。對於老弱婦孺以及携帶行李多的旅客，是坐花尾渡比較合適，因為既舒服一些又不用轉折。可是對我們這些連半肩行李也沒有的單身漢，就必然選擇火車轉汽車的辦法，這樣半天時間就能到達肇慶鎮，不像坐船那麼一定要在船上呆一晚那麼乏味和浪費時間。

可是，到底下了火車，要跑去買汽車票（我憑了港澳同胞的身份證明，還得到優先購票的優待）；上了汽車，沿公路駛到北江與西江匯流處的馬房之時，又要下車過河，總不能不是件麻煩事。特別是，沿綫的農民來往要坐車的比過去多得太多了。過去農民幾曾有機會，有餘力坐火車、汽車？現在却排起長龍買火車票，沿路舉手要求中途上汽車。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交通的擠迫。這一天，從河口開往肇慶的汽車已經大開了加班，仍然供不應求。所以，當在馬房汽車過河處看見正在興建中的北江大橋時，就不禁真的悠然神往了。

北江大橋，前年我同樣經過這個地方，還未有一些影子。而現在，高高的架空電線已經從高塔上跨過北江，把兩岸連系起來，在它的下面，河水上出現了橋墩的架子，有些已達幾丈高，——這建設速度可快呵！千百年來，這裏附近的人民多麼希望有飛架江上的橋，但也一直懸為妄想。過去，商辦的廣三鐵路在原始計劃本來不是至三水而已的，可是到了北江，由於沒有力量建那麼一座大橋，只好望河興嘆；抗戰時候，日本兵到了馬房止步，有很長一段時期沒有進擾西江，也未始不是因為北江之阻呢！現在，「三茂」鐵路的建設提上了日程，北江大橋說建就建！它和也在建築中的珠江大橋（連接黃沙和石圍塘），將要建築的西江大橋（地點未詳），都是鐵路公路兩用橋，就把廣東中、西兩部分完全連絡起來了。不久之後，從廣州乘火車可以直抵肇慶、茂名以至湛江，那是多麼快意的事呵！

三輪車

汽車經過蓮塘、廣利、羅隱諸鄉，過了鼎湖名勝區，不久就可以看見七星岩，然後駛進在肇慶北郊的汽車運輸總站。這裏是西江的運輸樞紐之一，車輛來往頻繁。每天，都有汽車與四會、廣寧、三水、廣州、雲浮、新興各地來往。車站也是新建築，十分寬做。大門直對星岩風景區，使人如在畫圖之中。

車站離市區還很遠，初時一想，覺得有些奇怪：何以不設在市區之內，可以方便一些？後來向朋友了解，原來這和全面的建設有關。因為市區發展規劃，就是朝向北方。將來車站所處位置，正在新的市區之內。而且連七星岩，也包括在其中。目前，七星岩附近已建有展覽館、酒家……等，以後還要建旅店、招待所……，通過公路和建築物，就和市區打成一片。前景的美好，正未足限量呢！

正由於這樣，我一走出車站，就看到了三輪車。這又是近兩年來的新事物。以前，肇慶並沒有什麼市內交通工具，我小的時候，印象中是有過幾輛人力車，又破又爛，但後來似乎也沒有了。事實上，地方不大，交通阻塞，要這些交通工具來做什麼？也沒有誰乘坐。而現在，不僅由於來往旅客日有增加，星岩風景區遊人越來越多，同時市區的擴大、發展又愈形顯著，沒有交通工具就不成了。——三輪車，似乎是小事，但從一個地方的變化來看，也是一種標誌呢！

閱江樓

這次回到肇慶，首先就聽到了閱江樓的重建，因此也急於前往一觀。

閱江樓是城東的一所歷史性的建築物。它本來是城門的附屬建築，面對着汪洋浩蕩的西江，確實是眺望西江的好地方。但拆了城牆之後，閱江樓沒有人理會，漸趨圮廢。抗戰時期，日本飛機的一次轟炸，使它變成了瓦礫土堆。其後就荒草叢生，人跡罕至。最近，人民政府與全面建設同時，也重視古蹟名勝的恢復。於是，閱江樓就基本依照過去的規模而再加以改善，重修起來了！

當我走到樓前的時候，首先發現，在樓的四週，原來佈置成一個美麗的花園，紅花綠草，相映益美。以氣勢而論，頗有些像廣州公社烈士陵園。我正在奇怪，一進樓中，就恍然大悟了。原來這裏不只是名勝，而且更是革命的紀念地之一。一九二七大革命時期，葉挺將軍所率領的獨立團（廣州公社的主力）曾經駐在西江，就在舊閱江樓做過團本部。因此，在樓內有一個革命史蹟的展覽，其中有當時情況的概述，有當時的軍令、佈告、刊物、軍刀、軍旗、印信……等物。流覽一過，革命烈士的楷模，如在目前！站在樓上的欄杆邊，但見滔滔不盡的西江，自西而東，在前面流過。流水不停，時間也向前發展！多少城狐社鼠，曾經跳樑一時，到底都是被人民埋葬了。只有烈士遺迹，英雄氣概，才能在新社會放射出更璀燦的光輝，永遠作為鼓舞後人前進的榜樣！

新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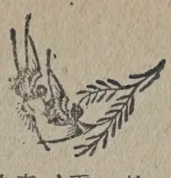
過去，作為一個當地的人，常覺得端州古城，在民初拆城建路之後，就只有日益殘舊；經過多次內戰和抗日戰爭，市區更老得可以。屋宇傾坍破裂，馬路凹凸不平，電燈有等如無，人民長年累月上下幾十級的河濱，挑又黃又濁的河水飲用。但這次回來，却印象為之一新。

道路修得平整，街巷清潔衛生，這是第一個感覺。過去為了防避火災，市內不少大大小小的水池，正是藏汚納垢、滋生蚊蠅之處。現在，不合衛生的都填掉了，成為平地或新建築物的地基。電燈，採用了新的電機，到處光明，而且，再不會被以前那架開起來就震得全城不得寧靜的老爺電機擾人清夢。盼望多時的自來水已經裝設，市民不用再喫河水！這些，都直接關係到每一個人的生活，自然也受到每一個人的讚揚！

更加突出的，是矗立着的新建築。在中心區的天寧北路，一座三層的百貨公司大樓，出售着各種各色的日用品。新的戲院，有端州戲院和肇慶戲院，規模、設備，都是新型的，加上原來的三間戲院，對於這個中型城鎮，目前是可以應付人民的需要了。雖然今後隨着文化生活的進一步豐富，可以肯定還要增加。茶樓、食堂也比過往更多，而且也是新的建築物。——這些，都只有在人民力量無比巨大的今天，才能咄嗟立就。求之過去，連夢想也不可能呢！

訪問石灘

夏蕙風



看過竹料公社之後，我們參觀公社的下一個節目，是訪問石灘。

和竹料同樣，石灘也是一個受災很重，而再建很快的地區。比起連年以來，我們在南北各省所看的許多人民公社來，竹料和石灘都有它的特點，也有它的典型性，那就是：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的偉大的精神，和確定了它優越的制度與性質。

竹料、石灘在過去悠長的歷史中，都是有名的貧瘠和多難。竹料七天小雨成潦，七天大雨成災，但是雨水稀少了，便又很快出現旱象。石灘呢，它地處三江匯流的樞紐，增江、東江以及西福河都向這裏匯集入注，一遇上游洪水泛濫，下游海潮暴漲，急流有來無歸，便使遠近百十里，化爲一片滾滾汪洋。去年六月，這裏就因爲日夜暴雨，洪水像千萬隻野獸，猛撲而來，前後左右，四際村莊概被波及，水位之高，比有史以來最高水位還高出一點八米，所有的堤圍被衝決的衝決，被淹沒的淹沒，全社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八間房屋倒塌了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六間，災情之重，是百年來所未有的。這樣的重災區，如果是在舊的年代裏，那簡直是「末日的來臨」，地黑天昏，不知要經歷多少年月，才能逐漸把災痕消滅。可是，我們早就聽說過，就在這樣災情慘重的「廢墟」上，石灘公社的社員們，緊緊依靠領導，大家齊心協力，一下子便波瀾壯濶地把「重建家園」的任務達成了，「災痕不見見新村」，這樣的一種驚人業績，驚人奇蹟是非常惹人注意的，所以一聽到要去訪問石灘，便沒有一個旅伴不爲之眉飛色舞，精神煥發。

早上，我們從廣州乘火車出發，過去我們搭廣深線火車，去去來來不知有多少回經過「石灘」車站，却從來沒去留意它，因爲這只不過是一個小站，不像石龍，名聲大，到達那裏時，停車時間又較長，也有很多吃的東西好買。可是，這一次我們却是爲了專誠訪問石灘而來的，火車進入石灘車站，大夥們便迫不及待地，爭着下車，貪婪地去四處瀏覽那兒的風光景色了。

石灘車站其實並不小，光是那個寬敞的候車室，內內外外，起碼就可以坐上百數十人。一列列的椅子，寬舒清潔，窗明廊廣，迴廊外沿欄遍植時花，坐在室裏，聽聽擴音機播出的歌曲，翻翻陳設在那裏的書報，是不會使旅客寂寞的。但現在，我們沒有這份恬靜的情緒，稍稍在那兒等候聯絡員進行佈置訪問步驟之後，我們就被帶頭的人領到火車道上，沿着軌道步行，約莫數百步，通過一座鐵路橋，拐個灣，便進入了公社的大門樓。這天早上，下過一陣不大不小的好雨，漫天還是濃厚的濕雲，這正好是下鄉旅行的良好的天氣，旅伴中有絕大多數是沒有携備雨具的，公社方面本來要給我們預備車，但車要繞公路行駛，不若由鐵路橋穿過路程較近，再說依天色看，一時也不再有雨下，於是我們決定步行。一路田塍稻隴，土膏肥腴，眼穿數十里，樹木蒼蘢，新樓櫛比，和古塔老屋相映照。這樣和平寧靜的村莊，說是不久之前，才經過一番百年未有的浩刼，誰還能够相信呢？

我們很快來到了公社的辦公大樓，大家坐下休息，又聽公社負責人熱情地向我們述說社員們當災難降臨之後，怎樣和災害作鬥爭的動人事迹。席上主人拿來敬客的，煙茶之外，有各式糖菓，還有香蕉，荔枝乾，都是一大盤一大盤地捧了出來。賓主融融洩洩，那種氣氛完全不類於在聽取一個什麼「緊張恐怖」的故事，而是在聽取一個勇敢、豪邁的英雄故事。爲什麼不是呢？打從去年六月中旬起，二十餘天的洪水爲禍，這裏的社員們，房屋有的倒塌了百分之七十，有的甚至倒塌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這樣慘重的災情，並沒有把石灘人民嚇倒，是這些英雄的人民共同發揮了公社一大二公的基本精神，發揮了農工商學兵五位一體的優越性，他們把全社的社員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搶救了人，又搶修了堤圍。在悠長的被淹二十多天中，在廣泛受災的百數十個村莊裏，他們竟然沒有讓任何一個人被洪水所吞噬。相信有人會發生這樣的疑問：在被淹期間，難道災民們沒有斷絕過糧食，一點都不受饑餓嗎？回答是響亮的：沒有。除了一個由三十多人組成的生產小隊，因爲匆忙中避災到一個小孤山上，無法及時和公社取得應有的聯絡，嘗經斷糧兩餐之外，五萬災民，再沒有一人餓過一餐。當然，要從舊社會的舊經驗出發來看問題，這是不可想像的。不可想像的事情還有的是，請你想想看；一九四六年，就在石灘毗鄰的碧江村，不也遭遇過一次不小的洪禍嗎？那時全村塌屋只不過是三百七十四間，一直要捱過三幾個年頭，才算是勉勉強強建回了五十間左右。當年，人們住茅寮，吃竹米，那苦痛，叫人回憶起來還忍不住要爲之酸鼻。可是，同是這個碧江村，去年在特大洪峯突襲之下，塌屋比諸一九四六年要多出一倍以上，却只須數個月的時間，全村就恢復了元氣，所有塌屋的人，一體遷進了新居。

碧江村如此，整個石灘公社也莫不如此，他們不但迅速解決了居住的問題，也迅速實現了「一季奪回一年糧」的豪邁的理想與計劃，短短幾個月內，一切生產都恢復了，社員們的收入從一九五八年平均每人九十五元增至一百五十六元。

口講無憑，眼見是實。我們聽完故事，就到各村去參觀新建的屋子，訪問新遷的民居。在這裏附近，一共包括有石灘、崗貝、碧江等等好幾個村莊，到處都是整齊的新屋，無論你走進那一幢，都是有廳、有房、有廚房、還有明亮的玻璃窗。它們有些是平房，也有些是雙層樓房。平房中較大部分是一廳一房，也有些是一廳二房，還有一個小小的閣樓的。地面較多是已經鋪好了磚，沒有鋪磚的也用石灰鋪得平平整整。

這都是災後重建的新屋，新屋有很大部分是朝南的，家家都很通爽風涼，也有很好的光線。廳和房都有大窗，自不在話下，便是廚房也有天窗或小小的天井可以讓你清楚地看到每一個小小的角落。建築所用磚瓦和棟樑，有一小部分用的是舊材料加工改造的，較大部分則是用了新的材料，所以一幢幢的房屋，排列在那裏，處處都在放射着一種全新的光芒。

他們的牆壁是粉白的，窗扉有絕大部份是髹上了深綠色，加上鮮紅的門聯，用彩色花布製成的門簾，有好些人家還貼上了年畫，懸掛了家人的照像，或其他美術牆飾，眞是佈置得熱鬧美觀，看來好像家家都在辦喜事，過新年一般。

這一次的新村訪問，最感覺暢快無比的，是不受訪問某一村某一家的限制，你喜歡到哪裏，百數十幢的新屋，任你自由出入，家家戶戶對你都十分歡迎，她們立刻搬出凳子請你歇脚，還會端出茶水來欵待你。有些人家，主人下地或下廠去了，老人們在敬老院，小孩子在托兒所，你會通屋找不到一個人的，但他們連大門都不用上鎖，也一樣任你自進自退，看個滿足。這裏的人家，牀蓆被褥是完全無缺的，有些還掛上了新鮮的紗帳，桌椅齊備，廚房裏的爐灶食具也一應俱全。有少數的人家還在門口培植了盆花，而所有的人家，又戶戶都有吐痰和丟棄廢物的衛生設

備，因此處處整潔得很。

看了當前這麽一種實況，我們實在無法把它同「重災區」三個字結合起來，因爲它不像，房屋的樣子不像，居民的生活不像，一切都不像是從嚴重災難中翻過身來，並且又是前後不够八九個月間事。——這就不得不使每一個人都深信不疑了，深信「災痕不見見新村」並不是一句空話，深信唯有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才能導致這麽一個驚人奇蹟的出現。

我們從許多新建的屋子裏，探訪了許多新屋的主人，這些主人中，大半是婦女，她們絕大多數都已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而且也大半脫離了文盲，她們同我們作了親切的交談，大家有個共同的認識，就是：沒有今天的政府，就沒有她們今天的生活，因而在百年未有的這次特大洪水嚴重災難之後，短短數月間即能把家園重建，使生活恢復、甚至遠遠超過災前，這樣的事情，便完全不可想像。

我們還有一個感覺，是從前接觸鄉村裏一般人家時所不曾有過的，就是家家戶戶都沒有什麽人我之別，沒有什麽門戶之區分。彼此關起門來，是各個獨立的小家庭，打開門戶來，却又是一個集體的大家庭。這裏有的是熱鬧，親炙，互相關切，互相照顧。不像從前，一門不理兩家事，毗鄰彷彿陌路人。其實，强要把他們分爲這一家那一戶是不對的，他們全村，不，全社簡直就是一家人。你不是看見嗎，他們有的人家，連家裏的一座大時鐘都搬出來懸掛在大門口，讓左隣右里大家共同使用。而且我們也見過那兒設置有收音機，大概每若干戶便有一架收聽吧？他們的文娛生活，實在也是挺不錯的。

飽看新村之後，我們被帶到田地裏去了。

我們走過一大片遼濶的田野，一望無際，都是肥潤的土地，那裏是婦女們的實驗田，到處都在忙着翻土，不錯，是翻土，可是當你稍稍注意一下時，你會發覺那裏沒有一頭耕牛，而，比耕牛更爲「龐然大物」的是鐵牛，是拖拉機，却這邊一架，那邊一架，來去如穿梭。農業生產機械化已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在祖國原野中普遍地實現了。且慢，你說拖拉機在石灘公社的大地上奔馳，請問：駕駛拖拉機的是些什麽人物？告訴你，不是彪形大漢，不是滿身幹勁的小伙子，是一些年紀輕輕的大姑娘！這裏不已說過是婦女實驗田嗎？據說，在這個大隊裏，她們的女拖拉機手，截計到現在，已有四十餘人，她們都是公社化以後，從家庭廚下解放出來的勞動力！看到她們坐在機上那糾糾雄姿，眞是叫我們旅行隊裏不少女伴爲之羨煞！何只女伴羨煞，我們一些堂堂男子漢也爲之自愧弗如呢！

看了一個全新的農村面貌，特別是重災區復原以後的全新面貌，人人興奮得全忘肚子的饑餓，但是主人沒有忘記他們殷勤的招待，在熱情的招待下，我們於是又步進了一座寬敞宏大的食堂。

食堂分樓上樓下兩層，我們在樓上，飯開十餘桌，十道菜餚，有魚有肉，有鷄，有臘鴨，還有香醇的酒。主人們殷勤勸食，一杯乾了又是一杯，把好些好酒的客人喝得面泛酡紅，醺然微醉。

這個堂食，如果搬到都市來，說它是個二等的飯館酒家，恐怕也並不過分，那裏窗戶暢開，空氣、光線都異常的通爽，大玻璃窗外有遠近風光樹木作烘托映照，樓中粉牆紅磚，點塵不染，好幾位負責招待工作的姑娘們都是白衣白帽，佩帶口罩，論衛生條件，便是香港的第一流酒家飯店也不過如此吧？

走出食堂，時間已經不早，我們必須趕路去搭回穗的火車了，主人堅要給我們預備汽車，却之不得，只好讓年紀稍大的幾位旅伴和一些女客坐上汽車迂繞公路先行，其他的隊友取了捷徑，再循鐵路橋回到了火車站。主人送客，情深誼重，不但每人都送了荔枝乾，還送了兩大桶鮮牛奶，給我們做車上的飲料。

石灘石灘！就是這麽的一個重災區，僅僅是幾個月的時間，便把面目澈底地改變過來了。我們回想着公社對重建家園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眞不免要由衷地從心底裏暗暗把他贊揚一回。

一月前後

黃茵

一個月前，我到深圳去過一趟，一個月後，我重訪深圳，雖然這中間相隔只有廿多天，可是，我所見到的變化却不少，可以說，一個月前我所見到的事物，今天差不多都換了新樣。

很巧的安排，這次到深圳去，我又是住在華僑招待所的「五」號房間，而我所睡的地方偏又是上次那個位置。然而，床和被褥却大大不同了，上次「五」號房全都是「碌架」鋪，這次呢，換過了又軟又舒服的彈弓獨睡床。而且蚊帳和枕頭都是新添的，除了牆壁和窗子是老樣子外，我實在無法找到相識的東西了。睡下來，我忍不住對同伴說：「這裏變多啦！」同伴告訴我：「這不算稀奇，還有許多大建築更叫人咋舌呢！」眞的，「變」在祖國來說，每分鐘都有着，只有不熟悉今天祖國的人，才會感到奇異。記得有一個朋友告訴我一件事：他上月到深圳去，看了三個電影，只因當時放映機和聲機有點毛病，第二天他走的時候在「意見簿」上寫了點關於放映的意見，那些意見也是他找不出別的意見來才寫下的。事情也眞巧，就在當天下午，他爲了陪一個老太婆回鄉，太晚了便留在深圳多過一夜，那晚，他又去看了一次電影，奇怪，放映機和聲機的小毛病完全沒有了，結果他看了一次「聲」「光」「戲」俱佳的電影。回來時，他激動地說：「像這樣的改良精神，能不叫人感動麽！」

上次到水庫去參觀，主壩還沒有完工，花廊和凉亭只搭了一個架，可是，這次踏入水庫的工地，我禁不住要叫了出來，二十多天前還只是出現在腦海中幻構的景物，今天居然出現在我的眼前！水庫工地上的工人們，你們的勞動多了不起呵！

上一回，我脚下踏着的是一堆堆的散土，然而，如今我却是走在一條築得又堅又牢的土壩上！前一次，我攀摸着的是一條一條竹子圍成的架子，今天，我走着的、摸到的已經是築得又精又細的花架子！只要把花放上去，這裏馬上就會成爲一條既美觀而又詩意的花廊。

噢，這就是上次看到的空地嗎？對了，可是，它現在已變成了美麗的壯觀的「瞭望台」，我，刻下不是已站在台旁環視四周的新建設麽？不要懷疑自已在做夢，因爲一天等如廿年呀。

從深圳戲院看完粵劇出來，踏上回華僑招待所的「巴士」，忽然，站在前面有一個熟悉的人影，一下子，我便想起來了，他，對了，他是深圳水庫工地的負責人，上次我們到參觀水庫，就是他作報告的，雖然我沒記起他的名字，但，他的臉孔和他的笑容却給我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非常風趣的人，個子雖不大，可做了不少偉大的事！他的報告給我印象難忘，通過他純熟、爽朗、明快、風趣的語言和神態，把他日的神化境界——深圳水庫講得萬分動人。是他——一個衣着樸素，態度誠懇的建設英雄，使萬萬千千到水庫去參觀的華僑對水庫有了深刻的了解！是他，使我們想起了祖國還有那些計算不出的英雄建設者！是他們，使祖國一天天的强大、壯茁！

翌日早晨，我們坐在水庫的接待處聽報告，就是那位熟悉的人影站在大家的前面說話。雖然相隔一月不見，但他的精神、談鋒、動作依然沒有絲毫改變，所改變的就是他比上次講得更風趣、動人！

晉唐宋元名畫集册

——現存台灣國寶一斑

朱省齋

現存台灣的國寶，十九是昔日北京故宮博物院中的珍藏，種類繁多，不勝縷述。其中僅以最有價值的書畫一項而言，總數就共有四千六百四十八件之多，餘可想見。

我們如果不談法書，祇以名畫一門來講，看了去年台灣影印的「故宮名畫三百種」和北京出版的「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兩書，也就可以窺見其全部內容之如何精采及名貴了。

可是，上述兩書中所影印的，有很多名迹過去早已一再影印而為世人所熟知，多實際上還有很多名迹不但未經影印，並且從未宣揚，而為世間大多數人所未嘗或聞的：如歷代名繪集珍數十冊，即其一例。

如果要將這數十冊的歷代名繪集珍一一加以詳述，為篇幅所限，似乎也不是一件可能的事；無已，我祇能挑選其中晉唐宋元的名繪集錦十六冊向讀者作為象徵式的簡介，所謂管中窺豹，不過畧見一斑而已。

一、名繪集珍（甲冊）

冊共十六幅，絹本，見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著錄。內容如下：（一）顧愷之洛神圖（二）展子虔授經圖（三）韓幹牧馬圖（四）周昉士女吟詩圖（五）戴嵩乳牛圖（六）胡瓌出獵圖（七）黃筌雪竹文禽圖（八）黃居寀竹石錦鳩圖（九）李迪春潮帶雨圖（一〇）李安忠野菊秋鶉圖（一一）吳炳嘉禾草蟲圖（一二）劉松年天女獻花圖（一三）馬遠山徑春行圖（一四）馬麟芳春雨霽圖（一五）夏珪松厓客話圖（一六）陳居中平原射鹿圖。

省齋案：這一本冊子裏的韓幹牧馬圖，其影印本最近曾見「故宮名畫三百種」及「故宮博物院所藏中國歷代名畫集」二書，為全世界所公認的韓畫唯一眞蹟。還有馬遠山徑春行及夏珪松厓客話二圖，亦經影印公世，併見前期本刊（四卷四期）拙作「讀中國歷代名畫集」一文；可惜更古的顧愷之洛神圖及展子虔授經圖，尚未見其影印本耳。



唐・韓幹：牧馬圖

二、墨林拔萃

冊共八幅，第一幅絹本，第二幅絹本，第三幅絹本，第四幅絹本；第五幅紙本，第六幅紙本，第七幅紙本，第八幅紙本。見石渠寶笈續篇重華宮著錄。內容如下：（一）鄭法士讀碑圖（二）韋偃雙騎圖（三）戴嶧逸牛圖（四）張萱明皇合樂圖（五）黃齊烟雨圖（六）趙孟堅歲寒三友圖（七）曹知白遠山疎樹圖（八）方從義惠山行舟圖。

這一本冊子裏的鄭法士讀碑圖及戴嶧逸牛圖，俱併見宣和畫譜著錄，名貴可想。

三、名繪集珍（乙冊）

冊共十四幅，絹本，內容如下：（一）閻立德問道圖（二）關仝待渡圖（三）周文矩按樂圖（四）巨然杖藜秋爽圖（五）范寬寒江釣雪圖（六）郭宗恕江閣飛鴻圖（七）李唐仙巖采藥圖（八）燕文貴訪戴圖（九）王詵仙境圖（一〇）趙令穰柳亭行旅圖（一一）趙伯駒松齋遲客圖（一二）馬和之江聲草閣圖（一三）夏珪觀瀑圖（一四）錢選珍果圖。

四、名畫集眞

冊共九幅，一至八幅絹本，第九幅為緙絲，見石渠寶笈三編延春閣著錄。內容如下：（一）宋高宗蓬窗睡起圖（二）胡瓌回獵圖（三）李贊華射騎圖（四）李贊華番騎出獵圖（五）趙伯駒江樓臥雪圖（六）馬遠曉雪山行圖（七）馬遠松泉雙鳥圖（八）馬麟暮雪寒禽圖（九）宋緙絲仙山樓閣圖。

圖畫見聞志載，後唐長興三年，李贊華契丹天皇王之弟，本名突欲，投歸中國，明宗賜姓李氏，名贊華云。又此冊石渠寶笈著錄標籤為「五代宋人集繪」。

五、唐宋名績

冊共十幅，絹本，見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著錄。內容如下：（一）關仝兩峰插雲圖（二）李升岳陽樓圖（三）李成捕魚圖（四）高克明秋林水鳥圖（五）蘇漢臣貨郎圖（六）劉松年松下納涼圖（七）馬遠秋山羣雁圖（八）馬遠松風樓觀圖（九）陳居中平原試馬圖（一〇）惠崇春湖放鴨圖。

六、歷朝畫幅集冊

冊共六幅，第一幅絹本，第二幅絹本，第三幅絹本，第四幅絹本，第五幅紙本，第六幅紙本，見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著錄。內容如下：（一）李成瑤峰琪樹圖（二）惠崇秋浦雙鴛圖（三）馬麟暗香疎影圖（四）林椿花木珍禽圖（五

）周位淵明逸致圖（六）錢選野芳拳石圖。

這一本冊子裏的惠崇秋浦雙鴛圖、馬麟暗香疏影圖、周位淵明逸致圖、錢選野芳拳石圖，以前都曾經「故宮週刊」和「故宮書畫錄」等刊物影印出來，爲世人所共見的了。

七、名畫薈萃

冊共八幅，紙本，見石渠寶笈初編重華宮著錄。內容如下：

（一）李成林亭圖（二）梁楷山陰書箑圖（三）吳鎭疏林遠山圖（四）王蒙花溪書屋圖（五）黃公望山水（六）黃公望山水（七）王紱林亭圖（八）陳貞素樹石圖。

這一本冊子裏的梁楷山陰書箑圖亦已經「故宮週刊」等書影印。

八、唐宋元畫集錦

冊共十八幅，絹本，見石渠寶笈續編養心殿著錄。內容如下：

（一）李昭道連昌宮圖（二）徐熙離支伯趙圖（三）黃筌秋江芙蓉圖（四）趙昌海棠蠟嘴圖（五）崔慤杞實鶺鴒圖（六）艾宣霜蘆山雀圖（七）張敦禮荷亭消夏圖（八）李唐竹閣延賓圖（九）朱光普柳風水榭圖（一〇）李廸紫薇戴勝圖（一一）蘇漢臣蹴塲叢戲圖（一二）馬世榮仙巖猿鹿圖（一三）劉松年松陰道古圖（一四）馬麟芙蓉翠羽圖（一五）陳居中秋原獵騎圖（一六）魯宗貴買春梅苑圖（一七）錢選畫眉清篠圖（一八）唐棣清溪漁樂圖。

九、藝苑藏眞（上下兩冊）

上冊共十二幅，絹本；下冊共十一幅，除第十一幅爲紙本外，餘均爲絹本。見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著錄。內容如下：

（一）宋徽宗栗蓬秋綻圖（二）周文矩水樹看梟圖（三）黃筌蘋婆山鳥圖（四）郭忠恕蘭亭禊飲圖（五）徐崇嗣枇杷綬帶圖（六）易元吉喬柯猿挂圖（七）張敦禮閒庭蹴踘圖（八）趙伯驌風簷展卷圖（九）馬和之柳塘鴛戲圖（一〇）李唐坐石看雲圖（一一）李廸穀豐安樂圖（一二）林椿秋晴叢菊圖（一三）林椿山榛霽雪圖（一四）劉松年茗園睹市圖（一五）李嵩松塢延賓圖（一六）馬遠河干虛閣圖（一七）馬遠柳汀放棹圖（一八）馬麟臨溪放龜圖（一九）魯宗貴蜀葵引蝶圖（二〇）牟益茸坡促織圖（二一）惠崇秋野盤雕圖（二二）錢選秋芳鳥語圖（二三）王振鵬仙閣凌虛圖。

十、宋元名繪

冊共十六幅，第一幅緙絲，餘皆絹本，見石渠寶笈三編鳳麟洲著錄。內容如下：

（一）宋緙絲芝蘭獻瑞圖（二）郭忠恕孟母三遷圖（三）黃筌紅葉幽禽圖（四）黃筌桃花山鳥圖（五）趙昌櫻花山鳥圖（六）易元吉猿鹿圖（七）崔白四瑞圖（八）王詵繡櫳曉鏡圖（九）李迪禽浴圖（一〇）李迪清風雙鶴圖（一一）劉松年松陰讀易圖（一二）夏珪秋林高士圖（一三）梁楷論道圖（一四）惠崇寒林鴛鳥圖（一五）趙孟頫進馬圖（一六）盛懋松梅仕女圖。

十一、宋人合璧畫冊

冊共八幅，絹本，見石渠寶笈續編御書房著錄。內容如下：

（一）郭忠恕宮中行樂圖（二）燕文貴奇峰萬木圖（三）趙士雷荷亭消夏圖（四）趙伯駒柳陰待琴圖（五）李唐策杖探梅圖（六）林椿杏花春鳥圖（七）李嵩松風高臥圖（八）陳居中平皋拊馬圖。

十二、宋元集繪

冊共二十六幅，絹本，見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著錄。內容如下：

（一）宋緙絲翠羽秋荷（二）趙令穰橙黃橘綠（三）黃筌嘉穗珍禽（四）趙昌寫生杏花（五）徐熙寫生梔子（六）唐希雅古木錦鳩（七）艾宣寫生鷺粟（八）惠崇秋渚文禽（九）馮大有太液荷風（一〇）梁楷芙蓉水鳥（一一）毛益紅蓼雙鳧（一二）林椿寫生海棠（一三）韓祐螽斯綿瓞（一四）李廸秋卉草蟲（一五）王定國雪景寒禽（一六）李安忠野卉秋鶉（一七）吳柄榴開見子（一八）衛昇寫生紫薇（一九）樓觀霜林嘉實（二〇）馬遠春叢文蝶（二一）馬遠梅竹山雉（二二）李德茂蘆洲蜂蝶（二三）林椿寫生玉簪（二四）李東寫生秋葵（二五）牟仲甫松芝羣鹿（二六）許迪野蔬草蟲。

十三、煙雲集繪

冊共十六幅，第五第十兩幅紙本，餘均絹本，見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著錄。內容如下：

（一）宋徽宗翠鑿紅橋圖（二）宋徽宗海鮮貫竹圖（三）趙伯駒仙山樓閣圖（四）趙伯駒水閣彈碁圖（五）畢良史溪橋策杖圖（六）李唐山徑休犍圖（七）蘇漢臣雜技戲孩圖（八）劉松年列子御風圖（九）劉松年柳閣幽談圖（一〇）張茂蓮葉水禽圖（一一）李嵩天中水戲圖（一二）李嵩朝回環珮圖（一三）馬遠松下繁梅圖（一四）馬遠剡溪訪戴圖（一五）馬遠紫瓊深艷圖（一六）馬遠棠枝瘞鳳圖。

石渠寶笈著錄之煙雲集繪原有四冊，本冊爲第三冊。據筆者所知，第一第二兩冊現爲上海博物館所收藏，第四冊十年前流在香港（余曾親見），後經古董商零拆出賣，早已分散云。

十四、集古名繪

冊共二十幅，絹本，見石渠寶笈三編圓明園清暉閣著錄。內容如下：

（一）宋徽宗溪山晚釣圖（二）燕文貴雪溪乘興圖（三）燕肅寒浦漁罾圖（四）高克明松岫漁村圖（五）宋迪溪山平遠圖（六）王詵傑閣嬰春圖（七）夏珪松麓看雲圖（八）廉孚秋山煙靄圖（九）李唐大江浮玉圖（一〇）蕭照關山行旅圖（一一）朱銳雪澗盤車圖（一二）劉松年柳橋虛榭圖（一三）李嵩春江泛棹圖（一四）馬遠香林積玉圖（一五）夏森飛閣觀濤圖（一六）高克恭夏山過雨圖（一七）錢選招凉仕女圖（一八）唐棣雲浦拏舟圖（一九）吳鎭烟汀雨渡圖（二〇）王冕幽谷先春圖。

十五、宋人集繪

冊共八幅，絹本，見石渠寶笈三編乾清宮著錄。內容如下：

（一）趙伯駒瓊樓懸瀑圖（二）朱銳山閣晴嵐圖（三）閻次平鏡湖歸棹圖（四）馬遠松壑觀泉圖（五）祝次仲蒼磯清樾圖（六）馬遠水村清夏圖（七）吳俊臣洛水凌波圖（八）馬永忠水樹荷香圖。

十六、紈扇畫冊

冊共九幅，絹本，見石渠寶笈初編重華宮著錄。內容如下：

（一）李嵩月夜看潮圖（二）馬麟秉燭夜遊圖（三）李安忠竹鳩圖（四）無欵牧童橫笛圖（五）林椿橙黃橘綠圖（六）柯九思竹石圖（七）盛懋村家藝事圖（八）盛懋秋溪釣艇圖（九）曹妙清折枝花卉圖。

此冊中第一幅李嵩月夜看潮圖，其影印本亦曾于本刊前期（四卷四期）拙作「讀中國歷代名畫集」一文中刊出，讀者可以參閱。

以上所述，誠如前云不過畧選其一小部份而已；此外如宋元無欵以及明清諸家的集冊，爲數更多，不勝枚舉。筆者本文之旨，僅在使讀者知道現存台灣國寶之富，有非筆墨所能盡述者。際此如許國寶，即將運美「長期展覽」聲中，儻能以區區此文而引起國人的普遍注意及警覺，則幸甚矣。

由鼠年談鼠患

史民

從鼠年談起

我國自古即用天干地支以記年月，拿天干配地支，六十年而一輪轉，始於甲子，終於癸亥。而十二地支都有肖屬，子肖鼠，丑肖牛，寅肖虎，卯肖兎，辰肖龍，巳肖蛇，午肖馬，未肖羊，申肖猴，酉肖鷄，戌肖狗，亥肖猪。論序屬，昨年已亥，是猪年，今年庚子，應該是鼠年。

鼠年顧名思義是鼠輩大出風頭之年，趁此時機，談談牠們的種種，倒不失爲一樁有趣的事。

「老鼠過街，人人喊打」

一提起老鼠，人們就自然地想起「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句話。是的，當人們看見老鼠的時候，不論牠是否過街，都是追前去打的，雖然未必能夠打到。

人們是這樣地憎恨老鼠，不容牠稍一露面，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多少個夜晚，當我熟睡的時候，忽然被一種異樣的聲音吵醒，朦朧中我不知是什麼，轉了一個身便又睡着了。但不久，這聲音又響起來，這時，我不免一驚，因爲在我們居住着的這個城市，鼠竊狗偷之輩常常在這個時候出來活動，莫不是他們的光顧到我的家裏來嗎？我不敢睡了，事實上睡意也被可怕的想像趕跑了。我睜大了眼睛，側耳靜聽，「嘞嘞嘞嘞」之聲繼續響着，我故意咳了一聲嗽，這聲音停一會兒又響起來，我又敲了敲床沿，這聲音還是繼續不斷的響着。此刻，我知道是什麼了，原來是老鼠咬物的聲音呀！於是，我連忙開着電燈，一骨碌從床上爬起來，隨手拿起一隻拖鞋便去尋覓鼠踪，但是這狡猾的傢伙却不知躲到那裏去，總是找不到牠。你是知道的，一個人在熟睡中被吵醒，不可能一下子就睡着，也極有可能再睡不着覺，我每次被老鼠吵醒之後，都是睜大了眼睛到天明。明天起來一看，不是家具被咬壞，就是衣服、書籍被咬破，人的精神也受到損失，工作起來不免打折扣。你說，老鼠之爲害，該憎不該憎？

又是多少個夜晚，說起來那是十多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時我還是個小孩子，生活在鄉下，每年稻熟的時候，我都幫助媽媽去收割，把收割回來晒乾的谷子，放置在一個小房間裏。我就睡在這個小房間的隔壁，然而這時候最不好睡，幾乎每晚都聽到老鼠的「吱吱」叫聲，有時被牠吵醒，有時實在太眼睏了，就蒙着頭又睡着了。可是，明天起來一看，房間裏竟滿地都是谷殼，我們辛辛苦苦得來的糧食，竟被牠偷吃了不少。你說，老鼠可恨不可恨？

我說的是我個人和我家庭中的事，但是這樣的事情，却在每個人每個家庭中都可以遇到。這樣看來，老鼠之爲害，決不僅僅限於某人某戶，牠是無人不害，無戶不害的。而且，牠的爲害，也不僅僅限於把人吵醒，咬壞人們的家具衣服，偷吃人們的糧食那麼簡單，牠還會到處爲害，給人類帶來無窮無盡的禍患。

爲害全世界

且看看下面的事實：

在印度，據印度農業部的統計，全印度大約有老鼠二十四億隻，約等於印度人口的六倍。（根據一九五一年的普查數字，印度人口約三億五千七百萬人。）這些老鼠，每年要吃掉糧食二百六十萬噸。特別是阿薩密邦魯舍山區近一千平方里的地方，鼠患尤爲嚴重，在去年十二月間，所有的莊稼，都被食殆盡，使當地人處於饑餓的邊緣。

在緬甸，也有同樣的情況。據今年一月間的消息，緬甸整個西部地區有饑荒之處，因爲老鼠正大舉侵襲，毀壞着所有的農作物。緬甸政府特爲此事於一月十五日在仰光開會討論，以挽救那邊的嚴重情況，並開始把大米賑給饑饉的居民，可是老鼠要與饑民爭食，也在搶奪這些存米。

在菲律賓，數萬隻老鼠於去年三月間圍攻地色省的森波加鎮，使得鎮上糧食飛漲，許多人處於「饑餓狀態」。而且，由於鼠患猖獗的結果，稻谷的收穫也無望了。同時，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州政府數年來一直展開滅鼠運動，可是狡猾的老鼠常常和政府捉迷藏，這裏不見，那裏又出來了。

在日本，據東京衛生局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估計，東京市共有老鼠一億五千萬隻，約爲東京人口的十六倍，而這些老鼠，多是棲息於下水道中的，因之使衛生局傷透腦筋，又備受指責。「日本時報」就爲此事發表一篇社論說：「聞悉這個過度成長的城市缺乏下水道：使我們不能不這樣臆測：像倫敦、巴黎和紐約那些都市，一定有多好幾倍的下水道老鼠了。：我們是否打斷那些申訴有關缺乏現代化下水道的念頭，並且想到每多一尺新的下水管，就等於有更多的老鼠呢？不，我們仍然要求有更多的下水道。」同時，今年二月間在日本中部產米區的秋田縣，還發生老鼠吃人的事。被吃的是一個五個月大的嬰兒。

在法國，單是巴黎一地，就有老鼠六百萬隻，約等於巴黎人口的一倍，那是巴黎警方於去年四月六日至十三日舉行滅鼠週時說的。

在美國，最近雖然沒有統計出有多少老鼠，但有人估計，美國每年因老鼠所遭受的損失，最少有二十五億美元。

地球上，從東到西，都有鼠患；因了鼠患，使一個政府要開會討論，謀求對策，使一張報紙要發表社論，呼籲當局修建現代化的下水道，不使鼠類潛藏其間。鼠患之嚴重，於此可見一斑了。

疾病的傳播者

然而，老鼠之爲害，還不止此，牠且能傳播疾病呢！

北京的兩個庚子年

梁君

一九六〇年是一個富有意義的年份。這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開始。按中國的古老傳統，是二十世紀「花甲重逢」了。提起「花甲」，那對五六十歲以上的人，更不免引起一些回憶。一九六〇年，庚子，這是一個大有希望的庚子年。但是，前一個庚子——一九〇〇年却帶來悲慘的回憶。

就以北京城來說吧。那個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義和團失敗了。八國聯軍攻佔了北京城。翌年辛丑，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它給北京的城市面貌也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北京城中心的一大片土地被劃爲「使館區」，築起了小城牆。小城牆外還拆除了所有房屋，留出約一百米寬的所謂「保衛界」。這個喧賓奪主的「使館區」就成了後來的太上「京師」。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才算收了回來。

這個「花甲」的頭十一年和後十一年成了一個巧合的、但富有意義的對比。頭上的十一年——一九〇〇到一九一一年是滿清皇朝的最後的十一年。在那前頭的十一年中，北京城除了幾條碎石馬路，安裝了少數電燈、自來水、電話之外，毫無建樹。在使館區內却迅速地蓋起了許多氣勢兇兇的使館、兵營和銀行大樓。除此而外，北京城還是像四五百年以來的樣子，沒有什麼改變。

一九一一到一九四八這三十八年中，北京變成了羣魔亂舞的舞台。從袁世凱數

大家都知道，老鼠的身上帶有跳蚤，而這些跳蚤，又是到處亂跳的。如果有一只跳蚤從帶有病原體的老鼠身上跳到人的身上，就能把疾病傳給人類，即使沒有跳蚤作媒介，人要是接觸到了病鼠或是與病鼠有關的物體，也能傳染疾病。老鼠傳染的疾病，根據科學家研究的結果，有下列幾種：鼠疫、恙蟲病、地方性斑疹傷寒、鈎端螺旋體病、森林腦炎、野兎熱、蜱傳性迴歸熱、流行性出血熱、血吸蟲病等等。鼠疫是其中的最厲害者，爲嚴重的傳染病之一，病死率也很高，在大流行時期，會有成千上萬的人死亡。我們常見有人把打死的老鼠，隨便拋擲在街頭，人們打從那裏經過，或是踐踏在牠的身上走過，有的小孩子甚而至拿牠來玩，實在是很危險的一件事。能防止就最好。

通鼠語的鍾學禮

由於老鼠有那麽大的害處，人們自然地時刻想辦法捕捉牠、消滅牠。可是長久以來，只是個別人們和個別家庭的捕捉而已，從來沒有展開過大規模的滅鼠運動，這邊打，牠就逃到那邊去，那邊打，牠又逃回這邊來，仍然優哉悠哉的在我們的住屋和稻田裏養兒育女，傳宗接代。

直到前兩年，那些可愛的人們，不論男女，無分老幼，齊心合力清潔衛生，消除四害，老鼠才眞正的遭到了厄運，被人們趕得走投無路，無處容身，捉的捉，殺的殺。在消除四害運動中，出現了不少奇才異能之士。滅鼠方面，有一個懂鼠語的鍾學禮，他能識別什麽是老鼠約伴的聲音，什麽是老鼠爭食的聲音，什麽是老鼠發現「敵人」的聲音，並且學會這種聲音，把老鼠「請」出洞來，加以捕殺之。僅僅幾個月時間內，他就捕殺了幾百隻老鼠。我眞佩服那些大膽、敢想、敢做的人們，是他們在移風易俗，把環境改變過來；我也眞羨慕那些生活在新天地裏的人們，不必就心在半夜裏被異樣的聲音吵醒。只可惜我沒有機會回去看看，但我相信，要是這時候我回到了家，晚上仍然睡在往時那張小木板床上，我是大可以一覺睡到天明的。

一年繁殖八百隻

然而此刻，我正生活在一個多鼠的城市，我不能不回到現實中來。現在，在我的書桌旁邊，又有兩隻小老鼠走過去了。一個月前，我清理床底的時候，在垃圾堆中剛捉到一窩七隻還未長毛，開眼的幼鼠，而今又有一窩小鼠走出來了，雖然這窩小鼠不一定是同一隻母鼠生的，但老鼠繁殖力強，早已爲動物學家證明了。

根據實驗的結果，大多數鼠類一年可以繁殖好幾次（一般是二到四次），有些鼠類甚至在產仔之後馬上又可以交尾懷胎，每次產仔四到七隻，多的可達十二到十三隻。普通一對褐家鼠，一年可繁殖到八百隻。

當然，在自然條件之下，由於人的防制、捕殺和受不良條件的影響，以及各種傳染病的侵襲，實際上一對老鼠的繁殖，不可能每年達到八百隻如此高的數字。但老鼠繁殖力之強，卻是無可懷疑的。

有人估計過，世界上的老鼠，單是我們常見的家鼠就有全部人口那麽多，如果再加上野鼠和其他的老鼠，則要大大超過於人口了。



老鼠同狗交上了朋友

老鼠的種類和習性

老鼠的種類很多，我國大約有一百三十種左右。生活在人家住屋裏的，一般都叫做家鼠；生活在田野裏的，一般都叫做野鼠。家鼠之中，可分褐家鼠（又稱大家鼠、溝鼠）、黃胸鼠（又稱屋頂鼠）、鼷鼠（又稱小家鼠）等幾種；野鼠之中，可分黃鼠（又稱豆觸子、大眼賊）、小倉鼠（又稱大腮鼠）、黑線鼠、鼷鼠、沙土鼠（生活在沙漠地帶）、鳴鼠、羅賽鼠、絨背小田鼠、土撥鼠（又稱旱獺）等多種。

儘管老鼠的種類不同，牠們的生活習性一般都是具有警覺性高、適應性強、敏捷靈活、胆子很小和晝伏夜出等特點的。牠們出洞之前，必定派偵察先行，看看週圍的動靜，沒發現危險，牠們才發出叫聲叫同伴出來。牠們出來之後，又喜歡靠牆或穿夾壁行走。所以，我們捕鼠，在這兩處地方放置工具，多半是不會一走鷄」的。

如果環境許可，而你又認爲有這種必要，在你的家裏放置多幾個捕鼠工具吧！把這些偷糧賊和疾病的傳播者消滅掉，總是好事！人們也會感謝你的！

起的一個個軍閥、政客、漢奸、賣國賊等等輪流上台，又被攆下去；其間還夾上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八年的日本帝國主義霸佔時期。在這三十八年期間，雖然修了幾條柏油路，幾條電車道，雖然蓋了少數比較像樣的房子，雖然日本侵略者也企圖在西郊開闢一個所謂「新北京」，北京的面貌還是基本上沒有改變。

北京的新生命是在這「花甲」的最後十一年開始的。一九四九年，窒息了幾百年的一百多萬北京市民第一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成爲城市的主人。北京的城市面貌也迅速地轉變。在一九四九年一年中，就清除了城區六百年來積下的約一百萬噸垃圾和糞便，拆除大片破爛棚戶，蓋起了簡易住宅，大大改善了城市衛生環境。以後，先後在城裏建立不少美麗的公園。城區的馬路加寬，路面改善；幾百公里的郊區公路伸向四方。幾百公里的下水道敷設起來，自來水也很快地通到每條街巷。許多阻碍城市交通和城市發展的牌坊、門樓、城墻等也已被拆除或開始拆除了。

一九五三年起，北京開始了大規模的建築活動。東、西、南、北郊迅速改變了面貌，大量的工廠、學校建立起來了，更不用說無數的機關、醫院、劇場、影院、禮堂、住宅、商店。到一九五七年底，北京新建的房屋面積就已超過了過去六百年積累留存下來面積的總和了。

一九五九年，天安門廣場和人民大會堂、革命與歷史博物館、工人體育場等：：大建築在短短一年內全部建成，這是北京城建築領域中的一個特大進展。

在迎接一九六〇年的時候，許多新的重要建築工程已經開始了。今後幾年中，北京的城市面貌將要更快地、更廣泛地、更徹底地改變。北京將成爲一個崇樓高閣，通衢廣濶，綠樹成蔭，百花繽紛的明朗、活潑、開敞、美麗的城市。

園林化的冠山

羅漫



汽車穿過外砂公社冠山大隊的田隴，我們參觀的人便下車沿着新修起來的平坦公路緩步而行，展現在眼底的是一片青葱翠綠廣濶的田野，陌上整整齊齊的揷着一支支的木牌，但它寫的不是指路或標界，而是一篇篇歌頌人民公社，叙述將來農村遠景，說明如何利用田畝種植多種作物的詩篇；我隨手抄下一首田間詩

荷蘭仲滕勢似龍，
風送蝶花香氣生；
蘿蔔承露白帶翠，
上下佳實雙收成。

這首詩是寫在一支揷在荷蘭豆和蘿蔔同種在一起的田梗上的，荷蘭豆藤蜿延在小竹枝上，風吹動着它的觸鬚身兒搖幌幌，眞似一條青色的遊龍在翻動，種在它下面的蘿蔔葉子青葱含露，大大的白蘿蔔半個凸在泥土之上，雪皓如霜，青白相襯，正絕妙的一貼合意境，因此這首詩既是寫情亦說明一種新的耕作方法，和對農田的利用。

沿着公路兩邊是兩條新修的水道，水清碧綠，風吹的波紋蕩漾，道邊用竹枝灣子豎起扎成一個弧形，水中幾隻肥白的鴨子自由自在的浮游，有幾隻則在道邊把頭揷進羽毛裏，做着甜蜜的夢，風景恬靜而悠美，用竹枝支起的弧形架子是準備來作爲瓜類作物用的棚子。瓜形需要多水份，而把它種在水道邊正適合於它的自然生長條件。當夏天到來綠葉成蔭遮蓋水面，在一片濃陰下垂吊着沉甸甸金黃白碧的瓜寶，一瓜兒低低的將與汪汪的波紋接吻。水中游魚穿梭，這情景就如杭州西湖的「花港觀魚」，但花港觀魚雖美，可是它全國只有一處，而全國農村實行園林化之後，却有千千萬萬個了，這是前者不可企及的。向來被認爲是單調的農村生活，不久亦將變成詩情畫意的勝地。園林化不只是使枯寂的農村生活走向悠美抒情的大園林，而且他可以種着四季不同的植物，而排灌分工，使田野變成四季常青的植物園。離公路不遠我們可見到有亭台幾座，飛檐畫角，綠瓦朱樑，台中設有枱椅，亭子周圍設有古意盎然，而民族風格濃厚的欄杆，工砌花圃，擺設盆景，時花，陳列着公社發展模型，我初時不知這是什麼地方，原來是田間俱樂部。

對於這些新變化，這些來自農村的風雅玩意，正在大大引起我們的興趣，突然公路邊的遠處一隊羅鼓喧天震響，嗩吶奏着一種高亢而又熱烈的音調，這是潮州音樂中喜慶時常用的大鑼鼓，它熱烈歡樂而又激情，一聽就感到幸福，大鑼鼓隊除了吹嗩吶的是男人之外，其餘的都是年輕的姑娘，甚至那個千變萬化指揮全隊大鼓手亦是一個帶着紅領巾的姑娘，我確有點不相信，像這樣的女孩子竟會奏出這樣複雜、雄渾歡樂的潮樂，確是異乎尋常的舉動，使我想起過去她們的地位，女人過去在社會上不只沒有地位，而且連自己的名字一出嫁之後便變成夫家的姓再加自己的姓再加個「氏」字，眞是連想亦不會想到的婦女會演奏大鑼鼓的。今天農村婦女不只是賢妻良母而且還是生產的能手，在公路邊的水田邊每坵均有標籤寫明每畝的年產和誰人負責耕作，我所看到的一般都是年產一千斤到一千五百斤的，但其中有一塊田耕作得十分精細，水汪汪坭土黑油油的像黑豆沙一樣的，一看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塊下過很大功夫的沃地，我仔細近前一看，果然牌上寫着指標二千斤，而又大大的寫着幾個字，婦女試驗田，而且連耕作者六人的姓名都寫在牌上，有人把今天的女人形容爲穆桂英，我却覺得今天的婦女不止是穆桂英而且亦是樊梨花，樊梨花不止有勇、有謀而且十八般武藝，周身法寶衝鋒陷陣，使人敬畏，就是男人亦自嘆不如，過去人們用「弱者就是你的名字」稱呼婦女，可是今天婦女再不是弱者，而是强者，從上面這兩件小事却使我絕對的信服。

外砂公社冠山大隊，雖然只是一個六千多人的單位，但對婦女的照顧，無微不至，他們選用一間最大最淸潔的大房子作爲婦女樂園，地方不單寬敞、潔白，而且有着種種康樂設備，牆上掛着油畫、水彩、國畫，婦女們不單由於人民公社的設立，托兒所的興辦，使她們擺脫了灶房間的生活，同男人一樣走上平等的工作崗位，而且工作之餘還有爲她們而設立的，美奐美輪的休息處，婦女樂園的設立意味着農村婦女眞正的走向男女平等。潮州婦女抽紗刺綉是她們重要的副業收入，婦女樂園的設立，使她們的手藝有着更多的機會互相切磋，因而新的花式不斷被創造出來，更加豐富了抽紗的品種，爲祖國爭取更多外滙和榮光。

婦女又是這個大隊文娛活動的主要演出者，我們參觀了冠山大隊聽了隊長介紹之後，接着便由該隊文娛組爲我們演出歌劇，參加演出的大部份都是婦女，她們雖然是業餘的，但是她們的做功、唱功、身段、台步都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使同去參觀的電影界朋友演員們，都深爲感動讚賞和驚異，其實這亦是不足爲奇的，婦女和男人除了生理上的分別，別無其他不同，男人能做的她們亦能，只有過去的社會才將「能的」變成不能，「會的」變成不會，解放了的婦女，她們既已吸到一股人權的空氣，那麼她們的覺醒就促使她們帶來偉大的幹勁，我想這是最主要的，但歸源來說，這完全是由於今天我們有着一個英明的領導者，有着一個人民自己的好政府，他不但爲我們指出了一條通向幸福的生活途徑，而且領導我們向這條道路前進。



冠山大隊的婦女大鑼鼓隊

外砂公社冠山大隊只是汕頭專區許許多多的公社中一個大隊而已，但舉一反三，我們亦就可以看到全國所有公社，所有婦女今天的生活情况了，誰還能相信中國今天婦女是被役奴的奴隸，是「每天工作十七小時」的謊言呢？當然農忙以及抗拒天然災害奮戰期間，工作時間長一點這是有的，但這亦是一種正常的現象，爲了她們自己，爲了社，爲了豐收，她們的熱情高漲，要求加班加點，這完全是一種主人翁的意願，試想作爲奴隸的人那來這股熱情呢！

謁中山陵

馬國權

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他爲祖國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艱苦奮鬥一生，其業蹟的光輝，著作的豐富，是我在童年時候就崇慕的。後來曾經參觀了他的故鄉翠亭村，對於他在廣東、香港、上海等地的遺址故居，也多所考查瞻仰，去年夏天我有機會到南京，中山陵自然更是懷着虔敬的心情去作了晉謁的。雖然現在距離我謁陵的日子快九個月了，但是所見所歷，記憶猶新，深深地印在我的心板上。

汽車出了中山門，朝東北行，穿過綠蔭夾道、整潔如新的陵園公路，二十分鐘光景就到達汽車的終點站了，它是那樣毫無隱藏地展現在人們的眼前，莊嚴、坦直、而又簡樸。

——紫金山的南麓。中山陵在望

中山陵落在南京紫金山第二峰茅山的南麓，左鄰明孝陵，右毗靈谷寺，前拱岡巒，後擁靑嶂，氣象極爲雄偉。這地點的選擇，是根據孫先生的遺言，並經孫夫人宋慶齡女士等的實地勘察而確定的。陵墓形式取自呂彥直建築師設計的含有『使天下皆達道』深意的木鐸形圖案，配上綿長高聳的石階和林木蒼鬱、範圍遼濶的陵園，這些壯麗的建築和天然的風景，眞足以深宏其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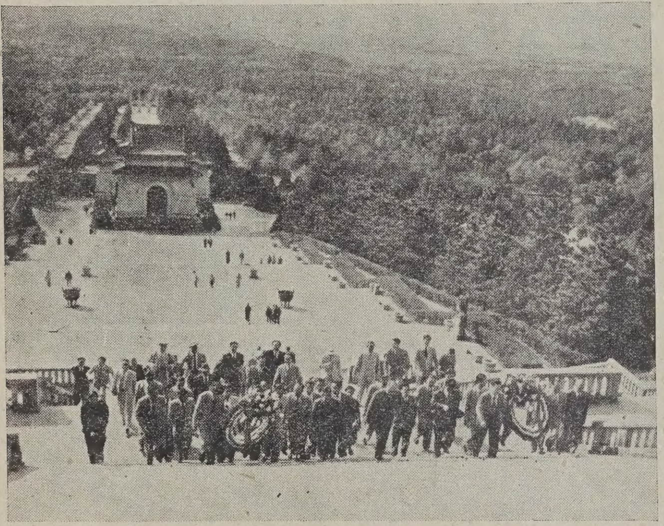
陵墓的最前面是一個大廣塲，中央還有幾個花圃。步上白石階台，便是一個柱頭雕飾着雲頭圖案、當中嵌着中山先生手書的博愛二字石匾的石牌坊。這是登上陵寢中軸線的第一個起點。穿過石坊，一條寬廣漫長的鋼筋水泥結構的墓道就在人們的面前，大約走過一千四百多尺，陵墓的外門就到達了。

外門是一座宮殿式的建築，上面有天下爲公四字石刻，這也是孫先生生前的題字。白石作牆，蓋以藍色的琉璃瓦，門作三拱形，其外還有半環擁壁與陵墓圍牆相連，備極壯觀。

再進，碑亭在望了。這座石牆藍瓦的重簷式的建築，四面都有門可通，當中立着一塊高達二十七尺的豐碑，從上面刻着的文字，告訴我們：孫先生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逝世於北京後，修陵工程始於一九二六年，經過三年多的興建，工程大致完成了，才把中山先生的遺體奉安在那裏。

過了碑亭，前面便是一列分作八台、共二百九十級的石階。前面已經跑了一段不短而又有點陡斜的路，再往前去，實在是一件費勁的事。然而，每一個謁陵者，爲了早些到陵寢瞻仰，人們都願意把步行的速度加快些。而石階兩旁陳列着的奉安紀念品，像福建省獻奉的精雕靑色石獅，中山大學同學獻奉的紫銅寶鼎，沿途瀏覽觀賞，也可以減去一些疲憊。

高達五百四十呎的祭堂前面的白石大平台終於登上了。兩側的塲地各豎着精雕的石質華表，如茵的綠草，寶塔似的靑松，更是左右羅植。然而，人們急不及待的心情，未及細看這些，就迅速走進祭堂去。



海外歸僑晉謁南京中山陵

祭堂是一座異常宏壯的二重簷式的建築。長九十尺，寬七十四尺，高八十六尺，頂部蓋以藍色的琉璃瓦。堂外的石牆及三個拱形的石門楣，這些花崗石都是由香港開採運到的。三個門的門楣，分別用篆書刻上「民族」、「民權」、「民生」的字樣。正中並冠以孫先生手書石刻「天地正氣」匾額。每門還設有紫銅鏤花空格的門二扇。祭堂內充滿莊嚴肅穆的氣氛。孫中山先生的穿着馬褂禮服的大理石坐像放在祭堂中央，孫先生的雙手按着一本翻開了的「三民主義」，眼睛微微朝仰，像在深思的樣子。石像底下的石台，四面鐫刻有孫先生的革命故事。像前便是一張安放祭器、花瓶、鮮花的長桌。堂頂是鑲花砌磁的藻井。四壁的上半部用人造石粉飾，下半部的黑色大理石護壁還分別刻上「建國大綱」、「總理遺訓」、「總理遺囑」等文字。八現四隱的十二根靑島黑石柱均勻地在支持着這座建築。我謁陵那天，祭堂東側還整齊地擺着蘇聯等國家友人致敬的花圈。各地前來謁陵的人眞不少。

安葬孫先生遺體的墓室連接在祭堂的北面。穿過過道，看到墓室門外刻着的「孫中山先生之墓」和「浩氣長存」的題字，再進去便是穹窿形的墓室。墓室是圓的，燈光、隔潮通風都有特殊的裝置。中間是一個比地面較低的四週圍以欄杆的圓形的大穴，孫先生的靈柩就是這樣頭朝北、脚朝南的安葬在這大穴的下面。大家或許記得，孫先生逝世時所用的靈櫬是由蘇聯所贈送的，底部由銅所造，上面鑲嵌玻璃，人們可以瞻仰到孫先生的遺容。但到奉安於此時，銅棺便下葬了，另外用灰色的石英石做一具假棺，並在棺蓋上雕了孫先生的石質卧像。卧像的服飾神態完全照入殮時的情狀雕刻，眼睛閉着，兩手合抱擱在胸前，意態安詳肅穆。懷着敬意而來的謁陵者，看到這一切，不由地欽仰倍加，同時很自然地默想：孫先生，您安息吧！您未完成的偉大抱負，英勇的中國人民今天已實現了。

陵墓的周圍，還有不少建築，像音樂台、光化亭、流徽榭、行健亭、奉安紀念館等，特別是擁地約二千畝的園林，對陵園的美化，委實起着很好的配合和點綴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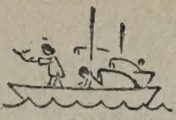
謁陵過後，我感占了一首絕詩：

「竹翠松蒼草若茵，江山信美逾前塵。英靈地下應含笑，此日神州日日新。」

椰風蕉雨錄（七）

芒叟

故事還繼續說下去



潔蒂把故事講到這裏，打了個呵欠，停了一停。她聰明伶俐的大眼睛，斜斜地睨着我，我也對着她微笑，表示感謝她的好意。這時，杜公公知道我們聽得有點倦意了。他吩咐家人弄點喫啡和土豆出來，讓大家休息一會兒。

杜公公朗爽地笑了一笑，問我道：「芒仔，你歡喜聽潔蒂講的故事嗎？全聽得懂不？……」

「我很高興聽她講的故事！可是有一些我聽不懂的：「背浪」和「背拉斯卡些漢」是什麼意思？」

我還沒有說完，他們已嘻嘻的笑着，我瞥見潔蒂又用手掩着嘴角，偷偷的在笑我。杜公公連忙一本正經地為我解釋：

「嗳——「背連」(BELIAN)是指男女相戀，甜言密語，情話綿綿的意思；「背拉斯卡些漢」(BELIAS KASEHAN)就是悲憫同情的意思。以後你多聽就會明白了。」

潔蒂的母親把火油燈旋亮了。然後，潔蒂繼續把故事說下去：

「現在回頭說萍姬了。她自從馬頓達出海的第二天還沒有回家，心裏非常焦急。不久，村裏的人傳說，離海岸不到一咪處，發現了木船的破片。村人知道前天出海的除了馬頓達，誰也不曾出海過。萍姬聽了，心裏好像被刀子絞痛了似的，黯然下着淚。

「日子一天天地過了，很快過了十天。村裏的老婆子們，開始向萍姬嘮叨着。她們說某處的會長，想討她爲妻，說得宛若親耳聽來的樣子。萍姬聽了只好充耳不聞，一面故示鎮定。但遭些壞消息一天天傳播着，不由得她欲哭無淚。

「萍姬悶在家裏，每天用木炭來計算日子，過了一天，搬動一根木炭，不經不覺已搬過四十根了。她忖着：我還是跟馬頓達去吧！於是她抖着顛顛躓躓的身子，茫然奔向海岸去。

「萍姬呆呆地蹲在岸灘上，海潮，柔和地吮着她的脚。她那失眠的眼睛，無神地凝望着海洋的遠處，濤聲愈來愈大了，好像帶着怨艾和憤怒，不停地湍激着，把她草苺色的「紗籠」也濕濡了，然而她還是斯守着。

「黃昏已經來到，赤霞盪漾了金黃色的海濤，刺眼的萬道光芒，瞬息幻變着，遠處海平線上驀然出現了一點帆影，它順着海風，越來越近了。

「萍姬眼前出現了新的希望。她歡喜得差不多發狂了，手舞足蹈地在狂叫：「船呀！船呀！」

「船緩緩地駛近了岸灘。船上出現了粗獷的身影。萍姬本能地呼喚着：「馬頓達！」船上也發出了粗豪的回聲：「啊，萍姬！」不再聽到萍姬回答。因爲她高興過度而暈倒在地了。

「萍姬被救醒過來，給馬頓達抱着。她睜開了惺忪的眼，然後細聲地問道：

「馬頓達，我的好丈夫！我的木像呢？」

「失落在大海裏去了。」

「馬頓達我的好丈夫，我挨求你再不要出海去了！」

「是的，永不出海。我要和你永遠在陸上過美滿的生活吧！」

木像惹來的災難

「有一天，波奈安王出巡他所管轄的土地。

「市鎮裏非常熱鬧，趁集的人圍着一個漁夫。漁夫的手裏拿着一個美女的木雕像。漁夫說：這個木雕美女像是出海捕魚時拾得的，那地方正是曼牙老對岸。

「波奈安王買了漁夫的木雕像。他像着了魔似的，愛不釋手。回到宮廷裏，做夢也看見了她。他命令他的部屬，到民間訪查這個木像的主人。

「部屬中有一個年青的男子漢叫蘇拉的，當他看見木像的時候，不覺失聲的驚叫起來：「是她！我會經在拉那灣見過的萍姬！一點也不錯。」

「第二天，蘇拉帶領了人馬，乘着「波辣」(Sampan Borah)(馬來亞霹靂洲土語、舢舨的一種)，一路向曼那蓮村進發。

「那天，馬頓達到田裏去了。留下萍姬在家編織草席。她正想出門去看看丈夫，帶兩包點心給他吃。說時遲，那時快，門外突然湧進了十三個波奈安人，聲勢洶洶的。

「什麼事呀，你們找誰呀？」

「找萍姬！」

「萍姬乍聽之下，慌張起來。定神一望，認得其中的蘇拉。

「你不是蘇拉「賢爵」(「Enche」馬來語陌生男子的尊稱)嗎？不知辱駕到來，有何貴幹？」

「是的。我王拾獲你的木像，累得他日夕迷戀小姐。特奉王命到來迎接王后：」

「豈敢！小女兒是個有丈夫的人，那敢亂作胡爲？」

「我看小姐勿再客氣，你得我王垂青，難道不比做個窮漢的妻子好得多嗎？」

「我倒沒有這福氣了，回稟你王吧！」

「蘇拉聽了，知道萍姬是不好惹的女人。他回頭改用波奈安語對部下說，要實行強搶。但萍姬是聽懂了波奈語，她心裏頓生一計，然後改轉口風對蘇拉說：

「也好，讓我去做王后吧！不過



故事可能發生在這裡

再會吧，雅加達！

施驥平

讓我最後再看一眼，親愛的雅加達！
我這雙爲你長滿了老繭的雙手啊，
它曾折斷過荷蘭人的皮鞭，
也曾握着鎗桿射擊過侵犯你的日寇。

讓我最後再看一眼，親愛的雅加達！
我這爲你累得佝僂的身軀啊，
它曾爲修建華麗的機場大廈，揮汗如雨，
也曾担着椰子在晨光熹微中穿街過巷。

這顆赤道邊上的明珠——雅加達，
我愛它猶如愛我的故鄉；
爲了保衛它，建設它，
廿年來我毫不吝惜自己的血和汗。

三年前，我去山芭開設一間亞弄店。
忽然這千島之國烏雲瀰漫；
外僑小商販「准」字被撤銷，千萬華僑罹難，
我被迫關了店門。

一個陰暗的早晨，來了兩名豺狼似的軍警，
把我拖進卡車，關進集中營。
安分守己的人，刹那間變成了囚犯，
心中憤怒的火焰在燃燒，我要大聲吶喊。

東風送暖，親人在召喚，
今天祖國的錦綉河山，到處是樂園，
迎歸的船隻開進了那碧藍的丹絨布錄海港，
我的愁顏，換上了笑靨。

我又行走在雅加達的寬敞馬路上，
但是這些已經使我無法再留戀；
我的歸心似箭，
我要把自己的血汗洒在祖國的大地上。

我一貧如洗，赤手空拳踏上了船艙，
今後我將像海鷗般自在飛翔。
別了，雅加達！
再會吧！雅加達！

寫於印尼丹絨布錄碼頭　二月四日

——我請求你們先走，別讓族裏的男人知道，否則連我的性命也難保了。你回去稟告你王：請他御駕親迎，我才走得放心！」

「蘇拉覺得萍姬說得入情入理，一夥兒走了。他們走後，萍姬兩手撫着胸懷，激昂地自然自語說：

「虧得你們這羣傻瓜，請你們看看我是怎樣愛我底丈夫！」

「萍姬飛跑到田裏去，找着了他的丈夫。她把剛才發生的事情告訴了馬頓達，二人決計離開曼那蓮村，投奔摩郎地方去。原來萍姬的舅父洛倫是摩郎人，他歡迎馬頓達和萍姬兩人的到來。

「不久，摩郎的酋長逝世，年青有為的馬頓達被推為繼承人。

計殺波奈安王

「波奈安王帶領了人馬到達曼那蓮。當夜，蘇拉首先進入萍姬的家裏，只見屋內寂然無聲，連人影也不見一個。蘇拉心知上了大當，於是下令大捕村人，追供萍姬和馬頓達的下落，終於探悉了他們兩人是逃向摩郎地方去，波奈安王大為震怒，馬上命令蘇拉率領士兵，轉向摩郎進犯。

「萍姬遠遠看見大軍壓境，知道事情不妙。趕忙勸馬頓達換過了平民衣服，躲在地窖裏避避，然後伺機行動。一面走向波奈安的隊伍中，請求蘇拉把波奈安王引入屋裏。

「波奈安王一看見了萍姬，心花怒放，神魂為之顛倒。

「萍姬十分莊重而禮貌地，請波奈安王進入後殿休息。波奈安王唯唯諾諾的，樣樣聽從萍姬的指點。他急不及待地向萍姬求愛，萍姬不假思索的一口答應了，並且要求他馬上舉行婚禮。波奈安王那裏有不高興的道理？但萍姬鄭重地告訴波奈安王說：

「依照本邦的習俗，婚禮時，做新郎的，例須親自爬上檳椰樹頂，摘了檳椰葉下來，包着檳椰子，和新娘一同吃，不然的話，便是不吉祥。」

「波奈安王也答應了。正想走向園裏的時候，萍姬忽然阻止他說：——

「檳椰樹骯髒得很，王上的衣服這樣華貴，千萬不要弄髒了，現在馬頓達已經逃走了，那就請王上換上他的衣服吧！」

「王也聽從萍姬的話，馬上換上馬頓達的衣服，然後爬上椰檳樹去採摘椰檳葉。萍姬轉身取了波奈安王的衣服給馬頓達穿上了。一同步出屋門口。萍姬對着波奈安王的僕從，大聲叫喊：

「馬頓達爬到樹上去了，快把他殺掉吧！」

「在一陣人聲鼎沸的忙亂中，波奈安王被他手下的僕從亂刀砍死了。這時，摩郎族人也聚集了幾百人，趕來拒敵，波奈安的軍隊狼狽地給赫走了。

「不久，波奈安的軍隊，在京達林將軍的率領下，準備捲土重來，向摩郎族報復，他召集了幾百個赳赳武夫，向他們發誓：

「大家聽我說！為了波奈安的仇恨和恥辱，我們要砍了馬頓達和萍姬的頭！來吧，替我王復仇！」

「却說京達林進犯了摩郎村，給有了準備的摩郎兵殺得片甲不留，連京達林也陣亡了。

「一部份殘軍逃回了波奈安，把情形轉述了波奈安故王的弟弟，王弟聽了又羞又怒。立郎派出人馬四隊，由克里特、泰伊、洛第、米倫達四個大將率領，拼全力向摩郎反攻。摩郎的鄰村格馬、崑倫拜、華朗達奧等部落，激於義憤，大家聲援摩郎村，人人也願意效命馬頓達。

「可怕的戰爭一直進行着。正當第九天的早晨，波奈安大軍，已在格馬村北岸登陸。格馬、崑倫拜、華朗達奧等部落的人民聞訊，用膳的放下餐具，烹飪的立時放下廚事，耕作的放下農具，大家拿起利器，紛紛奮起，萬眾一心，準備迎敵。

殺身成仁

「在這場險惡的戰鬥中，孟那哈薩軍情有點不妙，傷亡甚重，馬頓達拔劍高呼，奮不顧身，兩個回合便把敵將克里達殺死，馬頓達部下看見了，登時勇氣百倍，前仆後繼。

「在殺聲遍野的惡鬥當中，忽見一名女將，揮舞着長劍，英勇無比地衝向波奈安的陣地，劍光到處，所向披靡，波奈安軍大為震驚，孟那哈薩軍於是轉敗為勝，步步追緊波奈安軍隊，波奈安軍終於被壓到海岸。當他們發覺船隻已被弄沉了，連歸路也給斬斷。結果，跳海的跳海，被殺的被殺，全軍覆歿。

「戰爭告終了。

「戰地上，滿是纍纍的屍首。一個面帶着沉重的憂愁的美人兒，踽踽而行，她正在枕藉的屍骸堆中，一步一步地找尋着什麼似的——她就是萍姬，她已找着了她心愛的丈夫馬頓達。

「唉喲，我的好丈夫！」她狂叫起來。正在這顆油棕樹的旁邊，馬頓達的右手還握着劍，劍揮着泥土；他的左手緊緊的抓着心胸，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已經氣絕了，她並沒有哭泣。她迅速地取了馬頓達手裏的劍，狠狠的朝自己的胸膛一刺，默然倒下地上，這一對恩愛的夫婦，終於為孟那哈薩族流了最後一滴血。孟那哈薩的人民為了永遠紀念他們的英雄行為，把兩人的遺骸合葬在一個墳墓裏。

「直至現在，孟那哈薩族的人民還傳誦着這個故事。」

潔蒂一口氣把這個動人的故事講完了。

樹不知春人知春

馬奔馳

嚴寒的日子過去，樹木開始發芽長葉，人們看到了這種情形之後，就說：春天來了。

是的，春天來了。春天借着樹木的茁長，告訴人們，它已經來了。換句話說，是樹木首先感覺到春天的氣息，在它的身上表現出春意，人們看到了之後，才知道春天已經來了。

春天來了以後，農村裏便是一片繁忙的景象，春耕開始了。

長久以來，都是如此的。——在春天來了以後，才開始耕種，或是準備耕種。

然而，今年有所不同，在樹木還沒有知春之前，人們便已知春了。即是說，在春天還沒有來臨之前，人們便已開始做好春耕的準備工作了，或者已正式開始春耕了。

據悉，在春節前後，黑龍江、湖北、湖南、廣西等省區便已發出了集中一切力量搞好春耕生產的號召。二月中，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南、陝西、甘肅、江蘇、貴州、湖南等省又先後開始了羣衆性的備耕大檢查和大評比。現在，一個轟轟烈烈的春耕運動，更在全國各地掀起來了。

自然，把春耕的時間適當地提早，不是今年才開始的，只是今年做得比較全面吧了。兩三年前，人們便已開始作着嘗試，最後才摸索出這一條路來。這也是新思想戰勝舊思想的道路。而最能表現這一情況的，則是「王老漢六十才知春」的故事。

這故事是說：王老漢，名良才，年已六十，是湖南省宜章縣栗源公社甘棠灣生產隊的有名作田能手，就是思想有些保守，抓住老皇曆不放手。一九五八年這裏總結增產經驗，決定把早稻播種期由「清明」提早到「春分」，爭取早、晚兩季豐收。可是，王老漢不同意，他說：「『清明』斷雪，『谷雨』斷霜，桐子開花（清明）才下種是老規矩。」結果，別人「春分」浸種，他領導的耕作組十五畝多稻田在「清明」後三天才播種。因爲早稻插得晚，收得遲，晚稻被擠到「立秋」後兩、三天才插下去，晚稻揚花期又正碰上寒潮。秋收時，別人晚稻畝產三、四百斤，他們只收得一百多斤，產量相差達一半。組員們都批評他的保守思想害死人。但他心不服，說什麽：「總算他們運氣好，明年再見吧。」明年（一九五九年）來了，這裏普遍是「春分」播種，有一小部分更提早在「驚蟄」後就播了種，晚稻都畝產四、五百斤，早稻收成也很好。湯家作業組有五畝晚稻田因爲推遲到「立秋」後一天才插下去，誤了季節，和同樣耕作的在「立秋」前插的晚稻比較起來，每畝少收二十一斤谷。王良才老漢親自參加了這五畝晚稻田的驗收工作，這時，他才心服。自此以後，他逢人就說：「春爭日，夏爭時。」「早百早，早插一天硬是好。」今年農曆正月初二，王老漢第一個牽着牛下田春耕。而且，他還成天扛着鋤頭在秧田邊轉，當他看到隔年多天利用溫泉培育的試驗秧苗已經長出了綠葉時，他便感嘆地說：「如今硬是樹不知春人知春。」於是，「王老漢六十才知春」的故事，就在附近群衆中傳開了。

鄉土花絮

殷如

關於飯碗的消息

△你每天都要吃飯，離不了要跟盛飯的碗子發生親密的關係，現在我告訴你一個關於飯碗的新消息。最近，山西太原東關陶瓷廠發明了一種刮碗機，這是該廠的揑碗車間的職工們的新發明。過去，這車間完全是手工操作，用手來搖石盤揑碗，工作效率很低，一般來說，培養一個能掌握揑碗技術的工人，需時三年。如今有了電動刮碗機，每台一天出碗坯兩千個，工率大大提高，新工人只需經過一次技術傳授，便可出師單獨工作了，這麼一來，做師傅和當徒弟的便省時許多啦！

一個大型糖廠的產品

△中山糖廠是中山縣的一間大型糖廠，一九五七年十月便開始出糖，它每一個晝夜可處理甘蔗二千噸，產量符合了廣大人民的要求。這個大型糖廠的設計、製造、建築和安裝都是我國的技術人員所作的。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中山糖廠開展了多種經營和大搞綜合利用，先後生產了四十多種產品，其中有蔗渣製活性炭，金屬切削機床和電器設備，還有生鐵、水泥、土化肥等。該廠還製造了全套日產二噸的蔗渣造紙機。同時，他們派了不少技術人員到蔗區指導植蔗方法，和設有甘蔗技術改革訓練班，基本提高原料供給，使糖的生產量得到更大的增產。

兩種掃地機器

△正當祖國四處都實現了機械化的今天，北京城區的清掃工人高祥林也發揮了他的天才，創造出三輪掃路機。高祥林只有高小二年級文化程度，他的三輪掃路機是按照農村水車的原理設計成功的，另一種手推式的掃路機也是掃路工人自己所發明。使用這兩種掃路機，八十五個清掃工人就可以代替過去一百一十五個人的勞動，而且還縮短清掃時間。一條二十華里的街道兩個工人在個半小時內便能掃清，頂代過去七個人在五小時內的清掃工作。這兩種掃路機現已在北京城區普遍使用了。

藏族拖拉機手

△丹增錯毛是一個廿四歲的藏族女郎，更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女拖拉機手。過去，丹增錯毛是一個苦命的女兒，十一歲便給牧主放羊，時常給牧主打罵，過着痛苦的日子。一九五八年她參加了西寧拖拉機駕駛員訓練班學習，一九五九年的夏天，她便拿着一張優秀學員的獎狀到玉樹縣拖拉機站去開荒，有時爲了搶時間，她一天能做上十二小時工作，晚上還細心地檢查和保養拖拉機，而且還時時帮助其他同事修機器，丹增錯毛和三位女拖拉機手駕駛一台拖拉機，兩個多月就開了四千多畝荒地，她們的拖拉機還被評爲「紅旗車」呢！

一個貧農的兒子

在栗源公社，還發生不少催春的動人事迹。儘管大地還鋪上薄冰，樹枝尚未發芽，春天亦還沒有露頭，婦女雙鏵犂能手黃懷英領導的「三八」婦女翻耕隊，從正月初二開始就破冰犂田，大鬧春耕了。她們平均每人每天犂田四畝牛，創造了全社耕田的新紀錄。……

春耕缺不了水，尤其是水稻播種，非水不行，這樣地把春耕的時間提早，而春雨又沒有到來，那麼，水從何來呢？這問題問得有道理，但並不是難題，只要我們想到近年來內地大興水利這上面，就可以得到圓滿的答覆了。水，平時蓄起了水，會大大地幫助了春耕。但是，有的特別乾旱之區，也不是那麼容易得到水的，故此，就有「李三爹月夜送水」的事情發生。李三爹也是栗源公社的社員，今年五十八歲了，在苦竹生產隊當看水員，今年大年初二晚上，他聽到公社發出「提早春耕」的號召後，回到家裏躺在床上老睡不着。他想：下游的廟脚坪生產隊是個缺水地方，沒有水，怎麼提早春耕呢？況且，廟脚坪的田底子比苦竹隊的肥，往年就是因爲等着上游苦竹隊春灌翻耕後的餘水才犂田，晚稻遲插了十來天，致使產量反而降低。今年水庫修好了，蓄水多了，爲什麼不能從下游灌起，讓大家都提早春耕，全面增產呢？李三爹想到這裏，就霍地從床上爬起來，扛着鋤頭，借着月光，把水庫裏的水放到廟脚坪生產隊的四十多畝冬閑田裏。第二天，廟脚坪生產隊的李相泰到田邊一看，見原先愁着沒有水灌溉不能提早春耕的稻田在一夜之間竟裝滿了水，感到很驚奇，就沿着渠道走去，發現李三爹在看水。此時，他什麼都明白了，就急忙跑回去將李三爹月夜送水的事對大家說了。大家都很感動，即時出動二十一條耕牛，於當天就把四十多畝冬閑田提前翻耕過來。

這是春耕中協作精神的表現精神，而這種精神，不止表現在一個公社裏，還表現在全國各地。湖北、安徽等省今年擴大種稻，稻種不足，湖南省就發揚「把困難留給自已，把方便讓給別人」的精神，調出了五千萬斤良種支援這些地區。四川省工、商、學、兵各部門開展大協作支援春耕，僅是支援的勞力就有一百多萬人。諸如此類的例子，眞是不勝枚舉。



春播（剪紙）　楊友序作

當大家正在大鬧春耕，形成生產高潮的時候，一個研究如何大力推廣插秧機、訓練插秧機手、使耕作機械化的運動又走先了一步，行將在農村掀起來了。在這樣的事實面前，誰還敢說是「樹木先人而知春」？應該說是「樹不知春人知春」啊！

△獸醫是獸類的救星，福建仙游縣賴店公社的鄭宗贊，被稱爲獸類良醫。鄭宗贊是一個靑年獸醫，他雖然從事醫治獸類工作才三年多，但已是四處聞名的出色獸類醫生了。在三年多裏面，他治好了病豬病牛七千六百多頭，救回國家不少財產。鄭宗贊是個貧農的兒子，只上過三年學，一九五五年他加入縣的畜牧獸醫協會學習，經過一年多學醫，便開始在家鄉當獸醫，一展開工作就搶救了垂危的病豬四十八頭。一九五七年，他又在樟林農業社開展全面家畜保健和防治工作，推行了家畜保健合同，訂立家畜衛生防疫制度，創造了仙游縣第一個無畜疫社。

漏斗式復土機器

△「復土」在建築工地上是一件相當重要的工作，一直來復土都是用人工篩土的方法，最近，安徽南陵縣童村苗圃創造了一種漏斗式的復土機，這種工具主要組成部份有盛種漏斗、木耖、滾筒形鐵篩、框架、滾輪。復土時先將開關關好，土裝進盛土漏斗後，根據復土的厚薄來決定開關板啓開的大小。漏斗復土機由四人操作，每天可復土二十七畝至三十畝，比人工提高工效十二倍左右，用它來復土不但減少人力，而且復土均勻，細緻。既好用，效果又佳。

糞的用處

△住在城市的人，對於家禽家畜的糞，都很害怕，幾乎談起都覺骯髒。然而，你知道農村對糞料是多麼看重嗎？近來廣西各地農村正在大搞養豬積肥，還在田頭建立豬牛欄、田間肥料站和田頭糞坑共有一百一十多萬個，土化肥廠也有一萬多個。積肥運動，除了大抓養豬肥外，還抓動、植、礦物肥料。資源縣僅豬、牛、馬、羊、雞、鴨糞就積有四百四十多萬担，全自治區現有化肥廠一萬多個。爲了減少積肥和送肥的勞動力，改變遠田、瘦田施肥不足的情況，各地還大搞肥料基地建設，而且把「肥料工廠」移近原料地和耕地呢！

短途運輸生力軍

△最近，一種適合於工礦企業短途運輸用的新型柴油內燃機機車，今年將成批生產，供應工礦企業和交通運輸部門使用，這種車是山西汽車製造廠最新出品。新型機車的速度每小時行三十公里，最大的牽引力四千八百公斤，拖運重量一百到二百噸。一台機車可以拖運相當於四、五十輛載重汽車載運的貨物，而燃料消耗量却同一般載重汽車相差不遠。同時這種機車操縱簡單，機器聲音小，行駛平穩，製動安全，各部分性能很優良。新型柴油內燃機機車的誕生，實是短途運輸線增添一支生力軍。

機械土專家

△天津新港作業區有一個機械土專家，他叫錢春，是該區工具組組長，最近他又試製成功「螺旋機」，使短途裝運礦石、砂子的工序實現了機械化，減少了百分七十以上的勞動力。錢春過去一字不識，現在却有了初中文化，從一九五三年以來他共創造和改進了一百三十多項港口裝卸工具和機械，使港口裝卸大宗散運物資全部實現了機械化。他創造的聯合裝煤機，不僅使卸車、供料到平倉的裝煤作業徹底消滅了人抬的笨重體力勞動，以前需要四十名工人冒着煤烟和高溫到船倉用鐵鍬平倉，而現在只要三個工人在船上操縱機器就行了。

限期結婚記

連載小說

喜旅

「你是個色狼，給我滾！」

老高想上前叫她，可是頓住了。他不能這樣冒失。他雖然是老校友，但是現在到底是生客；而且正在上課，獃在這健身房裏幹嗎？他想，不如去找孫老校長，同他談談，當然，也可以對李小姐了解一下，小高說的不錯，李小姐有高尙的職業，想不到她是一個體育教員，而且還是在母校執教哩。

於是，老高就一步一步的捱出來，他有點兒侷促不安。學生們和李小姐却在掃過眼光來看他，李小姐呢？似乎還帶着鄙夷的神氣，這敎老高很有些不好意思。

「立——停！」

李小姐大叫一聲，老高吃了一驚。接着她又叫了兩聲口令，老高回過頭來，却見幾十個學生已經站成一排，李小姐在向她們說話：

「各位同學，今天這堂課，還是器械操的基本動作。上次我們分了組，大家都有很大的進步，有的同學進步得快些，有的慢些，現在還是分組練習，進步快的同學幫助進步慢的同學，把上次的基本動作複習一遍，再敎新的基本動作。好，現在就解散。」

幾十個學生鬨的一聲，立刻走散，運跑帶跳的，分了幾組，吱吱喳喳的鬧，又嘻嘻哈哈的笑，李小姐連忙吹銀雞，說：

「大家靜靜，嚴肅一點，器械操很好玩，可是不能笑，練習的時候，應該肅靜，嘻嘻哈哈的練習，不但練不好，會覺得困難，也容易失手，大家記住，一定要認眞揣摩每一個動作，保持正確的姿勢。」

這麼一說，大家頓時靜了。老高看她雙手撑腰，站在健身房邊上，看各組學生練習，對老高全不理會。老高想，不如現在上前去問她一聲吧；看她的樣子，一定認出我來了，她早已見到了我的照片，現在故意不理睬我。

老高已走到了健身房門口，這時就站住。李小姐却去指導一組學生練雙槓，做了幾個姿式，交待了幾句話，老高看在眼裏，覺得她操的雙槓，比他好得多，那當然，她是體育教員。李小姐又走到靠近健身房門口來，那裏有一組學生在操木馬，不料她一直走向老高，還向她點點頭，而且一逕地走到了健身房外面。

老高心中一喜，要想開口，忽然覺到有一件東西塞住在喉嚨頭，做聲不得。他本來鼓起了很大的勇氣，才釘着她直追，不料半路裏失了踪，已經把勇氣消掉了一大半，現在見到李小姐那種滿不在乎的神氣，倒自覺慚愧起來，以爲人家旣已不理睬你，這種行徑，實在是糾纏，不，無論如何該談一談，把胆子放大些，難道我做得不對？老高正在鼓勵自己，不料李小姐已經發作，說：

「你這個人是怎麼一回事，老釘着我？打巴士上釘起，你的胆子眞不小，一直釘到這裏來了，你沒有看見，這是什麼地方？」

「知道，這是南海中學，李小姐，」老高見她發脾氣訓他，有些吃驚，竭力裝着和顏悅色的樣子，說，「事情是這樣，李小姐，我就是高永祥……」

「你叫高永祥又怎樣？」李小姐說，「難道我欠了你的債？釘着我幹嗎？我又不認識你！」

「不，不，不，沒有欠我什麼債，不過要談錢的問題，」老高笑着，說，「不過，我的意思，不過是這樣，好不容易，我路遙迢迢的，來了，到了這裏，你總不能就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不談別的，就是我們做個朋友……」

「什麼？」李小姐把眉毛也豎了起來，「同你做朋友？胡說，你是個色狼，給我滾！滾出去！」說完，就旋轉身來，走回健身房去。

學生們聽得外面大聲吵咀，鬨到門口來看，李小姐說：

「沒有什麼事，同學們，大家只管練習。」

學生們又鬨的一下走散開去。

老高可呆住了，沒精打采的向健身房裏探了幾眼，直搖頭；李小姐呢？也向外邊探了幾眼，看見老高還沒走，很有些氣憤，她在考慮對付他的步驟，譬如，去告訴校長，或者是打電話給差館之類。

但是老高站了一會兒就走了。不消說，他懊喪到了極點，覺得這一件事，一開始就是他自已魯莽，現在才弄成這個樣子，要是告訴給別人聽，不丟人才怪哩。

老高决計不再去找老校長，今天這個釘子碰得太沒有道理了，情緒不好，倒不如過兩天再說，大概



老高認出他是孫校長

鄭家鎮畫

老宋會告訴他。於是拖着兩條腿，慢慢地踅出去。

孫老校長在校長室裏，聽見健身房裏起鬨，除下了老光眼鏡，走出來看看。他走起路來，步子很着實，足尖和足跟一齊踏下去，一步是一步，還微微地弓着背，輕聲地咳着嗽，走到健身房門口時，學生們早已安靜，於是又慢慢地踅過去。

老高聽得後面有人咳嗽，回頭一看，立刻認出是孫老校長。孫校長呢？也在注視他，他的眼光還很不錯，見是一個青年，却不十分仔細，不知是誰，就走近幾步，老高却站着不動，叫了一聲「校長」。

孫老校長帶上了眼鏡，把老高端詳了一會，才認出是高永祥，高興得了不得。

捐了兩千塊錢給學校

孫校長名叫克柔，老教育家。教育界的人當然全知道他，也知道他的脾氣，他在勁頭上的時候，說話就滔滔不絕，口角風生，別人聽了，不會覺得煩，也不會想插嘴，生怕打斷他，他的說話係一件藝術品，一打岔就會妨碍它的完整；要是不在勁頭上呢？那他就會老不開口，坐在那裏光睞眼，在他眼睛裏，可以看出他的智慧和性格來。

現在他一認出來客是他十年前的學生高永祥，就大笑起來，一下子就來了勁，說道：

「不認得了吧？這是新校舍，給你找來了。大家說這裏僻靜，環境最理想。你說是不是？你怎麼找到的？哦！你去了加拿大，也沒聯絡，連校友們也不知道你的消息，是啊！以後同母校多多聯絡。什麼？你在昨天才到香港？那太好了，路上累嗎？應該應該，回香港來看看我們，看看我們，你說我沒有老？哈哈！老了老了，做不動了，旁的也不管了，只是了却了這樁心事，是我最大的幸福，就是造新校舍呀！唉！不過這件事也全仗得老校友們，海外熱心教育的華僑們，大家來幫助。你有什麼慚愧？你一到香港，第二天就到母校來看我們，這分關心就很好。你看，這後面是健身房，我們暫時本來還不想蓋的，後來建築費裏有餘款，你知道劃則師是誰？就是教你們數學的吳老師，他是一個正牌劃則師，他不做，偏偏喜歡教書，你還不知道嗎？哈哈，這下就省了一大筆劃則師費。又是自已辦的材料，沒有給建築公司承包。你看，這兩棟校舍，包給人家造，沒有八十萬就辦不到，我們才花了多少錢？哈！你猜不到，五十萬！」

孫老校長帶了老高走，老高整個人被他的一團興奮籠罩住，周身給他的熱情所熨貼着，頓然把剛才的別扭事情忘掉了。孫老校長一邊說一邊走，指指點點，直到把老高帶到校長室裏坐定，還沒有住口，不過他把建築校舍的經過，已經介紹完畢。

老高覺得心裏很溫暖，這種感覺，他在下飛機場的時候有過一回，現在是第二回，同時却確確實實地抱歉起來，如果他和母校一向聯絡，那他一定得捐些錢，好讓這座新校舍，也有他那麼一點兒貢獻在內。於是就感慨起來，說從前的校舍不但地步小，經費也困難，說話一引起頭，孫克柔又是一大篇，說道：

「就是呀！我們過去一向靠熱心教育的華僑支持，今年，校舍一落成，我的幾位老朋友，就說要慶祝一下，當然，這不消說。可是他們不是這個主意，說我到今年為止，已從事教育四十年，要慶祝。你們同學都知道，我最反對這一套。可是我答應了，不過我說，慶祝可以，拿錢來！哈哈！又是要錢，否則不慶祝。這兩年來，我變了捐款大王了。也不是別的，就想募一筆基金，要是我有一天壽終正寢，總算這學校有個基礎，免得以後的教師們生活不安定，像十年前那樣，幾個月發不出薪水，那多苦啊！是啊！現在正在捐，快滿數了，將來我們要辦農場和工廠，實現我的教育理想，——不但用腦，也要用手，……」

看樣子，孫克柔還要說下去，他目光裏流露着他的信念，說到「也要用手」的時候，就伸出右手來，五指向天，像抓住了一件什麼果西，使勁地震了幾震，老高可再忍不住，一定得插嘴，把他的話打斷，說：

「校長，我也準備捐一點錢，不過數目太小，只是表示一點意思罷了。」

孫克柔用手掌向前按了幾按，表示且慢談這個，他還要說下去：

「用手，比用腦更重要。現在還有些教育家不相信這個眞理，這是一個問題。……」說到這裏，外面打下課鐘，這才使孫克柔記起了時間，立刻煞車似的煞住了話頭，說：「我下一堂有課，還要到教員休息室去，找幾位老師談談。你捐錢，歡迎，不過要量力而行，不必慷慨。」

「我捐二千元。」老高說。

「二千？不太多了吧？」

「我可以負担。這十年來，我省吃儉用，——我們華僑都這樣——又沒有家庭負担，這點錢還沒有什麼困難。」

孫克柔就點點頭，拍着高永祥的肩膊，說：

「好好，你是我的好學生。」

「不過，這錢要到明天才能送來。」

「這麼吧，」孫克柔說，「也不必這麼急，你在香港要就多久？三個月？那不忙，你給我一個地址，我會叫人來拿，我有了空，也好來找你，約幾個校友，一同叙叙。」

「那太好了。」老高說着，就寫了一個地址。

孫克柔一看見是「樂斯酒店」，立刻皺起眉頭來，說道：

「你住在酒店裏，不太化費嗎？」

「是呀！我也這樣說，現在不過暫時住一下，這兩天就要搬家。」

「那好。」

孫克柔送高水祥到校長室門口，不料李小姐一頭就衝了進來。（七）



李小姐一頭衝了進來　鄭家鎮畫

服務版

關於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問題

棉蘭李朝讀友：

你不久以前的來信收到了。你要求本版多解釋一些與華僑有關的問題，這個意見很好。來信提到近來在印尼出現的排華活動，大批華僑無端受到迫害，他們飽受苦難，流離失所，處境極其艱難，並問祖國政府對於這種情況，採取了什麽方針和措施？現在作以下解答：

中國政府一定要保護僑胞的正當權利和利益。

去年十二月九日，陳毅外長曾就兩國通過外交談判全盤解決在印尼的華僑問題，特別是關於排華事件的處理問題寫信給印尼外長蘇班德里約，在這封信中，陳毅外長所提的三點建議，都是合情合理的。就是：（一）願意選擇印尼國籍的華僑，應該根據兩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取得印尼國籍；（二）不願或不能取得印尼國籍的華僑，應該受到應有的保護；（三）在印尼無法生存或者自願回國的華僑，應該分批分期地得到遣送回國。

今年二月二日，中國政府又發佈了「國務院關於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的指示」。指示中提到：「中國政府決定，對於那些流離失所，無法謀生或者不願意繼續在海外居留的華僑，將根據他們的志願，安置他們在國內生活和參加建設。我國建設正在飛躍發展，我國的人力不是過多而是不足。因此，我們不僅熱烈歡迎受到迫害的華僑回國，而且也熱烈歡迎所有願意回國的華僑回來，為祖國的建設貢獻力量。」

為了做好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的工作，根據這項指示，已經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委員會」，負責統籌歸國華僑的接待和安置工作；同時，在廣東、福建、廣西、雲南等省（自治區）也相繼成立了「接待和安置歸國華僑委員會」；並且在廣州、汕頭、湛江、海口等歸國華僑入境的港口設立了接待機構，負責接待歸國華僑的工作。

國務院在指示中還對歸國華僑的安置原則作如下規定：

（一）根據國家的需要和個人的志願，妥善安排歸國華僑的工作；

（二）歸國華僑學生和具有學習條件的職業青年，依據其學齡和文化程度安排就學；經濟有困難者，國家給予助學金；

（三）歸國華僑中有願意回原籍同親屬團聚者，由有關人民委員會和人民公社妥善安置；

（四）對歸國華僑的生活，各地應當給予適當的照顧。

中國新聞廣播電台廣播時間

毛里求斯謝維新讀友：

來函詢問中國新聞廣播電台每日的廣播時間，現在為你解答如下：

第一次播音時間 6點到7點30分（北京時間）		第二次播音時間 19點到22點15分（北京時間）		第三次播音時間 23點到2點30分（北京時間）	
波長	頻率	波長	頻率	波長	頻率
50.63公尺	5925千周	32.16公尺	9330千周	32.84公尺	9135千周
39.86公尺	7526千周	20.16公尺	14880千周	32.16公尺	9330千周
32.16公尺	9330千周	20.25公尺	14820千周	29.49公尺	10173千周
29.49公尺	10173千周	19.26公尺	15574千周	26.78公尺	11204千周
28.60公尺	10487千周	18.62公尺	16110千周	24.74公尺	12127千周
24.74公尺	12127千周	18.34公尺	16355千周	21.67公尺	13845千周
21.67公尺	13845千周	18.44公尺	16270千周	20.25公尺	14820千周
25.88公尺	11590千周	16.33公尺	18374千周	16.33公尺	18374千周

鄉土 綜合性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創刊

每月一日及十六日出版

每冊零售港幣陸角

督印人：吳其敏

編輯人：陸無涯

發行者：新地出版社 香港九龍尖沙咀康和里十一號三樓

SHIN DIH PUBLISHING CO., 11. CORNWALL AVENUE, 2ND FL., KOWLOON, HONG KONG

承印者：中央印務館 香港西營盤水街荔安里二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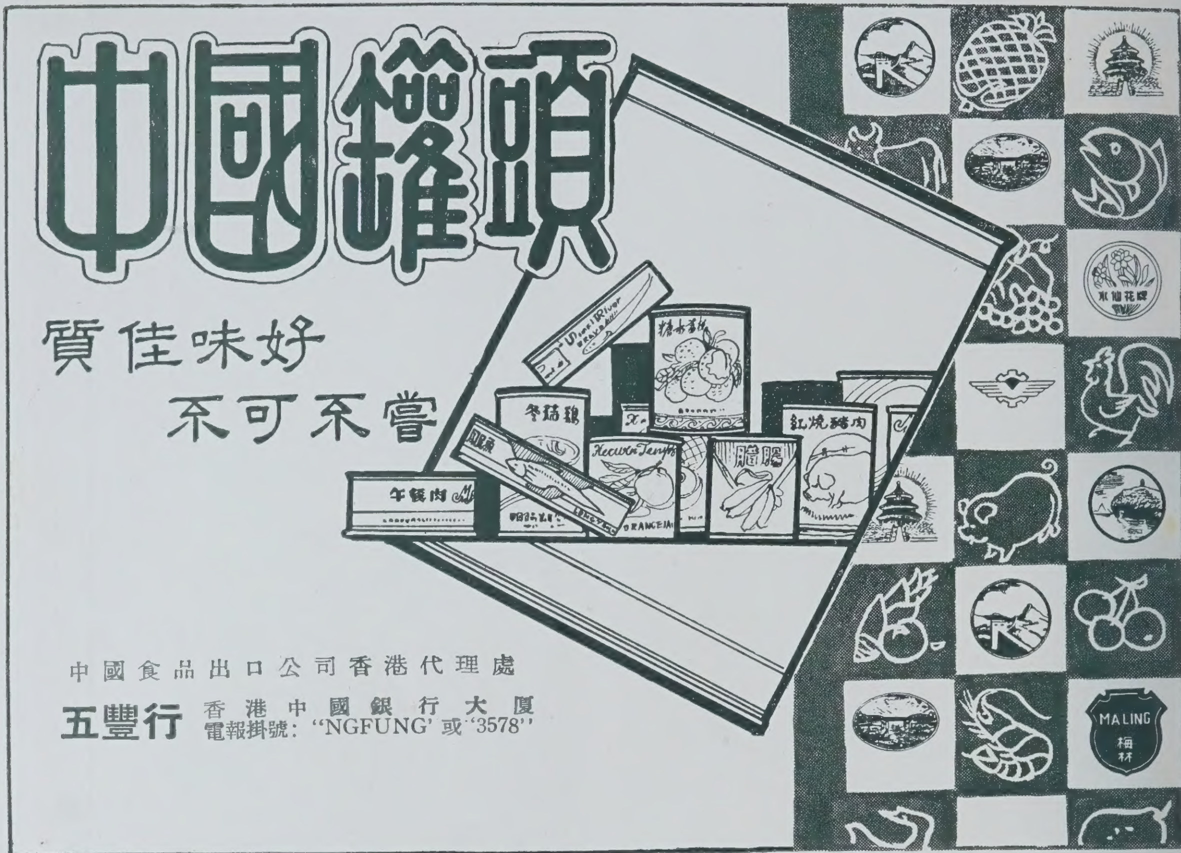
經銷者：香港、九龍、澳門及外埠各大書局、報攤均有代售

定閱優待價目表：

（本刊已依法在香港政府註冊）

地區	幣名	全年二十四期	半年十二期
港澳	港幣 Hong Kong $	12.50	6.30
其他各地	港幣 Hong Kong $	14.50	7.30
	叻幣 Straits $	8.00	4.00
	菲幣（披索）Philippin Peso	7.40	3.70
	暹幣（銖）Thai Tieul	54.00	27.00
	越幣（貢紙）Piastre	265.00	133.00
	印尼（盾）Indonesi n Rupial	91.00	46.00
	美元 U. S. $	2.50	1.30

（長期訂閱連平寄郵費在內。香港郵票十足通用）



出版書目一覽

偉大的孫中山	宋慶齡等著	3.00
山水遊踪	豐子愷等著	1.20
我的故鄉	郁風等著	1.40
中國戲曲藝術	雪　橋著	0.80
還鄉小札	康　年著	0.80
今日之歌	辛文芷著	1.00
小　鹿（小說）	阮　朗著	2.00
潮州舊事	葉　浦著	1.00
海外所見中國名畫錄	朱省齋著	2.00
幸福的藍圖	茅盾等著	1.50
可愛的家鄉	何香凝等著	1.20
九個女性及其他	李惠英著	1.20
走馬十二城	吳其敏著	2.00
鄉情小品	康　年著	1.00
風雷集	辛文芷著	1.00
意外的愛情（小說）	夏　易著	2.00
過去的工作	知　堂著	1.00
花間寄語	黃蒙田著	1.20

鄉土半月刊（精裝合訂本）　每冊 4.00

1957年合訂本（一）	（1—12）
1957年合訂本（二）	（13—24）
1958年合訂本（三）	（1—12）
1958年合訂本（四）	（13—24）
1959年合訂本（五）	（1—12）
1959年合訂本（六）	（13—24）

香港新地出版社出版


大地雨衣
DaDi RAINCOAT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
用料優良·
做工考究·
式樣新穎·
防水力強·
大地雨衣
DaDi RAINCOAT
(原名ADK雨衣)
香港總代理 華潤公司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 電話：三五一八一